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五二七次会议

2015年9月30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拉夫罗夫先生	(俄罗斯联邦)
成员:	安哥拉	奇科蒂先生
	乍得	穆罕默德先生
	智利	穆尼奥斯先生
	中国	王毅先生
	法国	法比尤斯先生
	约旦	朱达先生
	立陶宛	林克维修兹先生
	马来西亚	阿曼先生
	新西兰	麦卡利先生
	尼日利亚	奥格武夫人
	西班牙	加西亚·马加略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哈蒙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克里先生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罗德里格斯·戈麦斯女士

议程项目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解决中东北非地区冲突以及应对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

2015年9月1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5/678)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5-29555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解决中东北非地区冲突以及应对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

2015年9月1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2015/678)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谨热烈欢迎秘书长、各位部长和其他尊敬的各位代表参加今天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他们今天与会突出表明了所讨论议题的重要性。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丹麦、埃及、爱沙尼亚、芬兰、德国、希腊、危地马拉、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利比亚、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黑山、摩洛哥、荷兰、尼加拉瓜、挪威、巴基斯坦、波兰、卡塔尔、大韩民国、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苏丹、瑞典、瑞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乌拉圭等国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人士参加本次会议：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女士阁下、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纳比勒·阿拉比先生阁下、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伊亚德·阿明·马达尼先生阁下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阿卜杜勒阿齐兹·阿马尔先生阁下。

我提议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和这方面的惯例，邀请罗马教廷对外关系秘书保罗·理查德·加拉格尔大主教宗座参加本次会议。

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5/678，其中载有2015年9月1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信中转递一份关于审议中项目的概念文件。

我现在请秘书长潘基文先生阁下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俄罗斯联邦召开本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我借此机会，对参加本次会议的各位外长表示深切感谢。与会的外长人数之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希望在我们处理审议之中的诸多议题时，能一直得到这种支持。

中东和北非深陷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最致命的冲突和最恶劣的人道主义紧急状况。如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附属人员等恐怖团体正在加剧恐怖，使寻找解决方案复杂化。虽然每一场危机都非常不同，但是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以及也门的危机和冲突都暴露出同样的恐怖。叙利亚局势已证明是最为棘手的。它带来一个接一个的危险：使用化学武器、伊黎伊斯兰国和其它极端团体的抬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以及800万民众在该国境内流离失所的问题。

我们必需采取紧急措施保护平民，使其免遭大规模违反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行径的影响。我们对叙利亚人民负有协助确保严重罪行被追究责任的义务。我吁请安理会大力支持我的特使努力推动基于日内瓦公报（S/2012/523，附件）的全面和具有公信力的政治过渡。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是我们共同的关切，解决它们的危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明年，会员国将纪念《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通过十周年。现在，《战略》早已成为被广为接受的行动框架，我们必须大力推进更为具体的落实。这些努力必须是均衡的，并以国际人权法为依据。我们还必须明确意识到需避免意外的后果。联合国正与多方伙伴一道努力，扩大对会员国的能力建设援助，其中包括遏制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流动和处理非法毒品贩运和网络犯罪等相关问题。

仅仅打击恐怖主义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同时注意不要采取只会滋生助长暴力极端主义的不满与疏远的步骤。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我将向会员国提出一项全面的行动计划，概述我们在该领域可一道努力的各种方式。该行动计划将提出会员国可以以什么方式在全球、区域、国家以及地方等各级处理暴力极端主义成因的建议。它还将阐述联合国系统如何能够通过一种涵盖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人权以及人道主义行动等各个方面的联合国全系统的综合做法，来为会员国提供支持。

当前对和平行动和建设和平进行的审查也强调了处理问题根源的重要性。以司法、包容性机构以及复原力为侧重点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具有一个强有力的预防层面。一个更为可持续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

受到冲突、治理失败以及系统侵犯人权行径影响的不只是中东和北非，而是整个世界。妇女和女孩正遭受有系统的暴行。年轻人几乎还没有梦想的机会，其未来就遭到剥夺。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利用联合国的所有工具来制止这种恶性循环。中东和北非人民理应得到我们的充分支持，以迎接这些考验，推动该区域走上一条自由、安全和人人享有尊严的道路。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通报。

我现在谨以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的身份发言。

一年前，俄罗斯联邦曾提出在安全理事会的主持下，对与中东和北非突然爆发恐怖主义和极端主

义相关的问题进行一次全面分析。从那时起，那里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危机的潜在危险日益增大，达到该地区当时的政治版图有可能被摧毁的程度。

今天，我们可以明确表示，试图孤立地处理局势而不把它与个别冲突的整体区域和历史背景挂钩是徒劳无益的。当时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处理伊拉克、利比亚、也门、黎巴嫩以及叙利亚局势的，每次我们都寻求说服彼此，如果我们能解决那个具体问题，一切就将万事大吉。大多数情况下，常常寻求的解决办法是不惜一切代价改变那个特定政权或其它政权，而不考虑后果，也没有综合战略，甚至对接下来的两三步都没有短期规划。

随着混乱扩散、暴力升级、该区域被笼罩在宗教战的阴影之下，以及当然还有前所未有的恐怖威胁，“阿拉伯之春”之后许多人陷入的狂喜变成了恐慌。人民胜利阵线、伊拉克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基地组织也门分支、索马里的青年党、博科圣地组织以及其它团体的暴行在所谓“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的壮大中显得黯然失色。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各地，伊黎伊斯兰国在实地建立起一个极端主义的准国家，它拥有庞大的镇压机器、稳定的收入来源、装备精良的军队以及某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伊黎伊斯兰国的分支在利比亚、阿富汗以及其它地方发展猖獗。它宣布的计划包括夺取麦加、Medina和耶路撒冷，并把其罪恶活动扩散到欧洲、中亚和东南亚以及俄罗斯。这些恐怖分子制造大屠杀，实施公开处决，威胁到包括基督徒、库尔德人和阿拉维人在内的各种族裔和宗教团体的存在。伊黎伊斯兰国还拥有以几十种语言活动的专业的宣传机器。

今天，由于恐怖分子的无情扩散导致涌向欧洲的不受控制的人员流动大潮，我们承认已造成的破坏，并且认识到必需采取联合行动。我们注意到，在欧洲理事会最近在卢森堡召开的非正式首脑会议和维舍格勒集团的布拉格首脑会议上明确确认，移

民危机在其根源得到处理之前是无法解决的—换句话说，处理根源就是建起一道坚实的墙壁，以阻挡伊黎伊斯兰国及其用中世纪的法律来征服该区域的野心。我们不应阻挡难民，而是应该阻挡恐怖分子及其带来的冲突与战争。

俄罗斯对局势的评估在普京总统9月28日在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见A/70/PV.13）中有明确阐述。我们不寻求朝着争论谁对谁错这个没有结果的方向来推动讨论，但是，如果我们不吸取从过去10年或12年草率和错误冒险中得出的经验教训，我们就不会取得成功。主要经验教训是，任何单边行动都是危险的。我们需要的是得到安全理事会决定支持的集体商定做法。我们认为，这首先应从明确无误地确定优先事项开始。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大家已经清楚认识到，目前的主要威胁是伊黎伊斯兰国的行动所代表的恐怖分子的进犯。

我们认为，在确定优先事项之后，应当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关键领域采取连贯一致的务实步骤。首先，必须联合并协调能够为反恐斗争作出真正贡献的各方的努力，也就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武装部队、库尔德民兵、叙利亚爱国反对派武装力量，总之在实地对抗伊黎伊斯兰国的所有方面，以及能够以各种方式支持该地区反恐努力的外部行为体。至关重要是，这种协调必须基于安全理事会作出的决定，并且符合《联合国宪章》。在规划打击伊黎伊斯兰国的联合行动时，可以利用军事参谋委员会等依照《宪章》设立的机构的潜力。这恰恰正是需要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军事专长的情况，以使该地区的反恐努力发挥最大效力。

第二，必须在2012年6月30日《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基础上推动叙利亚内部对话取得进展。我们支持秘书长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所作的努力，并且我们正在对启动一个政治进程作出贡献，把来自反对力量所有各方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的代表聚集在一起。

第三，必须为该政治进程提供包容和平衡的外部支持，这包括俄罗斯、美利坚合众国、沙特阿拉伯、伊朗、土耳其、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约旦以及卡塔尔的参与。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欧洲联盟可以发挥有益作用。中国的参与也将加大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我们认为，各类外部支持者采取一致行动将帮助叙利亚人本着共同目标达成协定，即阻止创建一个极端主义“哈里发国”，并在民族和解和谅解的基础上加强叙利亚国家。

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在最近对大会的讲话中（见A/70/PV.13）提议，应当讨论是否有可能通过一项安全理事会决议，内容涉及协调愿意对抗伊黎伊斯兰国和其它恐怖团体的各方力量。今天，我们将在先前通过的安理会各项决议基础上向安理会成员提交一项决议草案，目的是基于国际法准则协调联合反恐努力。我们期待在今后一个月就此议题进行全面讨论。

我们意识到伊黎伊斯兰国构成的威胁与日俱增，现在有必要促进各方反恐力量的活动中的务实合作。9月30日，应叙利亚领导人的要求，俄罗斯总统请求联邦议会联邦委员会核准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使用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并已得到核准。我在这里仅仅是指使用俄罗斯空军对伊黎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阵地进行打击。我们已通报美国当局以及由美国建立的联盟的其它成员。我们愿意建立开放的沟通渠道，以确保最有效地打击恐怖团体。

最重要的任务是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恐怖分子想法设法从多个渠道获得资金，这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它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石油和其它矿产资源非法贸易，毒品、武器和文物的非法贩运及其同情者的“捐赠”。在这方面，我们呼吁更严格地执行第2199（2015）号决议的各项规定，其中涉及拟订制裁与伊斯兰国进行贸易的实体和法人的名单。还有必要有系统地提高基地组织制裁委员会的效力，同时发挥打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以及相关区域架构的潜力。我们还建议定期和有系统地对会员国执行第2199（2015）号决议的情况进行问责。

我们认为，必须把伊斯兰国作为一个单独的实体列入安全理事会反恐制裁名单。在处理这个显然迫在眉睫的问题方面如果有任何延误，势必会对联合国反恐努力的效力起反作用。

我们呼吁更积极地应对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构成的威胁。我们必须紧急建立一个有关此类战斗人员的数据库，建立更多机制来共享有关此类人员流动的信息，同时制订引渡此类人员的简化程序。预防努力特别重要。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根据第1624（2005）号决议来打击煽动恐怖主义行为。自该项决议通过以来，对抗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紧迫性已大大增加。俄罗斯的多族裔和多宗教特点为我们在不同族裔群体和宗教社区和平共处方面提供了特殊经验。我们愿意共享我们的经验，也愿意学习我们伙伴的经验。

防范恐怖主义，包括在与民间社会的伙伴关系中这样做，也包括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目前在这方面提出的各项举措必须有坚实的国际法基础，包括尊重各国主权和平等、不干涉内政等等。人们不能越过合法政府反复叫喊在某些国家推动打击极端主义的口号。已经出现过此类行动，而且，在座各位都清楚，这些行动没有产生任何好的结果。

无论是叙利亚、利比亚还是也门，在打击恐怖主义威胁的同时，必须加大力度解决该地区的冲突局势。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一点适用于巴以问题长期僵局，这个问题正在助长阿拉伯国家街头上的极端主义情绪。国际调解“四方”与阿拉伯国家一道并在其它联合国会员国的支持下，必须认识到它们有责任在两国理念基础上，重新建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直接会谈。这方面的进展将大大有助于确保该地区各国人民的稳定与安全。

我们期待在今天的会议以及今后的会议上进行坦诚讨论。我们在表明自己立场时也必须聆听彼此的意见，并且找到办法来在《联合国宪章》基础上

合作，从而制止恐怖主义威胁，并确保中东和北非的安全。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现在请其他安理会成员发言。

我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王毅先生阁下发言。

王毅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中方支持并高度赞赏俄罗斯倡议召开此次安理会的部长级会议。解决中东地区的冲突，消除恐怖主义威胁，这是世界和平所系，也是安理会的职责所在。

中东地区正面临令人担忧的严峻的形势。国家分歧、教派纷争、民族矛盾彼此作用，战乱冲突、人道灾难、恐怖威胁相互交织。一个3岁难民孩童命丧海滩的画面深深撞击人类道德的底线，严肃地拷问国际社会良知。

今天我们聚集在安理会的大厅，不能仅仅是为了发表一番感慨和议论，而是应该认真地反思中东乱局的根源所在，公正客观地把握地区形势的走向，努力寻找切实有效的解决途径，力争形成各方都能认可的和平框架。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抓住机遇，采取行动，打破中东动荡不止的怪圈，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的职责，回应国际社会，尤其是中东地区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中方希望国际社会和中东地区各国人民一道建设一个和平、宽容、自强的中东。人们首先需要和平的中东。动荡是祸，稳定是福。和平弥足尊贵。联合国70年的历史写满了中东的战火硝烟，伴随着无辜民众的流离失所。

中东的历史一再告诉我们，武力无法最终解决问题，仇恨只能使希望破灭。只有彼此尊重才能和平相处。只有坚持对话才能化解矛盾。只有增进友谊才能开辟未来。这是国际社会美好的期望，也是中国外交的努力方向。

人们需要一个宽容的中东。历史上中东曾是文明的摇篮，有着辉煌的历史，为人类社会的进步

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文明的发达和文化的自信也使中东地区成为东西方文明相互借鉴交融的重要平台。21世纪的今天，不同文明的相处更需要合而不同的精神，时代的进步呼唤海纳百川的胸襟，不同信仰应该包容互鉴，各个族群应该和谐共存。

人们需要一个自强的中东。中东是这一地区各国人民的共同家园，中东的前途和命运最终应该由这个地区的国家共同协商掌握，域外的国家可以提供帮助，但不应动辄干涉别国内政，更不应轻易把特定的模式强加于人。地区秩序应该基于《联合国宪章》，应该由地区国家主导，应该符合地区的实际，应该顺应地区人民的需要。

叙利亚危机已经延宕近五年，国际社会不能袖手旁观，也不应任意干涉。各方应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尤其是解决好当前十分突出的难民潮问题，不能让悲剧一再重演。我们欢迎欧盟国家为此作出更大的努力。叙利亚的周边国家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接纳了400多万叙利亚难民，承担着更大更直接的压力。忘记它们的努力，忽视它们的困难，既不客观也有失公允。

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是根本之道。这需要走出一条借鉴国际和地区有益经验，符合自身国情，兼顾各方利益的中间道路。伴随着暴力恐怖势力的抬头和难民潮的蔓延，各方现在更加意识到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方呼吁各方抓住政治解决意愿上升的机遇，积极考虑召开第三次日内瓦会议，推动重启不设置前提、不预断结果、所有冲突各方均能参加并且具有包容性的政治过渡进程，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在安理会的支持下，最终由叙利亚人民以自主、自愿的方式决定自己国家的未来。

潘基文秘书长以及德米斯图拉特使正在为此进行积极的斡旋。中方希望各方都能一致支持联合国为此作出的努力，并且为这一努力的成功创造条件，积累共识，营造环境。

中国对近期以色列同巴勒斯坦在阿克萨清真寺地区发生的冲突表示严重关切。暴力带不来真正的安全，只会延续仇恨。中国一贯坚定支持尽快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实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个国家的和平共处。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巴以双方在一个基础广泛、主要各方都直接参与的平台尽快地再次谈起来。只有谈起来和平才有希望，未来才有希望。

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中东局势演变到今天一再说明恐怖主义没有好坏之分，反恐不能搞双重标准。打击一切形式的暴力恐怖行径，应该成为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职责和优先任务。中方主张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展开广泛、综合性的国际反恐合作。国际反恐合作的重点应该包括打击网络恐怖主义、防范暴力极端思想、切断恐怖资金的渠道、阻断恐怖人员的流动、加强反恐情报的交流，以及充分发挥安理会的作用。

中方主张，反恐要综合治理、标本兼治。地区不稳定和发展不平衡是恐怖主义的滋生土壤，民族分裂和宗教冲突也使极端思想得以抬头。妥善处理地区纠纷，恢复地区局势的稳定，增强各国的治理能力，加快发展经济，切实改善民生，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恐怖主义得以产生、蔓延的各种问题。

中方希望，本次安理会会议成为一个新起点，国际社会作出新努力，我们共同打开中东和平安全的新局面。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副首相兼外交与侨民事务大臣纳赛尔·朱达先生阁下发言。

朱达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们对你倡议召开关于解决北非和中东争端和该区域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的本次重要会议表示深切感谢。

由于我们的地理位置，我们约旦哈希姆王国受到了本区域当前斗争的最大牵连，并且我们受到了政治、经济、安全和人道主义问题最直接的影响。

我们对于本区域不稳定的根源和因素的看法，来自于对我们在解决争端和恢复区域和平与稳定方面的直接和切身利益的现实观点。剥夺助长了区域冲突的根源，自从以前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运动开始以来，冲突已经恶化。我所说的剥夺指的是过去几年在不同阶段开始的政治和社会剥夺。区域不同国家的状况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恶化。经历过这种斗争的国家之间的共同点是剥夺——无论是政治、社会还是经济剥夺——的累积效应，以及缺乏纠正这些领域中局面的政治前景。为避免政治歧视和边缘化所作的努力也不够充分。这些缺陷导致采取受到宗派或部落紧张关系驱动的方法，牺牲了国家的团结与和平。这为恐怖组织扩大行动创造了肥沃的土壤。

今天，我们还目睹对耶路撒冷的占领，特别是对阿克萨清真寺大院——“尊贵禁地”——的占领。以色列目前的侵犯行为威胁了宗教之间的和平。

阿卜杜拉国王陛下是约旦国内穆斯林和基督教神圣场所的监护人。据此，我们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这些侵犯行为，并尊重神圣场所的神圣性，以避免这样一场危机给全世界造成影响。这场冲突的根源无疑是，巴勒斯坦人民几十年来一直被剥夺其历史上曾享有过的权利，并被阻止在其民族领土上建立独立国家。这是该地区局势动荡的起源。多年来，这一动荡在该地区内外已经转变成为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

因此，唯一解决办法是两国解决方案：在1967年6月4日边界内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其实是约旦主要关心的事情，因为约旦直接参与了就这方面最终解决办法有关问题举行的所有认真谈判。

恢复稳定和解决现有问题所需的基础要求启动全面的政治进程，以消除该地区各种冲突的根源：即将进入第六个年头的叙利亚冲突依然未能得到政治解决。这样的一个政治进程可实现政治过渡、满足叙利亚人民的合理愿望并保障其团结和安全。没

有这样一个政治解决方案只会助长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并使局势加剧。此外，伊拉克境内缺乏包容各方的全面政治进程和存在教派边缘化现象，也给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伊沙伊斯兰国）/达伊沙提供了发展机会。要想打败该恐怖主义政权，就必须启动政治和解进程，并加强伊拉克各派别之间的民族团结。

在利比亚，尽管国际社会作出了种种努力，以使利比亚各方实现政治解决，并向需要国际合法性支持的现代国家过渡，但恐怖主义活动，尤其是伊沙伊斯兰国等团体的恐怖主义活动，仍在扩大。

关于也门，我们必须认识到，除政治解决办法外别无他择，所有政党都应回到海湾合作委员会倡议和全国对话大会成果所代表的政治进程上来，并接受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勒·曼苏尔阁下所代表的宪政合法性。要不是某些党派拒绝参加这一进程，本不会有任何理由采取军事行动来加强和稳定政府的合法性。

许多国家境内愈演愈烈的冲突已经具有宗派主义层面，极有可能在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点燃战火，从而损害该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这些冲突具有宗派主义层面，这一事实以某种方式加强了某些恐怖主义组织采取的做法和持有的看法。约旦一再强调，它完全反对一种看法，即这是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冲突，或任何形式的宗教冲突。必须在完全政治性的框架内处理这种性质的对抗。

持续发生的冲突的人道主义层面越来越成为问题。今天，我们看到叙利亚难民流入邻国和周围地区。无法遏制因未能达成政治解决办法而出现的人道主义后果。人道主义手段无法解决叙利亚问题。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制止这场人类苦难的政治解决办法。尽管我们能力有限，但我国约旦今天正在收容约140万叙利亚公民，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大量难民。然而，我国在没有必要的国际支助来共同承担重任的情况下，已几乎失去收容这些难民的能力。

今天，我们正在看到这些属于一个古老文明和文化的人令人心碎的照片，他们在本国以外寻求避难。整个国际社会都必须担负起责任，因为各国无法独自替它担负起这一责任。必须强调，我们应当遵守并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的各项决议。我们约旦处于在军事、安全和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努力的前列。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国王陛下强调指出，这场战争是我们的战争。它是伊斯兰教内针对Khawarij的战争。Khawarij歪曲我们宗教的形象。我们的宗教是崇尚容忍的宗教，它教导人们接受他人，宣扬和平与对话。

国王陛下前天在大会讲话（见A/70/PV.13）时强调指出，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线肯定是思想战线。作为人类社会，我们必须力求赢得民心民意。我们应当齐心协力进行这场战争。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遵守并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的相关决议，包括关于胜利阵线和达伊沙所构成威胁的第2170(2014)号决议和关于应对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威胁的第2178(2014)号决议。这些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来自100多个国家，在该地区参加各种恐怖主义组织。这一现象给来源国和目的地国都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并对邻国构成危险，包括在这些国家实施恐怖袭击，给它们安保工作带来沉重负担。

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努力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采取包容各方的政治办法来消除危机根源：一无所有、被边缘化和遭到排斥。这些因素主要致使国家衰弱和造成随后又被恐怖主义团体利用的真空。重振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进程将支持在该地区内外采取的军事和安保做法，并处理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资金问题，使其目的和动机不再具有任何合法性。

安全理事会这个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关必须奋起应对这一挑战和满足世界各国人民的期望。我们必须承担起我们在这方面所负的责任。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法兰西共和国外交和国际发展部长洛朗·法比尤斯先生阁下发言。

法比尤斯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要重点谈谈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

面对叙利亚危机和达伊沙惨绝人寰的野蛮行径，安全理事会不幸几已成为“无能为力的理事会”。这场悲剧的受害者和国际舆论对我们的要求可用六个字表达：迅速采取行动。这也是法国的立场。但若可能，我还要补充四个字：协调行动。

法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世界各地，我们寻求和平与安全。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这项要求已经并将继续决定我们的选择。在伊拉克，2014年8月达伊沙攻占摩苏尔，促成了一个国际联盟。法国从第一天起就加入了这一联盟。我们在伊拉克安全部队和佩什梅加部队的地面行动的配合下采取军事行动，同时开展了一个民族和解的政治进程。在我们介入后不到一年，达伊沙开始败退。达伊沙现在仍然构成一个严重的威胁，今天在座的所有人现在都知道，击败恐怖主义需要长期的努力。

在叙利亚，情况更为复杂。事实上，恐怖组织达伊沙实际上是在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配合下壮大的。近几个月，达伊沙以达拉卡市为中心，扩大了它所控制的叙利亚领土。外国战斗人员数目的增加，致使恐怖主义的威胁远远超出黎凡特区域。阿萨德政权采用焦土政策，导致大部分百姓心存不满。国际联盟采取行动，作出军事反应。我们认为，应该加强这种反应。但这本身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解决办法必须是政治解决办法，我想，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是一致的。

今天，有人提议我们携起手来，在叙利亚组成一个反对达伊沙的大联盟。俄罗斯刚刚提出了拟定一项安全理事会决议草案的原则。法国的立场是什么？法国的立场立足于我现将阐述的若干原则。

首先，我们必须尽可能打击达伊沙。就法国而言，我们目前正在的这样做。在伊拉克，我们应伊拉克政府请求，已在这个联盟的框架内行动逾一年。在叙利亚，联盟空军介入已有数月。上周日，法国战机按照共和国总统的决定，对一个专门准备针对我国的袭击行动的训练营采取了行动。

我对所有希望加入我们行动伙伴说：欢迎，但有三个条件。

第一，我们作战打击的对象不能含糊。我们必须打击的是与达伊沙和其他欲将其野蛮法律强加于人的激进组织有关联的恐怖分子。这显然不包括平民和温和反对派力量，多年来他们勇敢地捍卫他们的理想，而且这也是我们的愿景，即建成一个统一、民主、尊重所有族群的叙利亚，而不是另一种恐怖，即阿萨德政权的血腥镇压。这是第一个条件：我们的敌人是达伊沙，而不是平民或温和的反对派。

第二个条件是，同时停止针对平民的其他形式的暴力，这种暴力实际上助长了极端主义，加剧了大规模难民潮。据说，过去三年，在叙利亚危机中死亡25万人和被驱赶出国数百万难民，其中80%是阿萨德政权狂轰滥炸造成的，必须停止这种狂轰滥炸。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一劳永逸地禁止在叙利亚使用桶装炸弹和氯气弹。

第三个条件是，承认必须解决问题的根源：打击达伊沙与实现政治过渡，将其与叙利亚人民带来新的希望相联结。叙利亚人民的命运仅限于两种恐怖的选择：接受一个犯罪政权，或接受野蛮的恐怖主义。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在2012年6月日内瓦公报中用白纸黑字写明的目标：建立一个拥有充分行政权力的政府，融合拒绝恐怖主义的现政权人员——是的，现政权人员——和反对派分子。

现在是时候了，应该实施这种退出的过渡办法，向叙利亚人民保证他们的未来不会掌握在一个刽子手手中。我们熟知这种过渡的基本目标、框架和行为方。我们现在需要实施这一进程。我们认

为，这将涉及由叙利亚问题联合国特使主持，在一个联络小组的监督下，展开广泛谈判。我们认为，这一联络小组的核心成员可包括五大常任理事国以外的关键区域伙伴。

我谨补充，为使这些承诺可信，我们必须考虑能够有效保护平民的机制，这不仅在言论上。在叙利亚，现在有些地方整个地区处在不加区别的狂轰滥炸之下，这不是打击恐怖主义的需要。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人已经被迫逃离他们的城市和村庄。这种状况必须停止。一些伙伴已经提出具体建议，建议设立安全区或禁止飞越区——只是所用的名称不同，以确保平民安全。我们需要认真和迅速研究这些建议，以便若可能，只要有益于和平即加以实施。

在打击达伊沙方面，没有可使我们免于打击恐怖主义的长期努力的妙方。但有些错误的方案只会延长危机，应该加以避免。组成一个联盟，若其根本基础事实上将禁止号召叙利亚人民奋起打击恐怖分子，这将助长达伊沙宣传，最终增强他们的吸引力。那将是一个道德和政治错误，叙利亚人民、整个中东、欧洲乃至世界将为此付出几十年的长期代价。

因此，法国准备在我刚才阐述的三个原则的基础上与其传统伙伴和与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联合行动，只要这些行动尊重我刚才提到的三个条件：对达伊沙和其他恐怖组织而非叙利亚抵抗力量或平民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停止使用桶装炸弹和氯气弹袭击平民；以及广泛谈判，旨在实现政治过渡，它不导致叙利亚刽子手继续掌权，但可最终真正实现叙利亚人民团结。这些是我们在叙利亚的行动取得成效的三个前提条件。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乍得共和国外交和非洲一体化部长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阁下发言。

穆罕默德先生（乍得）（以法语发言）：我要感谢俄罗斯联邦组织召开这次非常重要的关于“解

决中东北非地区冲突以及应对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的会议。我还要感谢潘基文秘书长的通报。

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为我们大家提供了一个机会，不仅在一起仔细思考武装冲突为何持续存在，而且还反思这种新型威胁，即恐怖主义的威胁。恐怖主义正在以十分惊人的速度传播，并威胁世界各地的和平与安全。这次会议的召开正当其时。我希望，会议将使我们能够全面深入地分析所有给中东和北非带来痛苦的祸患，并思考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基础的集体行动。

首先，在我们开始寻求解决办法之前，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当今恐怖主义及其各种表现——达伊沙、基地组织、胜利阵线和伊斯兰教法辅士组织等等，其根源是什么。在我们讨论所涉的世界那部分地区，极度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满足人民获得更多民主与自由的愿望的政治改革缺失，是严重不满情绪的来源。腐败、压迫、歧视性做法及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边缘化全都使局势进一步恶化。这种爆炸性局势因外部的干涉而变得更加严重；一直困扰着叙利亚和利比亚等某些国家的混乱局面就是例子。

以利比亚为例。我们应当记得，在危机爆发的最初几小时里，非洲联盟就寻求经过谈判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调解进程眼看即将取得成功。遗憾的是，这一进程却被忽视，甚至还遭到破坏。没有给和平解决危机以任何机会。其结果就是，一个国家和整个地区的动荡。如今，该地区已成为受所有派别恐怖主义分子青睐的角斗场。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继续对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造成影响，并且尤其因移民现象还对欧洲造成影响。由于非法武器流动和活跃在利比亚的恐怖主义团体的行动，这种混乱局面对萨赫勒地区，包括与我国——乍得——相邻的国家，构成威胁。使中东和北非冲突进一步恶化的因素包括，向非国家行为体非法转让武器，预防冲突机制存在缺陷，而且联合国与各区域组织之间协调不力。我们必须坦率地说，国际社会、尤其是安理会，反应迟缓，造成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请允许我谈谈可能找到办法的几条途径，以抗击恐怖主义并解决该地区最近发生的危机。

首先，必需解决以巴冲突。这场冲突与联合国存在的时间一样长，持续了数十年而实现和平无望，是造成该地区各种问题的主要根源。关于巴勒斯坦问题，我们坚信，没有什么能够替代两国解决方案。只有这一方案能够终止以色列的占领，并创立一个独立、主权和有生存能力的巴勒斯坦国，和平而安全地与以色列毗邻共存。在这方面，安全理事会必须明确地判定责任，并对当事方施加必要的压力，以确保两国解决方案成为现实。国际社会绝不能就这样简单地接受巴勒斯坦人每天经受的——持续的定居点活动、没收土地、毁坏住宅、强迫流离失所、反复入侵以及对阿克萨清真寺的持续亵渎——这种状况。

第二，我们认为，只有通过冲突各方直接对话达成政治解决办法，解决叙利亚危机的根本原因，才有机会终结这一人类悲剧，并可维护该国统一。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认为，现在该是安全理事会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了，为的是给寻找这一危机的政治解决办法注入新的动力，从而使我们能落实《2012年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

叙利亚难民横跨海洋流入欧洲——一场充满生命危险的旅程——反映出叙利亚危机的严重程度。除了最近触目惊心的画面引发的情绪之外，这场前所未有的移民，给人们带来的是绝望与痛苦，应当触动我们的良知，从现实出发分析局势，并采取必要步骤，找到化解这一危机的政治办法。

第三，关于利比亚，乍得重申，必需达成一项紧急政治解决办法，以保障该国的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及其人民的凝聚力，包括成立一个能够终止敌对行动的民族团结政府。达成一项民族和解协议依然紧迫而必需，以便恢复秩序与安全，进而避免国家分崩离析。我们依然认为，不能以军事手段解决利比亚的冲突，而且所有当事方都必须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终止使用暴力。安全理事会必须向那些

希望在谈判举行之时通过力主军事解决办法来破坏政治进程的人发出强有力的信息。我们敦促国际社会与该地区各国及各区域组织、尤其是非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携手努力，以使它们能有效地促进和平进程。

第四，就打击恐怖主义行为的斗争而言，我们必需重申，制裁名单迄今包括北非和中东20个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实体。这一状况令人不安。尽管安理会通过了多项决议并为打击恐怖主义团体作出集体努力，遗憾的是，我们仍被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恐怖主义威胁继续增加，对一些国家的存亡构成威胁。各国必需在次区域、区域和国家等层面开展合作，交流信息，并改进引渡恐怖分子的机制。

最后，我们要强调指出，安全理事会担负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必须在预防和管理中东、北非和其他地方的冲突方面发挥领导作用。非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区域组织必须全面参与预防与和平解决冲突，建立并加强联合国与各区域组织间的战略性伙伴关系。全世界越来越相互依存，而且区域冲突与地方冲突相互之间都有联系——这一切要求我们比以往更多地采取协调一致的联合行动。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西班牙王国外交与合作大臣何塞·曼努埃尔·加西亚-马加略先生阁下发言。

加西亚-马加略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要强调指出，在一个特别复杂的时刻召开本次会议十分及时，意义重大。我还要强调，在打击恐怖主义现象方面，至关重要，要有领导力、毅力、决心，而尤其是团结。如果我们不团结一致，就会被他们击败。

西班牙在打击国内外恐怖行为方面，有着漫长而痛苦的经历。关于打击国内分裂分子的恐怖主义行为，应该指出，55年前，一个火车站的炸弹爆炸致使第一名受害者——一个22月大的女婴——丧生。自那时以来，在巴斯克家园与自由组织恐怖主义分

子手中，西班牙已有800多人丧生。关于外国恐怖主义者，我们遭受了很多次攻击。尤其令人难忘的是2004年3月11日的马德里袭击事件，导致190人丧生，其中大多数人出身平凡，当时他们正乘坐当地火车去上班。

从这种经历中，我们可以汲取五种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有益于国际社会。正如我昨天所说，第一，我们不与恐怖主义分子谈判；而是将他们击败。第二，我们用法律——单单用法律、而是用法律的全部力量击败他们。第三，在情报、安全部队的协调以及尽快引渡杀人凶手等方面，绝对必须开展国际合作。第四，民间社会必须参与。西班牙的经验再次表明，1960年至1997年期间，巴斯克地区发生杀人事件后，人们只得在夜幕中悄然无声地掩埋受害者，据说这些受害者因自身原因而命运多舛。当民间社会采取对应行动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最后，必须揭露、展示和揭示这些杀人凶手的真面目。他们不是士兵，而是——我再说一遍——犯罪分子。他们不是宗教信徒，而是亵渎神明者，因为宗教始终是倡导和平的语言。

在谈及可能有益于国际社会的经验教训之前，我要谈谈当前的局势。正如有人已经说过，叙利亚五年多的战争造成25万人死亡、1250万人需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800万人在境内流离失所，还有400万难民流离国外，栖身于约旦、土耳其和黎巴嫩，导致这些国家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我要指出，黎巴嫩的人均收入是欧盟的五分之一，而其难民人口相当于本国人口总数的25%。我不需要阐述约旦的情况；去过扎塔里人都知道那里的事。

然而，叙利亚局势最糟糕的是，两股力量之间的战斗产生了一种真空，“达伊沙”以及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其他力量利用这种真空，使用最现代的技术来招募人员、提供资助和广播其令人发指的行为，试图建立哈里发国，要将我们拉回中世纪最黑暗的时代。我们最近经历的第二个现象是难民大批流动，他们不得不逃离家园，寻求自由。这种现象对欧洲联盟移民和庇护政策的根基提出了质疑。这

意味着我们不能再长时间地等待。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利比亚的局面也十分棘手。简单地说，的黎波里和托布鲁克两派之间的长期战争也被“达伊沙”所利用，它的黑旗插上了利比亚沿海地带，而且导致了非法移民潮，这也对欧洲联盟的移民政策提出了质疑。

伊拉克的情况略微好一点，因为在我们看来，它有一个合法政府。伊拉克政府应我国要求，允许我们派遣300多名西班牙军人训练伊拉克部队。西班牙认为，伊拉克政府应当继续作出包容性努力，让逊尼派、前萨达姆·侯赛因的士兵和库尔德佩什梅加部队与正规部队联合起来，一道打击共同的敌人。如果我可以借用一本有名的小册子的标题，什么是该做的已经做了呢？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每一个人——不论是否联盟的成员——的合作，没有国际协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其次，绝对必须协调打击外国战斗人员的斗争。为此，我们于7月27和28日在马德里举行了反恐委员会特别会议，会议通过了一项部长声明，我不打算宣读这项声明，因为安全理事会成员都可以看到该声明。西班牙鉴于其地理位置和历史传统，与地中海和近东国家密切接触。我们在科尔多瓦主办了与叙利亚温和反对派的许多次会议。我们协助举行了世界上最重要国家参加的各次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在巴塞罗那，我们将欧洲联盟28个国家和地中海南岸8个国家召集一堂。我们启动了加强机构的方案来加强民主体制，尤其是在北非的Masar方案——在阿拉伯语中，其意思是“道路”——以及支持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包容性公共政策方案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阿皮亚方案。

从西班牙的经历中可以汲取的第二个经验教训适用于我们正在经历的局势，那就是必须尊重法治，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就在昨天，我们会见了各国专家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以期提出一份关于设立打击恐怖主义国际刑事法院的项目草案。这将是

一个专门旨在打击恐怖主义罪行的国际法律文书。该法庭将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配合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填补所发现的空白，而且只有在国家无力审判、提出起诉和进行惩罚时才发挥作用。因此，它将对国家法院的补充。

我谈到了西班牙的经验，也谈到了让民间社会参与打击恐怖活动的必要性。西班牙认为，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是一种重要手段。因此，我们和土耳其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参加了不同文明联盟。我们与沙特阿拉伯和奥地利参加了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国际中心，我们采取了各种举措来支持这一对话，并建立以友爱为理念的容忍与和平的伊斯兰的形象。

我们也参加了法国担任主席国时组织的关于保护宗教少数的辩论会（见S/PV.7419），我要再次指出，在那次辩论会上，我们提议，作为一项具体举措，设立打击恐怖主义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职位，负责协调种种举措，这些举措往往具有同样的目标，却没有得到协调，而且因为缺乏协调而资源匮乏。7月23日在巴塞罗那，我在不同文明联盟和地中海联盟召集并有宗教领袖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再次提出了这一提议。我向不同文明联盟指出，地中海联盟将地中海南北两岸的43个国家汇聚在一起，因此，它是分析这些问题极其重要的论坛。

我还要宣布，马德里俱乐部将于10月27日和28日举行会议，届时来自世界各国的100位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汇聚一堂，分析恐怖主义现象和打击恐怖行动的努力。

我已经着重指出，我们必须让公众舆论参与我们的努力，必须让公众舆论看到受害者的真实面孔。因此，我们将在安全理事会——明天我们将开始担任安理会主席国——召开一次“阿里亚办法”会议，让世界各地恐怖主义暴力行为的受害者来作证，说明他们遭受的苦难和痛苦以及他们对我们的期望。现在，在民间社会参与打击恐怖的这种状况下，我们认为，妇女的作用特别重要。因此，西班牙

牙政府首相马里亚诺·拉霍伊·布雷先生将于10月13日主持安全理事会会议，依照第1325（2000）号决议，就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进行高级别辩论。

最后，我要谈一谈年轻人。年轻人不是生来就是恐怖分子。他们是变成恐怖分子的。因此，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我不打算就教育问题发表高论，但让我对这个问题说几句话。

在叙利亚冲突中，我们看到几乎有500,000名儿童不去学校。这培育了一个滋生极端化和助长恐怖主义的沃土。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都已经表示，我们需要将这个议题的辩论列入我们的讨论。贫穷、失业和生活状况都是导致恐怖主义的根源。我也不预备谈论贫穷问题，但只想指出，在我最近访问加沙时，有机会观察生活在加沙的170万人，他们没有工作，没有未来，没有任何希望。大部分人的年龄都不到25岁，其中90%的人都没有工作，没有活动，并且我坚信他们没有未来。

我要提到社交网络和因特网的重要性。有人曾说，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以其目标和宗旨而言是一场不合时代的运动，但它在使用社交网络方面，却是异乎寻常地使用超越现代的手法。这有待我们大家作出努力。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要指出，我们欢迎所有国家协力并肩作战，不论它们是否是美利坚合众国领导下的联盟的一员。如果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我们就有共同的阵线，让我们暂缓推动其他任何目标，不论它们如何有理，因为使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唯一目标是：尽快击溃各国存在的恐怖。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立陶宛共和国外交部长利纳斯·安塔纳斯·林克维丘斯先生阁下发言。

林克维丘斯先生（立陶宛）（以英语发言）：中东的政治和安全局势很少比现在更令人注目。任何现代的冲突都没有造成如此重大的破坏。超过1 200万人流离失所，成为难民；数十万人遭到杀害或受伤；200万名儿童失去教育；一个国家沦于

灰烬 - 这都是这场冲突的代价，而现在它正迈入冲突的第五年。

叙利亚的邻国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正面临着难民潮的冲击。尤其是，约旦和黎巴嫩应付难民潮的能力已经到达极限，威胁到民生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崩溃。叙利亚政府对其本国人民的战争已导致其国内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四处蔓延，而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涌入更助长了这种状况。也门境内的战斗和伊拉克、利比亚及区内其他各地的脆弱局势都有可能使恐怖区域更加扩大，造成更多人流离失所。

在设法横渡地中海的人中，叙利亚人几乎占了70%。这首先是叙利亚政府无力保护本国人民的明显迹象，但它也是安全理事会的失职。安理会应在叙利亚危机之初就采取有力行动。然而，由于连续各次行使了为了保护作恶者而不是保护平民受害者的否决权，使它继续陷于瘫痪。那些投下否决票的国家应与叙利亚政权一起承担叙利亚人民面临死亡、遭到毁灭和流离失所的重责。

我国代表团坚信，在处理大规模侵犯人权、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灭绝种族罪时，不应使用否决权。因此，我们欢迎法国就限用否决权问题提出的倡议。立陶宛也赞同列支敦士登就安全理事会对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行动所应遵循的行为守则提出的倡议。

不能以无法无天的做法假装捍卫法律。不能以打击和侵害平民百姓的做法打击恐怖主义。延长阿萨德的执政，包括借助外国军队在叙利亚集结的办法，都不是可行的解决办法，只会使冲突加剧。叙利亚政府以及支持该国政府的各国都必须停止轰炸叙利亚人民，全面参与落实2012年6月《日内瓦公报》的工作。我们全力支持斯塔凡·德米斯图拉特使设法使政治进程步入正轨的工作。

虽然有人对欧洲应对难民危机的做法提出一些批评，但欧洲联盟正与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一道全面设法解决这场危机。作为今年年初通过的

《欧洲移徙议程》的后续行动，欧洲联盟委员会已经制定了一套帮助解决难民危机的全面方案，包括解决使人成为难民的根源的提案。

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支持欧洲为解决地中海走私者所采取的行动。这些走私者恬不知耻地从难民身上牟取暴利，而同时将越来越多的人陷于绝境。不采取行动不是一个选项。走私人口的行业不断扩大和发展，钱财都落入罪犯团伙之手，而最后落入恐怖分子手中。

立陶宛已经承诺，它将接受它的难民份额。目前它正在作出必要准备，安置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最早一批家庭。与此同时，我们也对来自被俄罗斯代理人占领的乌克兰地区的难民提供援助和表示欢迎。我们不应忘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和非法并吞克里米亚造成许多人流离失所并使500万人必须依赖人道主义援助。在寒冷的季节临近之时，乌克兰东部俄罗斯支持的非法民兵最近驱逐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的罪恶决定将进一步加剧当地百姓的苦难。

安理会已为打击恐怖主义制定了重要规范基础，包括第1373（2001）号决议和第1624（2005）号决议。我们刚在今年9月庆祝了后面这项决议通过10周年。安理会也以第2170（2014）号决议、第2178（2014）号决议和第2199（2015）号决议以及今年5月在立陶宛担任主席时通过的全面主席声明（S/PRST/2015/11）加强了现有反恐框架，应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的出现和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现象。

像伊黎伊斯兰国这类当代恐怖主义分子都非常残暴和野蛮，但他们也能巧妙地运用现代通信技术进行宣传 and 招募。为了有效打击他们，我们必须不断调整和改变我们的应对策略，并让各方都参与进来：各国政府、私有部门、学术界、社区和宗教领袖、青年和妇女以及遭到恐怖主义袭击的幸存者。我要特别强调妇女的作用。她们能在抵挡激进化和

暴力极端主义的第一线发挥作用，从她们的家庭和地方社区开始，一直到国家和国际的领导阶层。

如同他们使人逃亡和在他处寻求救济一样，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也将冗长的冲突、治理和法治的崩溃、高压的政权和猖獗的腐败、排斥和侵害少数群体、极度的不平等和系统性地严重侵犯人权等各种作法玩弄于手掌之中。为了解决恐怖主义的威胁，我们必须通过解决导致恐怖主义存在的根本原因以及化解使人易于受到煽动和招募的不公正现象和持续存在的不满，完全切断恐怖主义赖以生存的支助。

我们也必须彻底追究恐怖主义分子的罪行。我们不能再对恐怖主义的行动、资助恐怖主义的做法、招募和煽动的行为继续容忍，不加追究。加强追缉恐怖主义分子及其资助者所需的国家和国际能力以及更加充分利用现有司法机制，包括国际刑事法院，都必须是反恐战略和我们共同承诺的一部分。

问责是吓阻恶行的关键。它也是为恐怖主义受害者伸张正义的关键。这些受害者绝不应被遗忘。他们应激励我们加倍作出努力，遏止这种最危险的现象，因为它们威胁到全人类以及我们作为人所代表的所有最美好事物。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外交部长德尔希·罗德里格斯·戈麦斯夫人阁下发言。

罗德里格斯·戈麦斯夫人（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代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尼古拉斯·马杜罗·莫罗斯总统感谢你召开本次关于该议题的重要会议。

委内瑞拉历史上一直谴责各种形式和来自任何地方的恐怖主义。在我们重新考虑中东和那里所发生情况的时候，我们更有理由欢迎召开今天的会议。那里的局势令人深感担忧。我惭愧地说，联合国成立七十年后，我们还在谈论巴勒斯坦问题。但是，鉴于和平进程陷入停滞和那里正在发生的情

况，仍有道义和道德上的债务需要偿还。正在发生的一也是我们想警告国际社会的一是一种令人深感担忧和危险的情况。以色列非法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导致的这场政治冲突因为暴力和企图把该冲突变为一场宗教冲突之举而加剧，这可使中东局势更加复杂。

当我们在这个会议厅里听到两国解决方案时，大家都表示赞同，但是，这两个国家必须是真正平等和享有主权的。面对当前犹太复国主义的恐怖分子杀害和歧视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平等情况，两国解决方案是行不通的。我们在此就座的同时，一些巴勒斯坦民众、男孩、女孩和妇女正被阻止获取对其生存至关重要的基本服务，并受到残忍的对待与暴力。如果我们真心相信建立两个国家，它们就必须是平等和享有主权的国家。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把陷于僵局的和平进程变成一条真正的经由对话与和平解决局势的通道。

本组织成立70年之后，侵犯巴勒斯坦人民权利、以色列国倡导恐怖主义由此反过来影响以色列人民自己的情况仍在发生，这一点令人极为不安。我们不能谈论恐怖主义的好坏。当我们分析其原因时，我们不能对恐怖主义就事论事；我们只能对结果做出反应，而这些结果正合那些控制国家日常生活及其媒体和财政资源的权力中心的心意。我们还应谈论滋生贫困和苦难的社会与经济模式，但是，我们还必须坦诚。恐怖团体不是由自发繁殖而来。我们想知道，是谁在资助和训练这些恐怖团体，是谁在为其提供后勤支持。这是这个多边论坛也许应该调查的事情。

在这样一个论坛上，70年了，当我们审视那些管理平等和主权国家行为的原则时，听到这种傲慢、单边和好战的例外论令人灰心。在这里不应有这种论调的容身之处。要么我们是一个遵守国际法行为守则与标准以及《联合国宪章》各项宗旨与原则的多边组织，要么我们就是在惺惺作态。“阿拉伯之春”为这些国家的人民做了什么？它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幸福和更多的民主吗？因为我们今天听到

的论调，以前就曾听到过，而且都是以民主、自由和人民福祉的名义提出的。我们看到的这些单方面帝国主义干预越过本组织，违反《宪章》，使人民更不平等和更不幸福。

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富汗的结果是什么？是主权国家的毁灭。现在，我们想为叙利亚做什么？做同样的事情吗？难道一个叙利亚小男孩躺在海边的可怕照片让我们无动于衷，或者还不能触动我们的心灵吗？我们还要看到多少儿童死去？这一切我们以前就听过。我必须向世人坦陈：所有这些帝国主义战争都是以媒体战和谎言为前奏的。是谎言导致这些国家对中东和北非进行干预，10年后，它们说，是的，这是一个谎言，但是我们犯了错误，我们也吸取了教训。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并没有吸取任何经验教训。

我们现在意识到，人类没有吸取教训—或者说不是人类而是世界上的霸权主义权力中心没有吸取教训。这就是为什么马杜罗总统呼吁一种能够真正确保人类和平、博爱以及幸福的地缘政治新格局。

我们不能以暴抗暴。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与那些霸权主义中心同流合污会发生什么：我们得到这种舞台。后果是，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侵犯人权行径更多，还有更多的不平等。如果我们真的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我们就必须诚恳、坦率地这样做，确保过去的经验教训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行动。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依靠谎言行事，而支撑这些谎言的是那些跨国传播集团和世上好战、傲慢的帝国主义权力中心。这无法给叙利亚人民带来更多幸福。

我们必须遵守国家自决、领土完整以及主权的的原则，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庆祝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只是为了讨论与成立本组织的《宪章》中所说的完全不同的事情吗？那么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我们来此是为了强化这些宗旨与原则，因为我们知道，这样我们才能为人类和一个更加安全、更少暴力的世界做出贡献，如果

我们真心想打击恐怖主义的话。今天，在叙利亚有500多个恐怖团体。是谁在资助它们？我们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是谁在训练它们，为它们提供后勤支持？我们看到的是帝国主义的恶性循环。这些循环首先破坏国家，然后制造一个恐怖团体能够扩散的空间。

委内瑞拉呼吁这样一种新格局。我们必须摒弃双重标准和两面派的仁义道德与虚伪，在这个问题携起手来，真诚和坦率地准备好打击恐怖主义。不应该把我们如何不喜欢某个领导人作为任何借口。“阿拉伯之春”已经向我们表明如果那样可能会发生什么。我们必须停止选择这种错误和不道德的行动方式。如果我们确实想要一个更安全和暴力更少的世界，我们就必须打击恐怖主义的根源而不是其后果，反恐已成为干预其它国家和践踏《联合国宪章》的借口。

我们呼吁联合国发挥领导作用，并且运用国际法来对付这些暴徒，他们用他们的暴力军队在世界上肆意妄为、维持非法占领，并且侵略人民。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新西兰外交部长默里·麦卡利先生发言。

麦卡利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新西兰欢迎本次有关解决中东和北非冲突问题的安全理事会辩论会，我们也欢迎有如此之多安理会成员的外长与会。

但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是，我们今天将不会通过一项决议，甚至无法商定一项主席声明，我们将无法结束战斗。遗憾的是，这种状况表明，安理会在叙利亚以及目前在该地区肆虐的许多冲突上工作的突出特点是运作不灵和不信任，这种现象必须停止。

在叙利亚，冲突导致25万人丧生，1200万人流离失所，这应当告诉安理会，这种状况必须结束——我们必须携手努力，以便找到解决办法。我们都可以看到今后的道路应该怎么做。一方面，我们必须务实，我们必须认清局势现状及其所涉行为

体，共同推动实施一个过渡进程，使各个机构和各项服务能够运作，从而使叙利亚能够开展重建。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维护正义和国际法原则，这将防止出现对大规模暴行负有责任的人不受惩处的现象。

秘书长在今年大会一般性辩论的开幕致辞中（见A/70/PV.13）点名五个国家，指出叙利亚冲突要停止，就必须解决这些国家之间的严重分歧。这五个国家，加上许多其它国家，已经宣告它们无法容忍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构成的残暴恐怖主义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辩论会背后的理念可以说是成功的。

辩论会的失败之处在于，它未能把那些关键行为体以及安理会成员团结起来，以便支持一个把务实精神与更有原则的解决办法结合起来的进程，要制止冲突，就必须务实，而要使叙利亚能够开始重建、流离失所者能够返回以及该地区其它冲突能够得到解决，就需要更有原则的解决办法，这些冲突——利比亚、伊拉克、也门以及巴勒斯坦的冲突——大多涉及同一些行为体。

在安理会成员学会通过合作来达成妥协之前，我们生活的世界将因为中东和北非的冲突而永无宁日，在这个世界中，不断的变通办法取代了安理会的领导作用，而改革安全理事会的要求则日益高涨，最终将振聋发聩。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请安哥拉共和国对外关系部部长戈杰斯·雷贝洛·平托·奇科蒂先生阁下发言。

奇科蒂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首先，我们祝贺俄罗斯联邦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感谢拉夫罗夫部长主持本次十分重要和及时的辩论会，讨论解决中东和北非的冲突以及打击那里的恐怖主义的问题。

我们也借此机会赞扬秘书长努力促进和平，并向他保证，我们将在现在这一充满挑战的时刻给予他支持。

目前的难民危机影响欧洲大陆多个国家，对整个国际社会敲响一记警钟，提醒他们注意，要解决冲突，就必须从根源着手。近年来为祸中东和北非许多地区的冲突尤其如此。我们认识到，这些冲突造成众多恐怖组织滋生，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不断扩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社会、族裔和意识形态紧张状况加剧。

根源是什么，我们又怎样能够全面和可持续解决这些根源，同时尊重国际法的原则和要求呢？即使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而且依不同国家而异，我们仍认为，遏制极端主义、消除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加强教育，这些是在该地区 and 全世界打造可持续民主社会的根本办法。

我们认为，中东极端主义的根源在于外部对该地区国家事务的干涉，在于旨在政权更迭的政策演变成军事干预，在于向非国家行为体和反对团体提供资金和转让武器，还在于其它政治和社会不满情绪，这导致许多人由于对他们认为的不公正现象感到失望而加入极端团体。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不满情绪还基于这些国家的人民历史上蒙受的屈辱，这种屈辱导致他们对西方文化和文明以及其它宗教的仇视和不包容。

极端团体利用应受谴责的恐怖战术，寻求增加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不容许多样性，无论是宗教、文化、政治还是意识形态多样性有一席之地。因此，我们认为，要有效应对极端主义，就只有打击其不容忍的意识形态，展开意识形态斗争来质疑这些理念，增强温和派改革人士的能力，推行有效的包容性和对话政策，实现改变和相互作出政治让步，尊重基本人权，改进治理，并且保证公平的收入政策。

但是，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意味着要结束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巴勒斯坦和利比亚等国的长期冲突，这些冲突给该地区 and 世界各国平民人口带去灾难性政治和社会后果，并且造成灾难性人道主义影响。

“阿拉伯之春”最初被视作一个出色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进程，意在给中东和北非带来一个民主和繁荣的新纪元，但却带来了始料不及的影响，造成国家支离破碎，极端恐怖主义抬头，犯罪组织增加。因此，我们认为，相较于革命性变革，逐步变化、尊重政府体制以及法治更适于确保积极的改革。我们在“阿拉伯之春”期间看到的骤变缺乏体系和领导，导致便于争权夺利现象长期存在的环境。

在2011年以武力推翻卡扎菲政权之后，利比亚普遍存在的混乱状况已经在欧洲大门口引起了一场人道主义和安全危机，由于该国边界的漏洞和安全结构的崩溃，大量非洲移民涌入欧洲。犯罪网络顺势利用这一情况，大规模穿越地中海贩运移民，这些移民为逃避其非洲和中东祖国令人绝望的战争和社会堕落状况铤而走险。此外，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和其他团体等恐怖组织利用这一局势，在这种混乱环境中迅猛发展并把它用来作为有效的招募基地。

显然，不能仅仅通过处理极端主义领导人和在尚未满足条件时举行不成熟的选举来打败恐怖主义。必须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提出挑战，这包括两个关键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许多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缺乏教育和高文盲率。立足于提倡批判性思维和分析的教育和成功的教育改革将培育出新一代具有独立思想的公民，这是建立和维护稳定的民主政体并从多方面有效打击极端主义的一个关键因素。第二个因素是通过协调一致和统一的结构来改善国际应对机制，以此预防冲突失控，就像叙利亚的情况那样。这样一个由安全理事会牵头的机制应当支持那些需要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国家，同时尊重其主权和领土完整。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我们想要帮助实现利比亚危机和中东毁灭性冲突的政治解决。与此同时，必须采取某种行动限制由于数十万难民和移民的到来欧洲民族主义的上升，要提高欧洲民众对这一现象起因的认识，促进容忍的价值观和对这些绝对需

要帮助的贫困人民的困境的了解。此外，国际社会应当急剧调整它处理中东和非洲许多国家的冲突局势和人道主义状况恶化的许多核心选项。

区域大国发动的代理人战争破坏了多元文化社会往往脆弱的社会凝聚力，还通过煽动种族紧张关系扩充了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的队伍。安全理事会不幸在寻找中东和北非冲突的适当解决办法时陷于严重分歧，它应当以身作则，重申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六章和平解决争端的重要性。安哥拉政府重申，考虑到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免遭这种威胁，我国保证积极支持旨在打击恐怖主义威胁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扩散的世界联盟。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马来西亚外长拿督·斯里·阿尼法·阿曼阁下发言。

拿督·斯里·阿尼法·阿曼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俄罗斯联邦召开本次会议。马来西亚欢迎这一举措，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能够通过这一举措就中东和北非区域的当代挑战进行建设性和富有成效的讨论。在目前这个关键时刻重温中东和北非区域看似棘手的冲突的根源，是一个及时的举措。这个区域和受影响的国家和社会今天的情况可能比这些冲突开始时更糟。

主席先生，你要求对冲突根源进行全面分析、分享和交流关于可能的解决办法的观点并重申我们共同致力于反击中东和北非区域内外的恐怖主义威胁，我认为，这对安理会而言是一个有益的工作。虽然工作范围庞大，但我们表示完全支持。

马来西亚重申，我国最全面地谴责所有恐怖主义行动、方法和做法，重申它致力于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同恐怖主义作斗争。我们坚决拒绝把恐怖主义同任何种族、文化或宗教挂钩。

在分析或处理中东和北非区域的各种冲突时不存在一刀切的框架。但是，我们可以推断出一些共性，以作为我们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共同努力的更好依据。

第一，由于当前的政治和安全不稳定，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等国被恐怖分子当作肥沃的土壤。恐怖团体利用政治和安全真空来增加人员招募、扩大控制的领土并走私武器。在这些情况下，恐怖主义不是冲突的根源，而是政治不稳定的症状。

第二，恐怖团体在这些和其他受影响国家的存在加深了派系分歧，从而加剧了政治和社会不稳定。这种分歧滋生的时间越长——在人群中播下分歧和恐惧的种子——修复遭到撕裂的社会结构的时间越长。任其发展，这将进一步延长不稳定并有利于恐怖分子的算盘。

第三，受影响国家先前存在的严重侵犯人权的状况和严峻的人道主义困境，为招募人员提供了非常令人信服的论述。尽管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现象并不是新的，但他们目前参与中东和北非区域冲突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此外，恐怖分子和特别是达伊沙的叙述和宣传，通过社交媒体和短信平台在全球一级熟练地传播。为了说明这种信息的恶劣性质和影响，请考虑一下，在马来西亚这个在地理上同中东和北非区域相当遥远的多种族、多宗教和多文化的国家，自2012年以来政府当局已经逮捕了涉嫌同达伊沙有联系以及成为或支持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100多人。

另举一个例子，据报道一名26岁的女性医生离开了她相对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去嫁给中东的一名达伊沙战斗人员，她从未见过这个人也不会说这个人的语言。她甚至在社交媒体上详细介绍自己作为达伊沙“老婆”的经历，并鼓励其他年轻妇女也这样做。她在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推文中说，“没有恐怖的生活就像喝海水。它使你口渴，使你脱水。”

显然，我认为面对这种根深蒂固的极端主义，决不能通过武力，而是要通过思想、心灵和意志的胜利来打赢这场战争。

在国家层面，马来西亚加紧努力，防止恐怖团体和恐怖分子特别是出于招募人员和筹措资金等目的在我国开展活动。去年11月，马来西亚政府在议会提出了关于达伊沙所构成威胁和关于可行对策的白皮书。同时，我们加强了现有法律，包括关于打击和预防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的法律。我们还颁布了新法律，即2015年《防止恐怖主义法》和2015年《采取特别措施打击外国恐怖主义法》，处理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现象。我要向安理会介绍的《防止恐怖主义法》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特点涉及其关于改造和去激进化的规定。支撑这些规定的假设根植于这样一个信念，即单靠武力或惩罚性措施无法赢得反恐斗争。

在社会和教育方面，我国当局同宗教和社区领袖密切接触，力求将激进化和极端主义消灭在萌芽阶段，并传播关于各种信仰和宗教真正教导的明确和准确信息。

关于开展外联活动、提高认识和进行研究所需的能力，我们幸运地有设在吉隆坡的东南亚区域反恐中心。此外，正如我国总理在昨天关于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首脑会议上指出的那样，马来西亚正在积极探讨建立区域数字化反信息通信中心的可能性。

马来西亚仍然坚信，就中东局势而言，国际社会只有准备以自我批评和无所偏袒的方式看待恐怖主义的根源，并采取行动消除冤情、不公正现象和肆意侵犯人权的行径，这样才能有效应对恐怖主义构成的威胁。

我们不能允许恐怖主义团体根据它们从善恶对立的角度提出的理论无情地利用生活在占领下长期遭受苦难的巴勒斯坦人的困苦。我们认为，早该公正和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局势。在这个时间节点，旷日持久的占领也为这一恐怖主义理论火上浇油，并且还可能为激进化推波助澜。

马来西亚期待着就主席先前谈到的决议草案同安理会成员进行接触。马来西亚仍然力求促成安理会在目标和行动上保持一致。

最后，我重申，马来西亚坚信，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冲突中，安理会要想继续发挥建设性和积极的作用，就必须找到克服分歧的意愿并以一个声音说话。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先生阁下发言。

克里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给我机会在安全理事会向我的各位同事发言。我赞赏主席国俄罗斯选择关注这个议题。我欢迎有机会谈论在中东、北非和其它地方打击恐怖主义这一紧迫挑战。

这是安理会已经多次探讨的一个议题。早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发生时，甚至在此之前，我们就相当频繁地走到一起，谴责恐怖主义，并采取具体行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组织。因此，这不是一次关于目标的辩论会——我认为不是。我们都反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组织以及模仿或隶属此类组织的团体的侵略野心。我们都反对它们犯下的暴行。我们都想制止它们持续造成的痛苦。各方对此都没有异议。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最有效地这样做。有几条我们认为应当是指导我们战略的基本原则。

第一，在对付恐怖主义时，我们必须采取全面办法。我们各国元首在奥巴马总统主持的关于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首脑会议上非常雄辩地谈论了这一点。各方进行了大量讨论。我认为，关于应当如何对待这一现象的根源，各方提出了一些颇具说服力的论点。我们必须拒绝提供安全避风港、阻止外国战斗人员流动、阻止获取资助和揭露恐怖团体散布的谎言。在这个世界，媒体不断传播信息，人们不断获取信息，一年365天，一周7天，一天24小时，天天如此，时时如此。因此，揭露恐怖团体散布的

谎言特别艰难。我们生活在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恐怖分子已经学会以各种方式利用媒体。

在一些地方，我们还必须施加压力，支持和平，这也许是我们所肩负责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利比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那里，动荡加剧混乱和恐惧，这种局面使极端主义组织得以猖獗横行。现在，随着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的存在，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因此，这是我们为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而提出的基本战略。我们采纳了该战略。我们正在大力参与执行该战略。我们欢迎众多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体参加打击伊黎伊斯兰国联盟、全球反恐论坛和其他区域组织。但是，显而易见，尚需作出更多努力。

我们已能阻挡一些外国战斗人员并阻止他们旅行，但仍有太多此类人员得以旅行并到达其目的地。我们已能减缓和阻止一些资助因素，但仍有太多资金得以到达恐怖主义行为体手中并被用于恐怖主义活动。我们的目标是采取紧急行动应对当前威胁，同时也采取更长期措施，防止恐怖分子招募子孙后代，改进治理，增加经济机会，以减少激进化的可能性。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巨大挑战，我们知道这一点。有无数国家，其60%至65%的人口年龄在30岁或25岁以下，还有一些国家，其60%至65%的人口年龄在18岁以下。这种年龄的人，除非他们找到机会和办法，否则，他们的头脑就会被邪恶的行为体偷走，他们的机会就会被这些行为体永远抢走——在这一真空中，这些行为体攫取了这些人的头脑和机会。我们还必须改进治理，并增加经济机会，以减少激进化的可能性。在太多的地方，人们仍然看到太多的腐败现象。腐败现象夺走民众理应得到和可能得到的利益。

在其中每一个地区，我们都打算同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以及没有与会的其他人一道辛勤工作，通过与非政府组织、宗教领袖和私营部门等民间社会有关分子合作，增加我们取得成功的机会。同时，我们必须继续努力缓解恐怖分子正在造成的当前困苦。我们一直在推动向这些地区提供人道主义

救济，但国际社会绝对必须做得更多。我们正在目睹人道主义灾难不是在一两个地方，而是在许多地方同时出现。我们正在目睹的人道主义灾难，其本身就应当是打击伊黎伊斯兰国的充足理由。过去几天，这一直是我们在讨论的主要议题。但是，未来几周，这必须仍然是我们所有人关切的核心问题。每个国家都能做得更多。在座的每个成员都对第2139(2014)号和第2165(2014)号决议投了赞成票，这两项决议明确要求准许向被围困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特别呼吁制止使用桶装炸弹以及将挨饿作为战争武器等行为。

我现在要补充一些想法，具体涉及叙利亚、伊黎伊斯兰国和俄罗斯。美国支持任何旨在打击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附属团体尤其是人民胜利阵线的真正努力。如果俄罗斯最近采取的行动和目前正在采取的行动表明俄罗斯真正致力于打败该组织，那么我们就准备欢迎这些努力，并找到途径使我们的行动不会相互冲突，从而增加对伊黎伊斯兰国和附属团体的军事压力。但是，我们决不能也不会把我们打击伊黎伊斯兰国与支持阿萨德混为一谈。此外，我们也已经明确表示，如果俄罗斯袭击的并非是与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目标开展活动的地区，我们将感到严重关切。那种袭击将使人们质疑俄罗斯的真实意图究竟是打击伊黎伊斯兰国，还是保护阿萨德政权。

我们已经通知俄罗斯，我们准备在本周尽早举行化解冲突会谈。但让我明确指出：美国和国际联盟将一如既往，继续执行空中行动。过去24小时，我们已经对叙利亚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目标进行了多次空袭，包括在一小时前。这些空袭将继续。

让我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建立的由60多个国家组成的国际联盟一直在与伊黎伊斯兰国作战，历时一年多。具体说来则是，解放辛贾尔山区、提克里特（现在10多万提克里特居民已经返回家园，恢复生活），守卫摩苏尔水坝、哈迪萨，保卫巴格达，营救身临险境的少数民族群，消灭伊黎伊斯兰国

领导人和帮凶，把伊黎伊斯兰国赶出幼发拉底河以东的整个叙利亚北部边界地区。

与此同时，我们开展了一场全面的行动，以切断恐怖主义的资金来源，遏制外国战斗人员的招募和揭穿伊黎伊斯兰国散布的谎言。今天，就在我们发言时，在基尔库克以南，库尔德佩什梅加部队正在联盟空袭的掩护下英勇作战，解放在伊黎伊斯兰国控制下的村庄。此外，我们继续对阿萨德的正当反对派在长达四年的斗争中展示的勇气和坚韧精神表示钦佩。

请允许我提醒安理会，联盟空中行动符合以国际法为坚实基础的既定军事程序，是应邻国的请求，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采取的集体自卫行动。这一基础未变。我们将继续在国际法完全许可的情况下履行我们的使命。过去一年，联盟根据这些程序在叙利亚行动，已经对伊黎伊斯兰国目标进行了近3000次空袭。我们现在连同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土耳其和其他参与行动的联盟伙伴，已经能够大大加速我们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将做的。

未来几周，我们将继续从土耳其境内的因斯里克基地起飞，对叙利亚西北部伊黎伊斯兰国控制的战略地区不断施加压力。我们也将继续维持我们对叙利亚东北部反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支持。这些努力将增加对伊黎伊斯兰国行动地区的压力。我们将通过精准空袭确保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在叙利亚地面任何地方均无藏身之处。

因此，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上，伊黎伊斯兰国即将面临来自多个方向越来越大的压力。然而，正如我们一开始就指出而且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也明确阐述的那样，这场斗争不可能在军事领域取胜。叙利亚危机将需要一个政治解决办法。

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天在座的绝大多数国家都知道，只要巴沙尔·阿萨德仍然是叙利亚总统，就无法击败伊黎伊斯兰国部队及其组织本身。根据这

场战斗的界限，这不可能发生，原因在于其中各方的关系，在于那些主角的本性。其原由则是从一开始就由这场斗争本身的起因界定的。这场斗争的开始是当时青年人、叙利亚青年寻求未来，无非想要寻求就业和教育机会，于是，他们走上街头示威争取未来，提出了年轻人的愿望，但阿萨德派恶棍大打出手。孩子们和平示威却遭毒打的事实令父母感到愤怒。他们加入孩子们的行列，但却遇到枪弹镇压。整个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一个国家的人民寻找未来，却遇到镇压、酷刑、毒气和桶装炸弹。受害者永远不会接受阿萨德。阿萨德将来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法领导人，领导和解或国家统一。这不可能发生，直到他表明他愿意切实实现民族愈合，结束战争并婉拒参与长远未来的事务。

今天，我们必须侧重于寻找一个解决办法，以便制止杀戮并为建立一个叙利亚人民自己能支持的政府奠定基础。我们知道，恐怖主义分子既不能团结也不能治理这个国家。我们知道，阿萨德既不能团结也不能治理这个国家。这两种极端势力都无法提供我们需要和想要的解决办法。更重要的是，我们制订一个可信的国际政治进程的能力从一开始就将是一场闹剧，足以令人无法置信：如果让人感到这是一种延长或加强阿萨德权力的办法，它不可能制止人们交战。

正如奥巴马总统星期一指出的那样，美国准备与包括俄罗斯和伊朗在内的任何国家合作，解决这场冲突，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经过如此大规模的流血和屠杀，不可能简单的回到战前原来的状况。俄罗斯政府方面的同事强调，我们必须支持阿萨德，以打败伊黎伊斯兰国。但现实是，阿萨德本人很少选择打击伊黎伊斯兰国。当恐怖分子进入大片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沿途强奸、奴役和杀害平民时，叙利亚政权并没有设法阻止他们。相反，叙利亚政权集中其所有军力力量打击争取在叙利亚有发言权的温和反对派团体。

别搞错：不能通过与阿萨德结成军事同盟找到解决叙利亚内战的办法。但我坚信，可以通过一个

得到广泛支持的外交倡议找到这种办法，其目的是通过谈判实现政治过渡，一个已为安全理事会及其五个常任理事国参与方接受、符合日内瓦公报的过渡，以期团结所有反对独裁和恐怖主义并希望建设一个稳定和团结社会的叙利亚人。

所以，我最后呼吁所有有关国家政府，包括俄罗斯和叙利亚，支持联合国协调促成政治过渡的倡议。进一步拖延不合情理。机会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能将叙利亚境内的恐怖主义分子边缘化，实现国家团结，那么，我们大家即能共同完成安全理事会和本机构的设立使命。我们能给暴力极端主义以沉重打击，不仅在叙利亚，而且在伊拉克、整个中东，乃至全世界。没有什么比这更符合70年前创立的安理会的崇高宗旨，更符合我们大家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我希望我们能够实现这一目的。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菲利普·哈蒙德先生发言。

哈蒙德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欢迎有机会参与这次重要辩论。没有人怀疑，北非和中东地区各地的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区域稳定及世界各地和平平民的生活构成严重的威胁。为了应对这种意识形态，我们正在展开一场世代斗争。我们只有同声同气，行动意志统一，才能取得胜利。

同时，我们必须为那些因绝望看不到更美好未来而可能受诱惑加入暴力极端主义分子行列的人提供希望，不管他们是倍感挫折、看不到恢复中东和平进程希望的巴勒斯坦人，等待阿巴迪总理承诺的真正包容，还是看不到有其他办法同阿萨德斗争的叙利亚反对派人士。

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的联军会聚了来自该地区内外的60多个国家，向伊黎伊斯兰国主动出击。联合王国在伊拉克境内联军的空袭行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并仍然效力于联军，将其视为采取统一和全面的应对措施的最佳机制。我们已取得一些切实的成果：去年帮

助遏制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各地快速推进，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使伊黎伊斯兰国无法在其一度占据的伊拉克30%多的领土上为所欲为地开展行动，而且切断其筹资来源，遏制其在社交媒体上的宣传。但还有更多工作要做，面对这这将是一场长期斗争的现实，我们没有退缩。

各国还普遍认为，叙利亚人遭受的苦难太多，时间太长。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援助。我要借此机会赞扬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的慷慨大度，尤其是安置了多年来逃离叙利亚内战暴力的数百万难民。联合王国为处理叙利亚危机和安置难民的叙利亚邻国捐助了16亿英镑的人道主义援助。

叙利亚危机在全球产生影响，既助长了暴力极端主义，也加剧了移徙危机。叙利亚不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这些挑战就没有持久的解决方法。如果我们要在叙利亚实现稳定，除了应对冲突的人道主义后果之外，我们必须做得更多。

但是，为了帮助叙利亚摆脱这场危机，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最初危机是如何发生的。将叙利亚引向这场危机是阿萨德政权。我们刚刚听到克里国务卿指出，阿萨德政权残酷镇压和平的示威者，接着是多年来不加区分地袭击平民，继而特别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桶式炸弹，这是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阿萨德政权创造了这种使极端主义，尤其是伊黎伊斯兰国得以猖獗的环境。

因此，我们不同意有些人的意见，他们认为阿萨德这副毒药可以治好伊黎伊斯兰国这一癌症。这不可能。正是阿萨德在冲突的初始阶段释放了圣战者。正是阿萨德继续与伊黎伊斯兰国作交易，即使现在也如此。正是阿萨德的部队每个月在叙利亚杀害的平民比任何其他行为体都要多。阿萨德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伊黎伊斯兰国最大的招徕者之一，阿萨德的部队仍集中力量摧毁温和的反对派团体和平民聚居区。任何试图与阿萨德结盟，共同打击伊黎伊斯兰国的努力将只能强化伊黎伊斯兰国，使之

成为反对阿萨德政权的逊尼派抵抗力量的实际领导者。

我们有义务保障叙利亚人民今后没有伊黎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和阿萨德的暴政，因为只有当叙利亚拥有代议制政府，一个有能力与国际社会合作，在军事上打击伊黎伊斯兰国并对抗其歪曲言论的政府，叙利亚才能成为战胜暴力极端主义的有效伙伴。阿萨德及其身边的人现在能发挥的最大作用就是把国家利益放在自身利益之前，让位下台，从而可以进行结束内战的政治过渡，并让叙利亚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现在需要进行过渡，建立有代表性和包容各方的政府，使叙利亚人民能开始着手重建国家的任务。我们能发挥的最大作用就是支持秘书长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努力谈判达成这样的过渡，与此同时，随时准备与各伙伴方合作使过渡成为现实。

过去几个星期，叙利亚实地的现实情况发生了变化。俄罗斯的干预提升了阿萨德政权的士气并增强其能力。俄罗斯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并承担起重重的责任，他们在阿萨德继续对本国民众实行恐怖统治之时，却公开扶植阿萨德。国际社会将期望俄罗斯使用其更大的影响力，制止阿萨德政权使用桶状炸弹等武器攻击和杀害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并防止其使用任何化学武器。

过去几天里，我们听说俄罗斯意欲对伊黎伊斯兰国动武，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但出于我已经概述的原因，既要成为有效打击伊黎伊斯兰国的一部分，同时又要以同样的力量攻击抵抗阿萨德政权的温和反对派，这是不可能的。我要明确指出，支持阿萨德政权的行动和在叙利亚有效进行打击伊黎伊斯兰国的战争是互不相容的。这不是道德评判，而是务实的判断。

今天上午，我们听说俄罗斯在叙利亚进行了第一次空袭。俄罗斯将清楚了解这次空袭所表达的信息。这些空袭目标将不是草率或随意选择的。俄罗斯必须要能够向国际社会确认，今天上午在叙

亚实施的军事行动只是针对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下属组织的目标，而不是阿萨德政权的温和反对者。

我也听到有人说，叙利亚人民应该通过选举决定阿萨德的去留。我必须指出，这是幻想，有违实地的现实情况。在一个已有25万人丧生，1200万国民流离失所，其中有许多人流浪国外的国家里，怎能进行公正的选举呢？只有当阿萨德离开后，才能开始治愈创伤，不管是在过渡期的开始或是这一进程的晚些时候。

当然有向前迈进的道路。如果我们能看到停止使用桶状炸弹和结束不分青红皂白地袭击平民，如果我们能鼓励战事缓和以减少伤亡，如果与此同时我们能开始政治进程，最终在一个新的叙利亚建立没有阿萨德的新政府，那么，我们就能集中反对派力量打击伊黎伊斯兰国。安理会需要回答的问题是，那些对实现这一结果有影响力的国家是否愿意使用其影响力那样做。我呼吁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团结一致，以建设叙利亚的未来。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智利共和国外交部长埃拉尔多·穆尼奥斯先生阁下发言。

穆尼奥斯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和俄罗斯联邦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这次会议使我们有机会反思，恐怖主义如何使因为冲突而局势不稳的国家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安全理事会必须始终准备采取有效的预防性集体行动来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

中东和北非的局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切，谁会对此有所怀疑呢？武装团体和恐怖团体的活动正在加剧不稳定状况和社群间的多种紧张状态，而这些社群必须以凝聚力、包容性和多样性这些共同的原则和价值观为基础来加强共存。这些原则是人类的遗产。适用这些原则在下述努力中至关重要：确保该地区的信心和信任、制止社会四分五裂和在各国、各宗教及各族裔群体间建立更好的合作或至少是谅解的氛围。

该地区的冲突因与原教旨主义相关联的恐怖主义而恶化。原教旨主义团体控制领土和建立起基于恐怖及不容忍的行政当局时，便直接威胁到各国的生存。最近的经验向我们表明，使用武力能够削弱恐怖团体的军事能力，但此举无法阻止一些理念的扩散，正是这些理念带来新的恐怖战斗人员，并在易于接受他们的极端主义信息的人们当中激起暴力理想。因此，当务之急是要以一套共同价值观念来替代他们的恐怖主义意识形态，这套价值观念以预防和多国的方式侧重于促进地方、国家和全球等层面的具体行动，鼓励宗教间及文化间对话。

民间社会中在社区层面具有影响力的阶层，他们的声音能够在这一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安理会成员外长在7月于马德里举行的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反恐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这一核心理念。该次会议还审议了外国恐怖战斗人员问题，拟定了一项部长级声明草案，供反恐委员会通过。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亟需合作。

伊斯兰国是叙利亚及伊拉克冲突中的破坏性因素。他们的存在及向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扩散令人震惊。在他们所控制地区，他们极具欺骗性地展现出自己是一个政治和社会运动，在因冲突而分裂、没有治理和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的社区内填补秩序及团结的真空。

我谨回顾，在智利于1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我们指出了包容性发展与国际和平与安全之间的联系（见S/PV.7361）。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危机的深层原因与各种形式的排他行为相关，包括在社会经济、性别、族裔、部落、宗教或意识形态等方面，这可在地方及全球层面产生影响，从而构成更大挑战。因此，紧急处理这些方面的失败至关重要。不论这是否涉及每个国家负有首要责任的国内进程，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都应当是集体努力的组成部分。需要安理会和整个国际社会采取协调有效的联合行动，来解决影响到中东和北非千百万人民的最为严峻的人道主义问题。

智利将为收容叙利亚难民做出自己的贡献。我谨着重指出，智利已经做出贡献，接受了伊拉克难民。但是，每个受影响国家的政治行为者也必须作出切实承诺，以便制止暴力、通过对话化解分歧和落实安理会的各项决议。在这方面，我们肯定赞赏秘书长特使和特别代表的努力。

智利认为，存在着怂恿恐怖主义的因素。当务之急是，在两个主权国家在和平与安全中毗邻相处的基础上恢复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会谈。脱离这条道路只会带来更多冲突及恐怖。

我们还要表示，我们坚决支持继续与国际社会携手努力，根除违反基本价值观念的恐怖主义。我谨重申，在这场斗争中采取的一切措施均应尊重法治，遵守国际法，特别是人权理事会第29/9号决议列述的国际人权法、难民权利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安全理事会为达成必要共识做出了不懈努力。它通过了若干项决议来加强打击恐怖主义和制止外国恐怖战斗人员流动的多边机制。这项战略也必须予以加强。必须应对的挑战依然是，集中努力确保充分有效地落实这些决议。这一责任应由本组织全体会员国承担。我们知道，这是复杂艰巨的，但我们面临着一个全球性威胁，有人企图强加其宗教信仰和解释而加剧了这一威胁。没有采取冷漠态度或不采取行动的余地。

最后，我谨重申，预防是开发渠道、为丑化作为替代物的恐怖主义理念而加强理解与合作的核心因素，以便激励那些渴望一个更加包容且有更多机会的社会的人们。

奥格武夫人（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及俄罗斯联邦代表团组织召开本次辩论会，讨论一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意义重大的议题。本次辩论会成功有望，如此之多的部长出席本论坛属前所未有的，这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采取协调行动的决心。

今天的辩论会是在中东和北非境内的冲突的背景下举行的，这些冲突对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

成严重威胁，并因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和在整个地区行动的其他恐怖团体的活动而加剧。

在中东所有冲突中，最为旷日持久的是以巴冲突。中东和平进程缺乏进展，是该地区动荡的促因之一。目前的僵局不利于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需要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领导人在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马德里原则、四方路线图、“阿拉伯和平倡议”和双方之间现有协议的基础上恢复谈判的意愿。这是持久、和平解决以巴冲突的唯一途径。我们借此机会重申我们坚定支持两国解决方案，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和平与安全中比邻共处。

中东和平进程缺乏进展又加剧了恐怖主义的威胁，尤其是表现在中东和北非地区。伊黎伊斯兰国、胜利阵线、基地组织和其他恐怖团体发动的袭击，致使成千上万的平民丧生，远为更多人流离失所。这些袭击的策划人是打着宗教的旗帜制造无政府、安全无保障和非正义状况的暴力极端主义分子。他们把目标瞄向妇女、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他们犯下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而没有受到惩罚。这些团体的残忍程度触犯了我们的共同人性，要求国际社会采取制服他们的果断行动。

近期，恐怖团体还养成了获取财产和领土的嗜好。伊黎伊斯兰国的出现及其对叙利亚和伊拉克领土的控制改变了中东政治和安全版图。伊黎伊斯兰国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统一及领土完整构成严重威胁。恐怖团体还威胁到利比亚和也门。在所有上述情形中，这些团体利用冲突造成的政治和安全真空，建立自己的地盘和推进他们的罪恶企图。如今，国际社会亟需应对这些威胁。

恐怖主义威胁的另一个方面是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激增。研究表明，这不是一种新现象。今日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有许多曾经作为该进程其他发展中网络的战友而战斗。正是这些网络，在

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辅助下，现在被用来招募新的战斗人员。

截至2013年，仅叙利亚境内，估计就有5000多名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有报告表明，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5 000多名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现在可能在中东和北非地区与当地恐怖主义团体并肩作战。

如今的迹象表明，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在多个层面都是威胁：首先，在其原籍国；其次，在过境国；第三，在其目的地国。为对付这种威胁所作的任何努力都需求合作，不仅需要受影响国家之间合作，实际上还需要整个国际社会合作。

归根结底，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所需要的是，在执法、情报共享和能力建设方面加强合作。安全理事会的相关决议、联合国全球反恐怖主义战略和其他区域文书已经为必要的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充足的框架。我们不需要新的路线图。

我们确信，只要所有国家协同努力，并由反恐怖主义执行工作队、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和联合国其他反恐怖主义机构更密切地协调，中东、北非和世界其他地区使冲突加剧的恐怖主义挑战就能得到果断应对。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开端。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谨提醒所有发言者将发言时间限定在四分钟以内，以使安理会能够快速开展工作。敬请打算作长篇发言的代表团散发书面发言稿，在会议厅内则作简略发言。我还要呼吁各位发言者用合理的语速发言，以便能提供准确的口译。

我谨通知所有有关人员，鉴于发言者人数众多，公开辩论会在午餐时间继续进行。

我现在请伊拉克共和国外交部长易卜拉欣·贾法里先生阁下发言。

贾法里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俄罗斯联邦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主席。我们也感谢俄罗斯主席国在安排安理会的

工作时为提高透明度所作的努力。我还感谢尼日利亚在上个月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所作的努力。我也赞扬潘基文秘书长就恐怖主义专题所作的情况通报。

我们向安全理事会重申了促进所有国家间合作的重要性。任何犹豫迟疑之举都只会强化恐怖主义组织并使它们得以向其他区域和国家扩张。最近发生的不幸事件——无论是在突尼斯、埃及、叙利亚、法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证实了我们在许多场合所说的话。

我国伊拉克正在以其自身的名义并代表世界各国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这使得我们再次强调需要促进国际合作。我们必须履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承诺并执行其决议，特别是第2170（2014）号、第2178（2014）号和第2199（2015）号决议。这些决议谴责达伊沙恐怖主义组织招募战斗人员，并确定各国义务防止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流动和限制通过销售石油和贩运工艺品及其他形式抢劫和非法行为为达伊沙等组织及其他相关武装团体的运作提供资金。

达伊沙对伊拉克政府的袭击以及该恐怖主义组织占领我国的市镇，导致逾250万公民为逃避该团体的野蛮行为而大逃亡。伊拉克政府正努力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以保护包括儿童、妇女、宗教和族裔少数群体在内的流离失所者，并通过确保其安全为他们的回返铺平道路。尽管由于石油价格下跌，伊拉克出现预算赤字，但伊拉克政府还是采取步骤，以满足越来越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的迫切需要。石油是我国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我们也有庞大的军事预算支出。

由于恐怖主义的野蛮袭击直接针对市场、学校、医院和成千上万名无辜平民，伊拉克正面临着严峻而危险的挑战。恐怖分子有计划地侵犯人权。他们的一些侵权行为可被视为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我国政府在多个层面上继续提供支持。我们援助地方社区，以便它们能够在收复被达伊沙控制的地区方面负起更多的责任。我们也采取了措施，以确保已经从达伊沙收复的地区实现稳定并确保其重建。我国政府正致力于通过举行定期会议来促进各种努力和国家一级的参与，旨在实现更大的和解，以便就加强民族团结的全球战略达成共识并促进和平与稳定。

我们坚信，民族团结是对付伊拉克境内暴力极端主义的最有效方式。15个月之前摩苏尔被占领，12个月之前国际联盟建立。伊拉克部队在继续英勇斗争，以便在国际联盟空军盟友的支持下，打败达伊沙恐怖主义组织。这导致对巴格达以及白吉、伊沙克、萨拉哈丁和费卢杰等形成包围圈的该区域达伊沙被击溃。

我谨提请各位注意恐怖分子正从多少个国家流出。去年这类国家有82个；如今已有100个。这种情况需要这些国家采取更多强有力的措施。

恐怖主义现在存在于境内更大范围，同时蔓延至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恐怖主义再也不局限于中东的一个国家。

最后，我国政府感谢那些加入国际联盟的国家和欧洲联盟各国。

我们也强调指出，亵渎阿克萨清真寺是非常危险的事件。我们被迫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有人为了进一步资助恐怖主义打算亵渎这些宗教场所。

伊拉克的经历对于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共处非常重要。伊拉克拥有不同宗教共处的丰富历史。因此，我们感谢所有已加入国际联盟的国家和那些打击恐怖主义的国家向我国政府、我国军队和我国人民提供后勤和军事支助。我们感谢它们所作的努力。它们的努力增强了伊拉克自身为收复被达伊沙恐怖主义团体所占领的领土而作出的努力。我们感谢安全理事会敦促国际社会援助伊拉克打击达伊沙和有关联的武装团体。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和区域伙伴努力打击并战胜恐怖主义。除非我们没有一个包括所有国家和所有国际及区域组织均参与并能确保更有效的合作的合法且连贯的结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终止恐怖主义。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科威特国第一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谢赫·萨巴赫·哈立德·哈马德·萨巴赫阁下发言。

萨巴赫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荣幸地以科威特担任伊斯兰合作组织外交部长理事会本届会议主席的身份代表伊斯兰合作组织作此发言。

主席先生，我首先高兴地祝贺你成功地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并祝贺你就本次重要会议的主题编写概念说明（S/2015/678，附件）。我们也感谢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尼日利亚的代表团过去一个月主持安理会并顺利开展其工作。

解决中东北非地区的冲突以及应对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是伊斯兰合作组织及其成员国的首要关切。这些问题是该组织各次会议诸多优先事项的重中之重，而且召开了许多会议进行讨论。伊斯兰合作组织在常会和特别会议上通过了许多决议和举措来处理这些问题。它始终努力支持联合国及其各机构的工作，其目的是找到办法，解决在整个地区蔓延并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冲突。

该地区当前的情况既特殊又棘手。存在着巨大的安全和政治风险与挑战，前所未有。过去几年来，在不止一个国家爆发的暴力和骚乱仍有增无减，造成极端混乱和动荡，产生危险的后果和影响，使人人深受其害。

由于动荡不安与循环往复的暴力和战火，该地区许多国家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增长水平都显著下降，从而加剧各受影响国人民的困境。当前，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或移民。国际社会首次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全世界需要人道主义

援助的人数超过6000万，其中大多来自中东和北非。

该地区的悲惨境况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团体提供了沃土；这些团体乘机传播其反常和破坏性的思想。它们以自己控制的部分地区为跳板，实施极其可怕的罪行，如屠杀、恐吓无辜者和使其流离失所并犯下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行为。

尽管一些恐怖主义团体根本不奉行宽容为怀的伊斯兰教法的原则和基本理念，但是，它们却为其令人发指的极端主义行径开脱，称其行为受到真正的伊斯兰教教义的启发。这种行径与我们伊斯兰教义的全部道德价值观、原则和支柱背道而驰。伊斯兰教是一个仁爱与和平的宗教，呼吁宽容、团结与温和；它反对狂热和极端主义。因此，所有伊斯兰国家对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无论其在何处实施，也无论其动机和理由如何，一概谴责。

伊斯兰合作组织还反对将此类团体犯下的罪行与伊斯兰教联系起来的做法。恐怖主义没有宗教，也不与任何一个国家、种族或文化相关联。打击恐怖主义不可采取与伊斯兰这样的伟大宗教对抗或冲突的做法，灌输仇恨和煽动情绪，宣扬关于伊斯兰的错误观念，从而推波助澜，增加整个西方国家对伊斯兰的仇视，使伊斯兰社区数百万成员因此遭受苦难。

为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伊斯兰合作组织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框架内与国际和区域组织及相关政府中心建立了伙伴关系。它已召开多次会议，并采取举措，以着重强调温和、正义与平等的价值观，同时给予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现象的研究工作以必要关注。伊斯兰合作组织制定了切合实际的计划来处理这一现象的各个方面和根源。此外，伊斯兰合作组织执行委员会于2015年2月15日召开了部长级紧急会议。另一次特别会议于2015年5月15日在科威特国召开，目的是制定一项打击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仇视伊斯兰行为的积极战略。

以安全理事会为代表的国际社会未能解决该地区的冲突与严重政治和安全危机，致使人们的苦难加重，也使经济和社会状况进一步恶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危机愈加相互交织，也愈加棘手和错综复杂，从而增加了国际社会在力图化解危机并限制其后果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负面影响方面发生的成本。

也许这方面失败最突出的例子是，巴勒斯坦问题，这个阿以冲突的核心，仍未得到解决。和平进程陷于僵局，占领国一意孤行，推行其种种做法和定居点政策，封锁加沙地带，继续侵犯巴勒斯坦人民及其财产——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各项决议，并且对此类行径不负任何责任，也不因为此类行径而受谴责，这一切使人们陷于绝望，并对国际司法失去信任。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寻求获得其正当权利方面，这种失败也损害了国际社会的信誉。最近侵犯阿克萨清真寺神圣性的行为全然不顾伊斯兰世界的感情，只不过是一连串有系统的压迫措施中的一个环节，旨在把耶路撒冷犹太化并改变其人口性质。

最后，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担负起《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责任，并努力执行其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各项决议。这包括他们享有的自决权，他们有权在其领土上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其首都的独立国家，而且有权让以色列完全撤离自1967年以来占领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包括阿拉伯叙利亚戈兰和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根据具有国际合法性的相关决议找到一种公平和公正的办法，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外交与侨民部长瓦利德·穆阿利姆先生阁下发言。

穆阿利姆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赞扬你召开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讨论主题为“解决中东北非冲突以

及应对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

《联合国宪章》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赋予安全理事会。为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正在出现并蔓延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恐怖主义，安理会做了什么？为执行其决议，特别是第2170（2014）号、第2178（2014）号和第2199（2015）号决议，以便帮助我国用自己的生命和遗产被毁而付出高昂代价的人民，安理会做了什么？安理会为叙利亚遭受恐怖主义苦难的男女老少做了什么？对于那些支持恐怖主义并为“达伊沙”、胜利阵线和附属于“基地组织”的其他武装团体的成员提供便利的国家，它做了什么来制止它们？这些团体的成员正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如果我们将这些团体当前的状况与它们在这些决议通过之前的状况作一番比较，我认为，我们要是问起，这些决议是否以任何方式制约了它们的行动，那是问对了。而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这些武装团体一直在壮大。它们现在更加强大、野蛮和残忍，而且它们的武器装备更精良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安理会的部分常任理事国在这方面，在领导国际联盟方面，都做了些什么。在该联盟组建之后一年和它开始空袭以来将近一年之时，它取得了什么成就呢？关于空袭，我们听说了，但其成果却并非真正地显而易见。答案是，这些国家是以一项所谓旨在摧毁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达伊沙”之战略的名义开展其行动的。但是，其真正的目的却与之大相径庭。这么说的证据在于，这些组织已变得更加强大。它们得到的资金更多，装备更精良，而且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野蛮。支持和资助这些团体的国家始终在不断地资助、保护和支援它们。这些国家特别包括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安理会众所周知的其他西方国家。那些真正想在叙利亚打击恐怖主义的各方应该把它们努力与叙利亚政府相协调和配合。叙利亚政府的部队和军事力量

正在打击恐怖主义并通过保护人民免受恐怖主义团体之害来尽其职责。

联合王国和法国在叙利亚领空的行动有悖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也公然侵犯了叙利亚的国家主权。那些真正希望打击恐怖主义的人，必须与叙利亚政府协调其努力。我们今天听法国代表所说的那番话清楚地表明了法国一直在支持恐怖主义方面扮演的真正角色。这种态度是不适当的，应被认为有愧于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国际社会已经知晓法国在利比亚所发挥的破坏性作用。

另一方面，我们大力支持普京总统的倡议。他呼吁成立一个地区和国际联盟，打击以“达伊沙”和胜利阵线为代表的恐怖主义，以终结这些团体本身的存在；这其中，当然叙利亚的参与必不可少。我们促请该地区各国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打击恐怖主义的决议，发挥预防和防卫的作用，并参加这一联盟。在这方面，我完全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意见，即，在叙利亚发起打击恐怖主义的军事行动，都要应叙利亚的请求，而且再说一次，要与叙利亚政府协调。

叙利亚将继续开展其打击以“达伊沙”、胜利阵线和“基地组织”的其他附属团体为代表的恐怖主义的斗争，无论我们可能付出什么代价，都在所不惜。我要促请安理会站在真理一边，开展斗争并执行其决议，以便我们能制止恐怖主义分子涌入叙利亚建立他们所谓的哈里发统治区。这个哈里发统治区并不会止步于伊拉克或叙利亚边界。这一运动的领导者已经明确指出，它们希望攻克麦加和征服整个欧洲。如果我们不对抗他们，他们的暴行不会在伊拉克、叙利亚或利比亚边界止步。它们会向世界各地蔓延，而且恐怖主义分子会前来叩响他们那些支持者的门。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弗兰克-沃尔特·施泰因迈尔先生阁下发言。

施泰因迈尔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我们一直在谈论诸多缠绕着中东的冲突，特别是可怕的叙利亚战争，现在它已进入第5年了。是的，有许多事我们必须做，也有许多事我们迄今为止以失败告终，未能做到。但是，让我从一件我们做成的事说起吧！这就是与伊朗的核协议。在经过10多年的谈判之后，该协议表明，外交，如果我们给它机会，甚至连最深的裂痕都能够消除。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利用这一势头，那一丁点的希望，来努力在叙利亚也达成一项政治解决办法。

今天的辩论会已经揭示了一些重大的分歧，但是辩论会也强调了共同的利益。首先，在所有残存的——叙利亚这个遭受蹂躏的国家终有一天要重建的——国家结构最终坍塌之前，在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邪恶思想意识能在遍地废墟的叙利亚社会中更加得势之前，我们必须参加一个广泛而有意义的政治进程。为了给这一政治进程找到一个起始点，我们可以在安全理事会这里已经获得一致通过的各项决定、特别是去年的第2139（2014）号决议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今天安理会必须协力保证，该决议得到执行，包括确保人道主义准入和禁用桶装炸弹。拉夫罗夫外长今天提议的常设沟通渠道也应被用于这一努力。而且按我的理解，克里国务卿在提议进行化解冲突会谈时也一直是在暗示同样的方向。基于这样的合作，那么，我们就必须一同探讨如何以最佳的方式为叙利亚实现和平与包容各方的政治过渡铺平道路。秘书长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在广泛磋商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已经为德国全心全意支持的这一进程拟订了路线图。

德国不希望看到安全理事会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在无以言表的人类苦难面前，我们联合国人都必需无愧于我们的责任。因此，我促请安理会确保，我们所有人都支持联合国推动的倡议，促进叙利亚的政治过渡。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外交部长萨梅赫·哈桑·舒克里·塞利姆先生阁下发言。

塞利姆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应俄罗斯联邦的邀请，各位外交部长今天来到这里参加本次会议，讨论解决中东北非冲突以及应对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问题。这表明本地区需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才能应对这一威胁。这也要求安全理事会在本地区开展更广泛的工作和更多地参与危机的解决。

我谨感谢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先生阁下邀请我会。

我们希望成为2016-2017年度安全理事会成员，因此也希望参与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我们很了解该威胁，几十年来一直在加以应对。

我们也希望解决区域冲突，防止血腥冲突影响到国家主权，因为这最终会影响到各国人民的利益。我认为俄罗斯发言人说得对，她8月27日表示，需要全面评估冲突的性质，确定在联合国原则的基础上恢复国家稳定所需采取的步骤。

我们埃及人赞同这一看法。莫斯科申明，能够有效、真正地解决区域危机——本次会议是安全理事会作出的重要努力——我们必须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采取行动，以便制止本地区的冲突。此类冲突使本地区人民无法迈向现代化，而且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各种影响。

我认为，我们在作出此类可嘉努力之时，应当再次回顾本地区2011年以来的局势。当时，一些人认为将本地区局势政治化的当前做法会得到各国人民的支持。一些人还认为，这些趋势比较温和，能够对实施杀戮和破坏的极端主义和恐怖力量起到遏制和边缘化作用。

无疑，这些所谓的伊斯兰化趋势与治理能力背道而驰，并表明他们不了解我们各国人民的历史和现实。他们夺取了权力，但所作所为与其自身宣扬

的爱国主义完全相悖。他们的做法是反人民的，他们与最极端势力有染。

后来，人民起来反对他们。一些人认为这些力量会在本地区掌权，这种看法没有考虑到阿拉伯国家国情的多样性。比如说，就埃及社会而言，我们反对将宗教政治化，反对将国家交给一个企图奴役埃及人的小集团。对于导致危机加剧的多姿多彩的叙利亚社会，我们怎么看？坦率地说，其它因素也在起作用。我们也必须清楚这一点。

因此，我们必须接受阿拉伯世界的多样性。正如我所言，我国从来就不希望将区域局势政治化，特别是这样做如果是为了奴役民众的话。叙利亚社会具有很强的多样性，而这一点加剧了危机。坦率地说——我们一直在努力做到坦率——该冲突涉及多种因素，其中一些是国内性质的，因为本地区某些政权已执政数十年，却未检讨自身政策以及它们与其人民的根本关系和区域动态。腐败、投机以及社会重要阶层被边缘化的现象一直在加剧。与此同时，人民开始认识到他们的权利。再加上革命以及对于社交媒体的了解，这些团体表达自身愿望并决定恢复其权利，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鉴于这一区域局势，我们只能称之为灾难。需要同时处理各种因素。

占领、要求独立、长达数十年的压迫以及无视必要因素导致了爆炸性危机。中东享有和平与稳定是可以实现的，但这要求巴勒斯坦人民重新享有其权利、其国家的独立以及其它国家公民所享有的所有其它权利。这将消除极端势力造成的两极对立现象。

而在叙利亚，几场战争——反恐战争、反对政权的战争和反对温和反对派的战争——合为一股，后者与政权存在冲突，正在相互混战。层出不穷的战争进一步将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吸引到叙利亚境内，导致解决战争的努力进一步复杂化。

能够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的办法是，将这些冲突简单化，从而将其变为两个阵线之间的唯一战争，

一个阵线团结在国家的旗帜下，另一个阵线则是极端主义和恐怖势力。然后，我们可以全力支持由国际社会和人民所组成的第一个阵线，继而可以通过日内瓦决定所规定的过渡委员会与叙利亚国家政权一起组成一个阵线。这会使所有人都能够参与这项努力。

对于伊拉克也是如此。阿巴迪总理希望建立一个反恐统一战线，但本地区所有冲突的情况都很复杂，原因是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及2005年黎巴嫩总理拉菲克·哈里里遇害以来，就存在着派对立情况。2008年在贝鲁特，这一切之后发生了四年冲突，甚至是强行解决也门问题。

所有这一切表明，必需恢复法治，回到所有公民的权利无一例外受到保障的状态。这是确保该区域实现某种程度稳定的唯一方式。

我们绝不能容许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冲突扩大化，因为它们都是尊贵的。我们不能把该区域政治化，把它作为一种武器。利比亚局势尽管其性质有所不同，冲突中没有宗教因素，但是，它需要建立同样的更广泛的战线，以应对恐怖主义。这是联合国特派团正在尝试的，但是它需要国际上的决心。

俄罗斯邀请各国参加本次会议是一个基础，我们可以籍此更进一步，使安理会介入区域的各种因素，以确保取得良好成果。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利用这个机会之窗，成为合作伙伴以打击达伊沙，建立中东的稳定，并保卫国家。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女士阁下发言。

莫盖里尼女士（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本次讨论引入联合国的框架。欧洲联盟对这一步骤表示赞赏。

现在是国际社会和我们大家迈出前进步伐的时候了。我们认为，现在是摒弃以往隔阂的时候了。

今天，我们在此讨论我们所有人的两个首要优先事项，即：政治解决中东和北非的各种冲突，以及打击达伊沙和基地组织附属小组等恐怖团体。

长久以来，这两个优先事项被视为两个彼此矛盾的目标。长久以来，我们在讨论是政治进程还是打击达伊沙和恐怖主义更为优先。多年来的这些分歧削弱了我们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行动，也削弱了国际社会。我认为，现在我们终于准备就绪，可以继续前进了。我认为，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认识到，这两个目标只能齐头并进，而且它们现在是、也必须成为我们真正的侧重点，同时还要调集一切所需的人道主义支助以应对这场危机体现出的各种紧迫需求，首先是应对该区域内和欧洲所接纳的人数庞大的难民的人道主义处境。

这两个首要优先事项是打击恐怖主义和政治解决主要危机—首先是两个关键危机，即利比亚危机和叙利亚危机。达伊沙和基地组织所构成威胁的军事层面绝对有必要加以处理。欧洲联盟本身并未直接介入打击达伊沙的军事行动。但是，如各位成员所知，多个欧盟成员国介入了这些行动，为此，欧洲联盟本身与我们的区域和国际伙伴充分合作，正为这一集体行动做一些具体的辅助性工作。

譬如，这意味着切断恐怖团体的供给线。我们提供了1,300多条关于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外国战斗人员和其他恐怖分子的情报线索。我们正在刑事司法问题上协助我们的伙伴，并增强其调查和起诉外国战斗人员的能力。我们支持伊拉克各种安全机构，以更好地分享信息和协调其工作。

我们还在另一个关键要素即稳定已解放地区方面做出努力。这也意味着为从达伊沙手中解放出来的地区建设未来。欧洲联盟启动了首项具体行动，即排除伊拉克境内从达伊沙手中解放出来地区的地雷和简易爆炸装置。欧洲联盟与联合国地雷行动处一道，正在协调处理诱杀装置的工作。

我们行动的目的在于，帮助民众在家园恢复安全后重返故里，并开始重建自己的社区和国家。欧

洲联盟在实地的参与非常具体，但是我们都非常清楚，就这场斗争的这个方面来说，靠军事实力是不足以击败达伊沙的。单靠军事力量无法解决无论是叙利亚还是其它地方的危机。在叙利亚，亟须启动一个将带来和平与包容的政治过渡的进程。

国际和区域大国必须担负起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不同的区域和国际行为体对于叙利亚各方有着重大影响。现在到了把各方召集在桌前，在联合国牵头的框架内进行严肃和实质性谈判的时候了。

让我们着眼于向前推进的道路。让我们团结起来，具体实干。作为国际社会，如果我们都做不到这一点，不能团结一心地这样做，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想像我们能把该区域和叙利亚境内的各行为体团结在一起，接受一个能够击败达伊沙、实现该国和平与民主的共同目标？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为什么欧洲联盟支持秘书长特使。我们正与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及其团队一道积极努力，以启动该进程，有力并充满紧迫感地向前推进。我们积极支持他的工作，也积极支持他关于设立多个工作组和叙利亚问题联络小组的建议。

所有区域和国际大国都应该搁置其纷争，找到办法开展合作，以实现集体安全、和平以及民主的集体利益为基础，制定一项共同议程。只有在加强合作的区域环境中，我们才能指望建设叙利亚的和平并且击败达伊沙。对于叙利亚以及中东和北非各地的和解进程来说，都是如此。

在伊拉克和利比亚，我们需要一个全国和解政府，以便不是在几周内而是在几天内开始结束内部分裂状态，打击达伊沙并且开始重建国家。达伊沙与利比亚的历史毫无瓜葛。它的壮大依靠的是内战和各派别之间的分歧以及民兵。利比亚各行为体和各派别之间的团结是打击达伊沙最有效的、也是唯一的武器。达伊沙需要与当地民兵联手来控制地盘。在达伊沙找不到盟友的地方，消灭它更加容易。击败它的关键在于政治。

冲突只会使恐怖团体更加强大。战争的结果就是如此。冲突是激进化的有力、可能也是最有力的源头。想一下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包括最近爆发的冲突吧。这就是为什么欧洲联盟认为，重启中东和平进程、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取得成果，可以向整个区域乃至更广泛的全世界发出非常有力的和解信息。

出于这些原因，我们决定与我们“中东四方”的伙伴一道努力，今天在纽约这里召开了负责人会议，并吁请约旦、埃及、沙特阿拉伯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在区域框架内共同努力。整个区域在该问题上利益攸关，因而也可施加影响力结束这场冲突，希望是一个好的结局。

至关重要是政治意愿和区域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团结。但是我们知道，当前的危机不仅具有政治性质，而且具有文化性质。几年来乃至几十年来，太多的势力把赌注放在派别纷争的抬头上，导致了大家看到的灾难性结果。这种趋势必须扭转。我们应该帮助各社区团结在一起，而不是拆散它们。我们需要包容性的社会和民主的政治进程。如果我们想在区域建立坚韧抗压和强大有力的社会，就必须赋予各社区和少数群体安全、自由以及为其本国公共生活做贡献的权利。

只有民主和包容性才能带来稳定，它们是最有力的打击恐怖的武器。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把民主与安全对立起来的言论。这并非是二者取其一的灾难局面。我们在欧洲非常清楚这一点。一个社会只有完全实现民主，才能稳定与安全。

该地区和全世界需要一个新秩序，这场危机或许是一个机会。我们之间可能存在分歧。今天上午在会议桌就座的各国代表之间也存在分歧。但是，正如施泰因迈尔外长刚刚发言时所提到的那样，我们也能在许多事情上团结起来。我们对于该地区和世界新秩序应当是什么样的有不同意见，但我认为，有一点是我们大家都能同意的：如果没有新的世界秩序、新的区域秩序，取而代之的将是混乱。

这是我们今天正在面对的敌人——长年冲突、持续动荡、全球无秩序——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混乱。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让我们携手努力，我们在伊朗核谈判中成功地这样做了。让我们选择合作，而不是对抗。最后，让我们建设一个合作的世界秩序。欧洲已经准备好了。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阁下发言。

达契奇先生（塞尔维亚）（以英语发言）：我很荣幸参加今天安全理事会召开的会议，讨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特别是解决中东和北非地区冲突以及打击该地区恐怖主义的问题。审议当今世界最具挑战性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与我们目前面临的移民大潮密切相关，这令本次会议显得愈发重要。

我借此机会感谢俄罗斯联邦，特别是拉夫罗夫外长组织本次重要会议。举行本次会议突出表明，在一个全球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的世界中，联合国会员国必须继续关注并致力解决区域和全球安全问题。

中东和北非的当前局势使我们义务加紧共同努力，以便解决危机，并在该地区实现长期稳定。一段时间以来，中东和北非地区成为不稳定的中心，其特点是政治、社会、经济、族裔间以及意识形态的紧张事态。该地区许多国家日益成为奉行极端暴力主义的恐怖团体的温床。显然，这些事态发展不仅对该地区，也对整个国际社会构成挑战，对和平和武器扩散以及人道主义领域来说都是如此。没有在达成妥协真诚意愿基础上的认真对话，只会加剧和激化局势，增加紧张事态，并且令各种各样的极端主义愈演愈烈。

塞尔维亚坚定致力于应对今天的安全挑战。我们认识到这些国内危机是复杂和相互关联的，也认识到它们产生的影响和滋生恐怖主义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在国际上协调努力，以期作出全面反应。

我们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有几十年的老朋友，正因为这个重要原因，我们决心与我们全世界的伙伴一道作出建设性贡献，以便遏制各类极端主义，并且促进对话，以期找到当前中东和北非地区危机的可持续政治解决办法。我们坚决支持通过联合国系统各个机构采取一致行动，因为联合国是这方面毋庸置疑的世界领袖。

目前我们所有人都在承受这些危机的后果。来自冲突地区的移民如洪水般淹没了欧洲各国，我国也不例外。我们发现，我们处在这股洪流的必经之路。这场移民危机爆发并超越了各国的政治、文化以及行政管理边界，这有力地说明，各国和各国人民虽然相距甚远，但却相互关联，因此有必要采取负责任和积极的办法，找到持久和全面办法来解决这个棘手问题。片面的、有局限性的地方性步骤不是解决办法，在国际上合作并协调我们的努力，实现危机地区特别是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稳定才是解决之道。

除这次新的移民潮外，20年来，塞尔维亚接纳了来自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克罗地亚的44 000名难民，此外还有来自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20.4万名境内流离失所者。但是，我们已经表示，我们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应对这一局面，并且在接下来的每一步中都履行我们应尽的责任。我们对待这些男人和妇女的方式得到了来自全世界的肯定和赞扬。但是，塞尔维亚无法完全自己承担这个重任。我们缺少能力和住宿条件、人力以及资金。自今年年初以来，已有超过17万登记在册移民进入塞尔维亚，已有约500多人提交避难请求。

我赞同其他发言者的意见，这些事态发展无异于又一次人员的大规模移徙。人们离开由于长期政治不稳定、冲突、经济状况恶劣以及恐怖团体活动而遭到削弱的国家。显然存在系统性问题，导致如此之多的人以这种方式离开家园。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大家——我们这个最重要多边全球组织的会员国——的支持至关重要。

我们应当利用今天的会议交换意见，并确定我们工作的下一步步骤，以便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为稳定该地区的局势提供充分支持。此外，本次会议为我们大家提供了又一个机会来强调，我们致力于帮助该地区国家找到办法，以便应对当前的安全和其它挑战，并且共同努力，通过建立互信来达成解决办法。在这方面，显然，我们需要协调一致，作出国际努力，特别是努力促进对话，并且解决政治和安全危机。如果没有对话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持，我们就无法指望找到妥善办法来解决我们目前面对的这场日趋严重的复杂危机。

必须加大活动来在该地区弘扬和平文化、相互理解和信任，同时必须努力促进作出让步和达成妥协的意愿。我国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已经清楚表明，通过艰苦努力和致力加强区域信任和容忍能够取得什么成果。我们愿意在这方面作出贡献，以便达成一项更广泛的国际计划。

武力无法实现和平。要实现和平，我们需要相互理解和达成一致。只是对话还不够，但是，信心和携手努力将会达成目标。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先生阁下发言。

扎里夫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威胁不分国界，暴力极端主义继续蔓延，对远近地区都产生影响。欧洲境内的难民和移民浪潮以及数以万计在该地区热点和本国社会之间往来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表明了这场危机的迅速全球化性质。令人震惊的是，据最近的估计，主要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现象仍然呈上升趋势。这表明为了制止人员流动所作的国际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国际社会任何成员都无法对我们区域这场危机的后果感到放心。由于这一威胁是全球性的，为了打败它也需要作出认真、深思熟虑和协调的全球努

力。为取得成功需要新的思维方式，要远离只会产生负和结果的零和心态所遵循的旧的排斥模式。

认识到有必要在全球处理这一威胁，我国总统在大会发言（见A/70/PV.13）中再次呼吁建立一个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联合阵线，并提议起草一份有关如何采取行动的全面计划。这是必要的，尤其考虑到顽固存在的威胁、可怕的人道主义后果以及目前的国际联盟未能达到其目标的事实。

该行动计划应当把国际上就铲除暴力极端主义的必要性达成的广泛共识，化为迄今难以采取的有针对性和有效的行动。该行动计划在规定调整思维方式和采用新范式的同时，应当在《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设法支持一个打击极端意识形态的文化和思想战线，处理独裁、贫困、腐败和歧视等促成因素，反击伊斯兰恐惧症，并同所有区域国家和国际行为体携手阻止极端分子获得资金、新兵以及跨界通行的自由。该行动计划也应解决对巴勒斯坦的持续占领以及以色列数十年来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暴行，这些暴行助长了区域内的极端主义和其他危机。

最后请允许我强调，我们伊朗人完全了解，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塔克菲里心态和宗派主义是威胁区域内我们所有国家的共同挑战，需要我们作出集体反应。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两个邻国没有认识到这一威胁和我们的共同命运，在其区域姿态中和最近在处理最近的麦加灾难受害者时表现出不负责任的态度。世界尚未忘记他们合谋创建了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并且涉入萨达姆·侯赛因对我国人民及其本国人民犯下的罪行。这些是塔克菲里极端主义危险出现的主要促成因素。

但伊朗人谨慎有加，认识到我们不应该生活在过去，而必须进行认真对话和区域合作，因为我们真正认为，我们邻国的安全就是我们自己的安全。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周边一两个置身事外的国家将会接受这个现实，积极响应有关采取负责行动、进行对话和区域合作的呼吁。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土耳其共和国外长费里敦·西尼尔利奥卢先生阁下发言。

西尼尔利奥卢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数百年来，中东和北非各国人民不分种族、宗教、语言、教派或种族，一道过着和平与和谐的生活。他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知识等方面欣欣向荣，始终抱着共同的命运感，并同时接受他们之间的差异，认为这是他们的财富而不是弱点的永恒源泉。

今天的现实与这一历史大相径庭，该区域面临着许多复杂的挑战。宗派和分裂政策、残酷压制合法的民主要求、尚未解决的冲突导致大规模流离失所，再加上由于世界其他地方日益增长的歧视和仇外心理所造成的怨恨之情，合在一起为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提供了滋生地。

我们应该弄清两点。第一，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不是中东/北非的现象。恐怖主义不能也不应当同任何宗教、国籍、族裔群体或地理区域挂钩。第二，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地区可以免于暴力。恐怖主义是一个全球性的跨国现象，需要通过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加以处理。

如果不解决其产生的根源，就无法打败达伊沙之类的恐怖团体。达伊沙与在同一环境中活动的库尔德工人党和革命人民拯救党阵线一道，是对土耳其国家安全的压倒性威胁。尽管许多其他伙伴很难了解这一威胁，自达伊沙创建以来，土耳其当局不遗余力地反击它。目前，作为有60多个国家参加的国际联盟的一部分，我们对恐怖主义目标开展了联合空中行动。

在打击达伊沙的同时，我们不应对导致它上升的条件抱有任何幻想。达伊沙并没有突然自发地不知从哪儿冒出来，象癌症一样自行扩散。它得到了在政治上已经破产的极权主义阿萨德政权的协助和怂恿，后者不惜一切代价拼命设法保住权力，利用手头的任何手段，包括化学武器和桶装炸弹，对本

国人民进行杀戮、残害和压迫，并以其他恐吓手段迫使他们就范。

压制叙利亚人民的民主愿望、分裂性宗派政策以及阿萨德政权犯下战争罪和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却不受惩罚的情况，为激进化、极端主义和达伊沙招募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实际上，正是恐怖主义阿萨德政权及其宗派合作者提供的战术合作和空中作战支援，才使达伊沙能够在叙利亚境内迅速扩大。

我们不应受到达伊沙可鄙方法和行动的迷惑，看不清我们在前进时应该先做什么。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处理叙利亚问题的根源。以下是前进道路的全面战略的主要参数。

第一，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削弱和打败达伊沙、库尔德工人党、革命人民拯救党阵线及其同类的恐怖组织。道德相对主义在反恐斗争中没有立足之地。

第二，我们需要在叙利亚设立没有达伊沙的安全区，也要确保这些地区的平民人口免遭空袭。如果下决心建立安全区，就能够让叙利亚人留在叙利亚，导致难民自愿返回，并鼓励人民再次相信自己国家的稳定未来。

第三，我们都应当努力达成一项满足叙利亚人民的合法要求和愿望并确保有条不紊和按部就班地向真正政治变革过渡的冲突解决方案。我们要振兴的政治进程将迎来一个没有阿萨德的团结、民主、世俗、无宗派和多文化的叙利亚。基于这些原则之上的结果，将是扭转极端主义潮流和确保一劳永逸地消除叙利亚境内所有恐怖主义威胁的最佳保障。

在伊拉克，政府需要各方支持，以应对其所面临的挑战。伊拉克政府必须切实包容社会各阶层。在利比亚，实现民族和解与组建民族团结政府将是应对恐怖主义和所有其它祸患的最有效手段。

我们不能忽视生活在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的困苦。我们必须铭记，历史上针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

的不公正做法正在为该地区出现的仇恨、疏远情绪和激进主义火上浇油。现在是根据两国愿景解决以巴冲突的时候，不要再进一步拖延。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挑战，但我们仍然深信，自豪的中东和北非各国人民重振其根深蒂固的容忍与和平共处文化的努力将会取得成功。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黎巴嫩共和国外交和侨民事务部长纪伯伦·巴西勒先生阁下发言。

巴西勒先生（黎巴嫩）（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俄罗斯联邦召开本次会议。

黎巴嫩认为，鉴于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反恐斗争是国际斗争。将恐怖主义从中东和北非根除是阻止它向世界各地扩展的前提。在中东和北非打击恐怖主义，如果没有该地区各国的参与，就不可能获胜。

黎巴嫩全力参与了这场斗争，以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脱离激进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我们动员起了我们的部队，奔赴前线。我们诉诸我们所奉行的开放和容忍等价值观来反击宣扬仇恨和非人道观念的信息。我们支持了旨在打败这些组织的意识形态和财政赞助者的行动。黎巴嫩处于这场战斗的前列。

达伊沙和胜利阵线自2014年8月以来一直在扣押人质——我国武装部队的28名成员。我国部队在我国东部边界参与了日常战斗。我国情报部门正在追查国内潜伏和活跃的恐怖团伙。我国反恐战略是参与这场斗争，以促进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信息。我们正在为维护我国人民的生存而战，因为恐怖活动的蔓延，加上被迫流离失所者的大量涌入，对我国人民的生存构成挑战。我们正在为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而战。中东的多样性是该地区特征的基础所在。它也是世界各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灵感来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集体安全体系未能保护我们。我们是每100年就需要寻求一个保护体系，还是借助我们的价值尺度和我们在保留

我们的权利和作用的同时一道生活的能力发展我们自己的自我保护体系？我们选择了后者。我们正在战斗，以捍卫我们的集体价值观，并表明蒙昧主义不可能战胜人文主义。我们正在战斗，因为我们坚信，黎巴嫩是中东多样性的最后堡垒，如果它陷落了，那将难免导致恐怖活动不受控制地向毗邻的欧洲，进而向世界其他地方蔓延。

我们正在战斗，以扭转正在造成中东失去其基本社会组成部分的目前趋势。我们认为，这一现象正在导致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影响到我们所有人。如果中东陷入不同教派封闭实体之间的长期暴力，我们想象不出世界能有安宁之日。如果黎巴嫩发出的信息消失了，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将继续战斗，但是，如果我们落到孤军奋战的境地，或者说遭到了背叛，那么我们就不能持续战斗下去。如果国际社会继续奉行双重标准政策，尤其是就阿以冲突而言，那么我们就不能维持我们的战斗步伐。如果主要的政策推动者仍然目光短浅，看不到恐怖活动蔓延造成的后果，那么我们就不能获胜。

战斗不是我们选择的。我们是被迫战斗的。我们奉行对话。我们认为，和平接触与搭建桥梁是对暴力的最好回答。我们相信政治对话，我们信奉外交手段化解冲突。核协议和古巴危机等例子已经证实，对抗不是个办法，因为对抗只会导致恐怖主义获胜。我们呼吁政治解决。强制性做法不会奏效。强制性解决办法不会持久。威逼利诱促成的政治解决办法不会得势。

只有从内部——从人民那里——产生的解决办法才能成功，并使我们所有人感到轻松。我们只有诉诸民主，首先是给人民选择其领导人和政权的自由，其次是尊重他们所作的选择，才能做到这一点。反恐斗争要想成功，必须同时具备两种合法性。一是价值观的道德合法性，对此，我们认为理所当然。二是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政权必须作出更多努力。

时钟在嘀嗒。暴力在蔓延。难民在蔓延。我们无法在地域上遏制这一现象。我们通过像黎巴嫩这样的应对模式遏制和打击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攸关的是中东各国人民之间的脆弱平衡。受威胁的是世界和平。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意大利共和国外交和国际合作部长保罗·真蒂洛尼先生阁下发言。

真蒂洛尼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一年前，极端主义、宗派主义和残酷无情的实体达伊沙的问世，使中东和北非的恐怖主义威胁达到了新的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了打击该组织的迅速扩张，意大利确保本国向打击达伊沙国际联盟提供坚定和具体支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为军事活动作出符合标准的贡献，并支持努力稳定局势。迄今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从而显示这一广泛的集体行动卓有成效。不过，尚需作出更多努力。

关于叙利亚境内正在发生的重大悲剧，我们只能重申，实地日益增多的暴力正在给平民百姓造成巨大痛苦。尽管存在时断时续和非常有限的停火，但我们的评估是，除非我们帮助叙利亚人找到持久和包容各方的政治办法来化解这一冲突，否则，这一冲突势必会继续下去。

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当加快步伐支持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力求根据日内瓦公报（S/2012/523，附件）促成可信和可行的过渡。我们鼓励区域行为体，尤其是那些对叙利亚各方有着更大影响力的行为体，加强努力，争取促成政治解决。一个没有明确前进道路的叙利亚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关于伊拉克，我们仍然面临重大挑战。我们必须以有效和可持续的方式捍卫阿巴迪总理进行的旨在增加包容性和促进和解的改革进程。在我们着手从逐步扩大的地区清除达伊沙的存在时，我们必须确保这些地区得到有效掌控，不会因达伊沙企图重新征服而失守。在这方面，意大利正在扩大努力，

培训伊拉克警察，后者的作用将被证明对稳定被解放的地区、使流离失所者得以安全返回家园，不必担心报复至关重要。

我们也需要认真监测，防止达伊沙在该地区各地的任何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在利比亚，利比亚内部分裂和内斗为该团伙发展创造了空间。利比亚危机对从中东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广大地区乃至欧洲本身的稳定构成重大挑战。若无政治解决，利比亚问题将无一能够找到持久的解决办法。因此，利比亚迫切需要利比亚人作出决定，选择一个能够承担至关重要的稳定进程、遏制贩运人口活动、带头打击恐怖主义的民族团结政府。

黎巴嫩是该地区受不稳定问题影响日趋严重的另一个国家。叙利亚危机对黎巴嫩的影响可能导致该国长期的政治危机恶化。

我们在继续坚决打击达伊沙和北非与中东所有恐怖组织的同时，也应该提倡对话与和解，此乃该地区未来和平的关键因素。在这方面，扩大全球合作可加强我们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意大利认为，俄罗斯联邦的决议草案可能成为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步骤。我们需要一个共同及统一的目标，并集中努力打击达伊沙，支持叙利亚通过过渡实现政治变革。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利比亚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穆罕默德·埃尔哈迪·达里先生阁下发言。

达里先生（利比亚）（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祝贺你担任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也感谢你为今天的辩论会选择这一重要议题。

我谨强调利比亚合法当局有关我们致力于秘书长特别代表发起的全国对话，以达成协议，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其优先事项包括恢复和平与稳定和打击恐怖主义的立场。合法当局同利比亚人民一道寻求进一步支持打击恐怖主义，同时通过政治轨道解决利比亚危机。

我谨重申2014年12月19日我在乍得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召开的一次有关恐怖主义问题的安理会特别会议上的发言（见S / PV. 7351）。

首先，需要制定一项打击达伊沙的全面战略。整个上午，大家都在谈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伊叙伊斯兰国）及这两个国家中其他恐怖组织。我也听到有人提及在利比亚境内的伊叙伊斯兰国，但没有具体谈到在利比亚如何应对。大家都同意，需要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政府，我们承诺以此作为一项国家优先事项，而且正如我刚才所说，这对于应对利比亚今天面临的诸多挑战至关重要。然而，这还不够。事实上，我们需要一项打击伊叙伊斯兰国的全面战略，不仅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而且在利比亚、突尼斯及为恐怖主义所困的本地区其他国家。自从10月利比亚东部德尔纳的一个团体宣布加入伊斯兰国以来，伊叙伊斯兰国的势力一直在扩大，并得到涌入该市及班加西和苏尔特的数百名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支持。正如我在去年12月指出的那样，我今天重申，伊叙伊斯兰国的势力在扩大，而且没有有效的行动支持利比亚军队和人民抵御恐怖主义。

其次，我们谴责分别于2月和4月发生的针对21名的来自埃及的兄弟和28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兄弟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但是，我要强调，2月20日我国东部发生的恐怖行为也致使40名利比亚人被杀害。此外，还有12名利比亚公民被斩首，一名萨拉菲神职人员的尸体在下葬12天后被从坟里掘出烧毁。此事发生在8月14日星期五。在此之前及之后，在德尔纳、班加西和的黎波里，有数十名无辜的利比亚人被伊叙伊斯兰国杀害。

然而，利比亚军队没有资源抵御我国和我国人民面对的日益严重的威胁。我谨强调，我们感谢3月27日安理会通过第2214（2015）号决议。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积极履行决议的行动，不仅在解除限制为利比亚军队提供武器的规定方面，而且包括在建设利比亚军队能力和支持政府执行决议第7段和第10段的能力方面。

第三，同样在去年12月，鉴于国际社会无行动，我指出，我们担心伊叙伊斯兰国势力将在利比亚进一步扩大，可能形成与叙利亚和伊拉克类似的局面。

第四，非洲兄弟及欧洲伙伴和朋友们的担忧是正当的。我们同我们的阿拉伯和非洲朋友一样，担心恐怖主义势力在利比亚扩大，并对那些国家的国内形势产生负面影响。这包括我们的欧洲伙伴，他们想要打击把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和阿拉伯人送入地中海死亡的人口贩子。我们也希望消除这一祸害，它严重践踏人权。作为利比亚人、非洲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我们义不容辞，必须防止多个恐怖分子团体对利比亚的渗透。同样，正如我所说，需要一项多管齐下、所有伙伴参与的战略和行动计划。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纳比勒·埃拉拉比先生阁下发言。

埃拉拉比先生（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邀请阿拉伯国家联盟阐述我们对中东目前局势的看法。

安全理事会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的机构。令人遗憾的是，安理会没有履行其在阿拉伯世界的责任。恐怖主义继续威胁该地区的国家。我们必须断然从根子上铲除恐怖主义。

我听到今天几位发言者提到要铲除恐怖主义。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还存在另一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以色列国所实施的国家恐怖主义。巴勒斯坦自1967年以来始终被占领。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42（1967）号决议时，我本人就在场，通过第338（1973）号决议时，我也在场，后一项决议规定必须紧急落实前一项决议。第338（1973）号决议是美国代表访问莫斯科时在该城市起草的。

这两项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以色列已经撤出埃及和约旦，并在另一项协议的框架内部分撤出了叙利亚。但以色列没有撤出巴勒斯坦以及黎巴嫩和叙利亚的部分领土。以色列继续在拖延时间，企图避免遵守这两项决议。以色列试图采取安

理会和国际法院均认为非法的行动来进一步侵吞巴勒斯坦领土。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安全理事会持何种立场，为何不采取行动？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以色列在攻击穆斯林和基督教圣地及阿克萨清真寺。以色列的行动不仅对阿拉伯国家，也对国际社会原则和理念支柱构成了挑战。安全理事会必须立即采取措施，确保这些决议切实得到执行，并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

关于叙利亚，那里正在发生一场凶残的冲突，导致无数人受害，并造成巨大的破坏。这是本世纪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我再一次想知道，安理会做了些什么？阿拉伯国家联盟作为依照《联合国宪章》第八章与联合国合作的区域组织，于2012年呼吁联合国处理该事项。但是，安全理事会没有理会我们的呼吁。我们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充分支持落实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以确保叙利亚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必须全力支持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所作的努力，以及秘书长特别代表兼利比亚特派团团长圣贝纳迪诺·莱昂先生为依照国际法确保利比亚的稳定所作的努力。

这些局势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完整以及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形成目前困境的根源是，各国没有遵守协议的案文，没有遵守国际法。于是，恐怖主义就因冲突得不到解决而获利。

最后，我要再次请问，安全理事会是否充分利用了自己的特权来保护和挽救民众免遭战祸。这一点适用于所有国家。请允许我指出，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行使否决权。理事会从1946年开始工作，其临时议事规则始终未变，一直延续至今。我们没有一套永久性的议事规则。国际社会需要面对21世纪的挑战。我们必须加强安理会，使它能够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卡塔尔国外交大臣哈立德·本·穆罕默德·阿提亚先生阁下发言。

阿提亚先生（卡塔尔）（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今天非常悲痛地得知，对霍姆斯和哈马乡村地区——包括Restan镇——的轰炸行动导致40人死亡和276人受伤，其中大多是妇女和儿童，这是初步报告提供的信息。在这方面，我们依然关切并谴责毫无理由的轰炸行为，我们呼吁在军事上介入的国家站在叙利亚人民一边，他们正在与恶行累累的政权作斗争。该政权采取的犯罪行为已经远远超过叙利亚境内恐怖主义团体的暴行。

当前，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努力至关重要。虽然这些努力在某些情况下取得成功，然而遗憾的是，在有些地区，联合国的和平与安全行动不是来得太迟，就是缺乏实效。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只要冲突给民众造成的苦难加剧，联合国无能为力状况就愈加显明。我们如果深入地了解一下中东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问题，就必须承认，在法律体制内部，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内部，存在许多薄弱之处。如果我们看一下我们在中东——例如在巴勒斯坦或者在叙利亚——的失败，就会发现在严重的侵权行为与国际社会的软弱立场这一差距面前，我们完全无能为力。双重标准令人对国际社会的正义感日益产生不满和怀疑的态度，这又让我们回过头来重申改革联合国的必要性，而且首先要从安理会的改革开始。

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已经持续了太长时间。这已经影响到世界和平与安全，对该地区和整个世界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 响。只要找不到全面、公正的解决方案，冲突的悲惨后果就会继续存在。我们对各种障碍十分清楚，它们来自以色列一方。显然，解决办法是能够找到的，只要我们遵守有关决议，依照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两国解决方案，在1967年边界内建立以圣城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

安全理事会无法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特别是在以巴冲突的情况下，这代表安理会无力落实和平解决冲突的原则。它也给了极端分子动员的借口，使他们能够利用不公正和冲突的状况。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更加密切关注巴勒斯坦问题，如它关注这个区域其他各种冲突那样，采取必要措施，重新展开政治进程，实现和平与安全并结束占领。

不论何种借口，都无法再接受在失去控制的局势中不帮助叙利亚人民和帮助他们摆脱苦难的做法。所有红线都已被跨越，再也没有任何道德或原则上的禁忌或对人道主义或国际法的考虑。国际社会在该政权犯下的战争罪和灭绝种族罪以及在叙利亚境内犯下的各种人道主义罪行面前软弱无力，这显示这个国际系统已经分崩离析，呈现缺乏国际良心。这种状况破坏了集体安全体系。

我们也要问一问，当叙利亚人民在这种不人道的状况中受到各种形式的迫害和屠杀的时候，我们能采取何种做法来承担对叙利亚人民的集体责任？国际社会面对这种痛苦的局面，必须采取一切措施设法制止这场已经持续太久的悲剧。现在已经是全世界向叙利亚政权说“够了”的时候了。

恐怖主义这种现象威胁到世界许多区域的和平与安全。我们都明白导致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其中包括宗教排斥、社会边缘化、不公正、发展不足、跋扈专断、国际安全体系的瓦解以及缺乏和平解决冲突的有效方法。我们必须解决造成这种现象的所有原因。我们需要在恐怖主义与人民及其权利之间作出明确划分，抵制和停止占领，制定能制止一切恐怖主义表现的政策。

要解决伊拉克的危险后续状况，包括无处不在的恐怖主义行为，就需要伊拉克所有阶层人民的参与。应对这些挑战的最有效方法是进行全面民族对话，在伊拉克不同群体之间达成和解；这也会对恐怖主义造成重击。这种对话只有在伊拉克社会拥有安全和稳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在利比亚，自危机爆发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应展开全面对话，建立民族团结政府，恢复和平与稳定，使其在恐怖主义面前得到国际援助。我们赞赏联合国通过特使发挥的作用，他已十分有效地推动和解工作。我们希望，这些努力能获得成功，重建稳定。

也门各个派别对合法政府的反叛及其霸占国家合法机构的做法已促成导致恐怖主义的环境。根据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法，已为此采取了区域和国际应对措施。结束也门冲突的唯一途径是帮助合法政府；海湾国家的倡议来自全国对话大会，它完全符合第2216（2015）号决议的规定。

我祝愿安理会本次会议一切顺利。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克罗地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和欧洲事务部长韦斯娜·普西奇女士阁下发言。

普西奇女士（克罗地亚）（以英语发言）：目前，我们在中东和北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对广泛地区产生深远影响，余波荡漾，影响到这个地区一员的克罗地亚以及世界其余地区。

没有解决的冲突、贫穷、水和粮食不安全、各种歧视、恐怖主义、暴力、侵犯人权、战争转变成只打平民百姓和性暴力竟然成为这些冲突中的首选武器，所有这些状况都已显示，这种战争越来越不以争夺领土或甚至自然资源而越来越以屠杀人民为目的。软弱无力和无所作为的机构肯定助长了这种状况，无法无天的行为也推波助澜；所有这些状况使冲突越来越多，人们逃离家园，寻找安全和平，而其中大部分人更是逃命。对这些挑战需要采取异于寻常和经过妥善协调的全面应对措施，并需发挥强有力的领导力和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我们急需同心协力，坚定地采取行动。我们认为，这对我们大家都有利。

我们认为，根据我们采取的方法，应在三个层面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层面是最优先的工作：停止暴力。第二个层面是促成和平，而我在此强调停

止暴力和建立和平之间的差异；它们是两个不同层次但相互关联的进程，有时需要不同的伙伴。第三个层面是可持续的长期解决办法，换言之，建立一个能运作的安全国家。

只有通过解决危机的根源和采用政治解决的办法才能创造经受时间考验的前景。为此，我们需要各方作出真正的政治承诺；否则，即使是设计最好的办法都没有效用。在这方面，我们看到联合国主导的政治解决办法的谈判以及为这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寻找可持续的解决办法的重要性。

我们的行动应强有力地针对区域和国家问题，并应有国际和区域各方的参与。在寻找政治解决的进程中，这种办法应加强采用外交手段，并同时全面运用其他各种机制来改善当地状况：可持续发展、人道主义和稳定支助、反恐、建设和平和建立信任措施等。

目前吞噬中东地区的难民危机已经延伸到欧洲大陆。这对我们欧洲各国是一场人性和能否患难相助的考验，对邻近各国而言，更是如此。过去两个星期，近90 000人已经越过克罗地亚边界。

这事相当棘手，不过如果我们心中有明确的目标——明确的第二步和第三步——了解我们能做什么以及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能应付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心中没底，不知道在做什么，或者视而不见，等待人潮涌到，这会对许多国家造成灾难，比中东国家多得多。我们认为，认识难民危机和设法解决这场危机也提醒了看到他们来到我们家门口的我们，提醒我们应该采取的第一步行动是人道行为——我们需要把这些人当成人看待——第二步需要所有各方参与谈判。第三步需要利用这个冬季来寻找使叙利亚和伊拉克而特别是叙利亚停止打战的方法。

关于叙利亚，我要再次强调，我们认为——根据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停止战斗和真正实现和平是一种相互关联但各自运作的进程，需要数年或数十年的时间。停止打战并不是有了和平，但它是

实现和平的先决条件。它是开始建立和开展所谓建设和平这个长期进程的先决条件，其最后结果是真正和平。

我们认为，为了停止打战，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有别于建立和平所需的不同或更广泛的伙伴团体。在叙利亚，为了停止打战，我们需要每一个预备停止打战的人参与进来。为了建立和平，我们或许需要不同成员组成的团体，但这是以后的事。我们认为，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工作出色，一直设法显示以对话代替打战的方法和这种需要。有时，这确实有效。在打了战之后，确有对话，因此，不妨越早开始越好。

我们也认为，时间是关键。冬天即将来临。我们应在此刻找到停止在叙利亚打战的共同解决办法。如果我们不如此做，春天将会带来新的惊异之事和这个地区人民新的痛苦，并且危机也可能扩大到我们目前看到的更宽阔的相邻地区。

关于利比亚，我们认为，我们需要继续支持贝尔纳迪诺·里昂领导的联合国包容性政治进程，以期达成建立民族团结政府的协议。坏政府不是好事，但比坏政府更糟的是没有政府。利比亚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在这层意义上，我们需要支持联合国为在利比亚建立一个团结的政府所作的一切努力。

关于伊拉克，我们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全力帮助伊拉克政府推展过渡进程，特别是结合它的政策、可信的民族和解和改革。我们认为，伊拉克人——伊拉克政府和伊拉克部队——需要我们的支持，他们也应得到我们的支持。伊拉克部队和佩什梅加部队正在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打战，它们需要并应得到人道主义援助和支持。今年初，我访问了伊拉克一些难民营。它们肯定需要我们的支持。

最后，关于中东和平进程，我相信这个会议厅里和这个会议桌边没有任何人——不论各个国家和人民对这个问题有何种看法——会不认为我们应该全力再次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这项进程显然没有成

功；事实上，它一直很难推动。虽然它多次看来已经失败，但目前依然没有其他办法来替代它。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设法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此外，我们作为提出我们观点的欧洲联盟的一个成员，也认为欧洲联盟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对这项进程承担更多责任。

归根结底，中东和北非目前的挑战有各个层面，因此，需要各个层面的解决办法。当我们看到来自叙利亚等国的人作为难民穿过克罗地亚时，发现他们都是中产阶级人士。这些人都有学位——高中、大学文凭——他们正是战后国家重建所需的人才。如果他们离开居住之地，如果他们离开并去到西欧、北美等地或不知所踪，就极不可能再回返家园。如果他们不回来，那一旦打战停止，战争结束，就没有人来重建叙利亚和其他国家，这样每一个人都一无所得。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我们自己也可能一无所得。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卢森堡外交和欧洲事务大臣让·阿瑟伯恩先生阁下发言。

阿瑟伯恩先生（卢森堡）（以法语发言）：我首先要感谢俄罗斯组织召开今天我们大家都关心的一个议题的辩论会。

随着叙利亚和伊拉克以及利比亚所谓的伊斯兰国、也门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戈兰高地的人民胜利阵线、索马里的青年党的存在，这个区域的威胁清单非常长。这些恐怖主义团体不仅危及中东和北非，也对全世界构成威胁。它们以破坏一切的疯狂行为，杀害儿童、妇女和男子，袭击最脆弱的群体、少数民族、修道院、文化遗产、珍贵古蹟和扼杀言论自由。它们还全力毁坏人类文化和多样性的象征。

要有效遏制恐怖主义的威胁，就需了解它能够掌控力量的原因。恐怖主义威胁不是造成中东和北非危机的根本原因，而它本身就是这些危机导致的结果，因此，必须追本溯源，消除这些危机。否则，即使达伊沙或其他恐怖主义团体今天消失不

见，其他组织或甚至更残暴的团伙也会取而代之。使恐怖主义分子沆瀣一气的大旗可能改变，但导致这些组织出现的根源却依然如故。什么是造成恐怖主义的根源呢？

第一，恐怖主义团体的崛起不能脱离它们所在区域的政治状况。因此，在叙利亚，达伊沙得到阿萨德政权残暴政策的许多滋养。四年多来，这个政权一直压迫和屠杀本国人民，不分青红皂白地炮轰和用桶式炸弹轰炸。我们必须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恐怖主义分子，而不被阿萨德政权玩弄于掌股之上或忘记这个政权每天犯下的罪行。我们需要为摆脱“达伊沙”魔掌的地区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并需要支持叙利亚全国联盟。我们还必须支持秘书长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为实现政治过渡所作的努力。

在伊拉克，逊尼派民众感到遭受边缘化、剥夺和羞辱，这正中极端分子下怀。我们必须支持阿巴迪总理的政府正在开展的改革，他的国家克服了分歧，同时努力在真正具有包容性的政治进程框架内开展努力。

在利比亚和也门，应当进一步支持联合国的调解努力，以便实现停火和组建民族团结政府，该政府在国际社会支持下，将能够使极端团体受到孤立，确保领土安全，并走上民族和解道路。

第二，助长激进化和恐怖主义的根源还包括排斥感。青年未来无望和缺乏经济机会，包括难以获得就业，成为滋生激进化的因素。因此，必须投资于青年的发展和福祉。我们必须通过促进其充分参与社会生活，为其提供发挥潜力的机会。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国的发展合作政策应当在青年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卢森堡在儿童基金会支持下，承诺落实我们刚刚通过的、考虑到儿童和青年具体需要和潜力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

第三，我必须提到中东不稳定的另一个根源。我要谈谈以巴冲突。这是一场真正的人类悲剧，但和平进程依然处于僵局状态。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

加需要让我们的以色列朋友信服，以色列的安全有赖于建立一个与之毗邻的主权、民主的巴勒斯坦国。我们必须鼓励我们的巴勒斯坦朋友坚持走和解与谈判道路。这条道路是防止恐怖主义的最好办法。我们大家都要承诺支持这条道路，因为它通往我们希望出现的结果，即“两国解决方案”。

我们很多人参加了今天在联合国举行的巴勒斯坦国旗升旗仪式。这面旗帜必须促使我们大家打破现状，告别无动于衷的态度。

最后，我要谈以下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无法改变历史，但我们有义务汲取历史教训，并在未来采取相应的行动。我向安理会保证，卢森堡——包括在我国目前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期间——将不遗余力地通过消除根源，来遏制恐怖分子和暴力极端分子的激进化现象。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塞浦路斯共和国外交部长约昂尼斯·卡素里蒂斯先生阁下发言。

卡素里蒂斯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我们欢迎俄罗斯联邦及时提议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我愿就我们审议的问题简要谈谈我们的看法。

联合国现在是、而且今后仍应是维护国际秩序和正义的最高机构。它应当因应各种各样的安全挑战，安全理事会决议必须具有公信力和可行性。单靠一个大国或利益攸关方是无法解决任何危机的。我们面临的危机十分复杂，因此必须奉行有效和相辅相成的多边主义。我强调，欧洲联盟必须通过各种能力和政策，在解决我们邻近地区的冲突方面发挥作用。我们在拟定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政策时，需要铭记事前预防远胜于事后解决。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排斥、青年失业以及获取教育的机会有限，正中企图制造极端主义者的下怀。

每个面临此类挑战的国家，其情况都具有特殊性。关于利比亚，早就该成立民族团结政府了。该政府一成立，联合国、欧洲联盟和其它关键利益攸关方就应在安全部门改革、机构建设和资金支持方面提供支持。关于叙利亚，显然，我们的做法迄

今未能缓解叙利亚人民的困境，也未能推动政治解决。《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仍具有关键意义，必须本着现实态度开展政治过渡进程，这也具有关键意义。

最后，我要谈谈“达伊沙”问题。它是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威胁。在追查和阻断流向恐怖分子的资金问题上，需要开展更多工作。在大会本届会议的其它地方，曾讨论过该问题的某些方面。显然，我们需要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斯洛伐克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和欧洲事务部长米罗斯拉夫·莱恰克先生阁下发言。

莱恰克先生（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愿感谢俄罗斯联邦的谢尔盖·拉夫罗夫先生阁下召开本次辩论会。

恐怖主义的空前加剧可能是我们在21世纪初面临的最严峻、最令人感到震惊以及痛苦和可耻的现实状况。在中东北非地区，但不仅是在那里，恐怖主义有时是某些个人或团体最后——有时则是其最早——采取的手段，他们不再觉得需要尊重公权和遵守规则。实施恐怖主义的人员或许是主动选择，或许是迫不得已。

我们在此要重点谈谈被迫加入极端主义、激进和暴力团体的人。他们早先的经历对于理解他们至关重要。他们常常属于边缘化群体或是族裔或宗教少数群体。他们面临的问题——失业、贫困、自己和子女生活无望，最重要的是无望拥有更好的未来——被“达伊沙”等团体公然利用，而“达伊沙”是根植于恐惧和暴力的一种虚妄、幻灭和危险的治理形式。然而，从军事上打击“达伊沙”只是解决办法的一小部分。解决办法的主要部分必须是承诺改进治理——要比“达伊沙”治理得更好，也比他们之前的人治理得更好。

要想达到预防阶段，就需要结束持续冲突的阶段。在充满恐怖和恐惧的环境下——就在此时此

刻，儿童手握武器，医院和学校遭受蓄意袭击——国际社会是无法专注于预防措施的。

中东要想顺利实现政治过渡，就需要国际上给予大力、一致的支持。任何偏袒某些方面的外国介入，只会破坏政治领域的脆弱信任。真诚、坦率和定期交流看法会加强了解，从而也有可能加强信任，而这又可能会使我们得以开展更灵活的、更多的信息和情报交流以及警务和司法合作，而这些都是反恐努力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处理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问题时，各国都必须参与，以便防止执行工作出现不足。薄弱环节会让外国战斗员有机可乘。与此同时，我们需要铭记在安全与尊重人权之间达成平衡。除非是以遵守法治的方式实现安全，否则安全就难以持续。

所有决议都必须及时得到充分执行，无论它们是否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作出。安全理事会成员协商一致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力量实现协商一致。联合国实体以及在此问题上具有权限和的专长的其它相关国际组织进行监测，应当会有助于确保各国更好地履行其承诺。因此，我必须指出，我赞赏秘书长和联合国相关机构正在作出的努力。

安全理事会在反恐斗争中的作用依然至关重要。它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石。大会也极富潜力，可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期待秘书长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全球行动计划。我们希望它将体现出在各次有关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区域会议上提出的许多激励人心的提议。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Iyad Ameen Madani先生阁下发言。

Madani先生（以英语发言）：有此机会在这个机构发言实为一种殊荣。我谨感谢俄罗斯联邦在其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在大会高级别部分同时，安排本次关于解决中东和北非各种冲突和打击该地区恐怖主义威胁的重要和及时的公开辩论会。

首先，请允许我作为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对科威特国第一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巴赫·哈立德·哈马德·萨巴赫阁下以伊斯兰合作组织部长级理事会主席身份所做的发言表示赞同。

作为联合国系统和国际社会的一个忠实的战略伙伴，伊斯兰合作组织尽一切可能努力以解决中东和北非地区面临的各种彼此交织的严峻挑战。我们真诚相信，作为国际社会，在我们担负起提供解决方案和弥补方式的职责时，只有坦诚和妥善查明导致我们今天不得不应对的各种灾难和失败的历史背景、根源以及动态关系，我们才能立足更稳。我们必须分析各种国际和区域和平与安全机制是否能够克服今天的各种障碍。

殖民主义的残余、考虑不周的冷战战略、听任巴勒斯坦人民遭受不公正和非法占领的后果以及入侵伊拉克，导致该国社会架构被毁，给区域带来危险后果，所有这一切均营造了一种使该地区无法在人力资本上进行投入的氛围。远在我们听说达伊沙之前，千百万伊拉克人就在伊拉克境外寻求庇护和寻找工作。该地区的资源被用在购买武器上，让那些代表军火工业活跃在全球舞台上的人心满意足。

该地区处于瘫痪，地区国家间和平共存模式的缺失，一心想回流而非振兴其传统、文化表达以及知识观念的穆斯林世界受到观念弊病的困扰，再加上解决中东冲突的国际集体政治意愿的缺失，以及一如果各位成员容许我这样说的话——安理会内部似乎旷日持久的分歧，这些问题均使该地区的这些威胁得以继续，并达到我们今天要在此考虑的程度。因此，我们应该从哪里寻找出路呢？

那些认为伊斯兰是分歧与暴力之源、在伊斯兰内部寻找导致穆斯林——仅仅因为他们是穆斯林——走向分歧和暴力的核心架构的人，完全漠视了历史和伟大的伊斯兰文明的典故。他们还无视一个充满战争和族裔冲突与隔阂的世纪，这是我们所有人背负的一份沉重的人类遗产，而穆斯林在其中一直主要为受害者。而且，那些假定该地区本质上具有自我

毁灭性的人掩饰了在该地区——一个极少不受干扰而发展、成熟并建立其自身体制的地区——舞台上上演的好戏或利益纷争。

我们必须处理该地区各种冲突的多个层面，倾听人民的声音，牢记苦难和导致现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局势的近代历史，而不是接管该区域。在此背景下，伊斯兰合作组织已经启动、正在启动而且还将继续启动注重这种理解的具体项目，以便处理导致有利于冲突状况的政治和社会经济背景，并强调打击各种激进极端主义观念的必要性，以便把无论是基于意识形态还是自称的文化优越性的暴力和操控之举非法化。这些项目还处理派别暴力的根源和企图把派别分歧政治化并过度强调派别为身份认同之本的做法，并且永远铭记和思考：在各种运动、无论是解放运动还是其它运动的历史上，外部因素渗透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团体以服务于其自身政治图谋的潜在可能。

今天是巴勒斯坦的旗帜终于在联合国场址高高飘扬的日子。这个令人欣喜的事态发展表明，国际社会占压倒性多数的成员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如果没有这种支持，激进化、挫败感、耻辱以及历史背叛感将始终深埋在该地区及其人民的意识之中。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比利时王国副首相兼欧洲事务大臣迪迪埃·雷恩代尔先生阁下讲话。

雷恩代尔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过去四年来中东和北非的不稳定是比利时各种关切的核心。我感谢俄罗斯联邦倡议举行本次辩论会，它补充了我们昨天在美国倡议下召开的关于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和暴力极端主义的会议上的讨论。

正如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所再次表明的那样，我们团结一致，决心消除恐怖主义。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多项决议，把包括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在内的许多恐怖组织列入名单，并呼吁联合国各会员

国面对这一威胁担负起责任。我们必须继续铲除这一祸患的行动，在各国采取措施，特别是断绝其资金，以便遏制那些加入恐怖主义组织的外国战斗人员的流动。要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加大各国在反恐斗争各方面的合作力度。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得到约70个国家支持的反伊黎伊斯兰国联盟正在坚决地打击伊黎伊斯兰国。应把公认的恐怖团体作为明确和唯一的目标，借助联合国各成员的个别行动，以连贯和协调一致的方式加以完成它的工作。

如果不顾及民众的正当关切，如果人权得不到尊重——这一责任主要由国家担负，我们就将无法消除恐怖主义威胁。使用如桶式炸弹等不人道武器和像在叙利亚那样用突发暴力来回应对要求民主呼声的做法助长了那些自我标榜为反独裁的恐怖组织的征募活动。我们显然还必须支持邻国，它们展现了无以伦比的慷慨精神，接纳那些逃离恐怖主义、战争和压迫的民众。

在叙利亚，我们必须立即努力推动包容性政治过渡。比利时支持秘书长特别代表斯塔凡·德米斯图拉所作的努力。我也吁请所有对叙利亚各方有影响力的国家鼓励各方尽快走到谈判桌前，以便最终结束用武力来说话的做法。我们知道，必须与叙利亚政权进行谈判，也要与温和派反对力量谈判，但是，在实现过渡的同时，打击“达伊沙”的军事行动也必须齐头并进。

在伊拉克，阿巴迪总理的政府已经表明决心走向更包容各方的政策。我们必须继续支持伊拉克政府，以便巩固和加快其努力。

利比亚局势仍然是北非和萨赫勒地区的一个不安定因素。恐怖主义运动正在利用政治真空，其中一些声称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邻国突尼斯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变革，已经遭到削弱。利比亚有关各方必须立即开展一个包容性政治进程，以便组建过渡政府。我欢迎伯纳迪诺·莱昂特别代表在这方面作出的不懈努力。

在也门，过渡进程遭到消极势力的破坏，那里，人道主义状况正在急剧恶化。政治进程刻不容缓，以便结束也门人民的苦难。

最后，我们必须重启一个可信的和平进程，其目标是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国毗邻共存的巴勒斯坦国，照顾两国人民对和平、主权和安全的关切。耶路撒冷局势最近日趋紧张，凸显出迫切需要这样做。

主席先生，我再次感谢你组织本次辩论会，我希望，我们在对“达伊沙”发起有效军事打击和在我刚才提及的国家中找到政治解决办法这两个方面都取得进展。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巴西联邦共和国对外关系部长毛罗·维埃拉先生阁下发言。

维埃拉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祝贺你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把我们聚集在一起，讨论今天世界在促进中东和北非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面临的严峻挑战。我们也赞赏俄罗斯联邦编写了概念说明（S/2015/678，附件），鼓励对冲突和恐怖主义的主要成因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中东和北非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一直是安理会讨论的议题。这两个战略地区的威胁增多，并且日趋复杂，证明我们作为一个集体未能解决长期冲突，也未能防止新的冲突出现。正如巴西在安理会一贯坚持主张的那样，我们必须在综合外交和建设和平努力的基础上构想一项总体战略，由此解决这些问题。

去年，我们看到加沙在5年中第三次出现战争悲剧。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进程仍然停滞不前。暴力在叙利亚达到难以想像的残忍程度，解决叙利亚冲突的前景仍然不明。所谓的伊斯兰国控制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广大地区，并且一直在对无辜平民犯下最野蛮的罪行。利比亚和也门都陷入政治纷争和暴力恶性循环之中，导致了破坏和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请允许我明确指出，巴西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行径没有任何道理可言。令巴西政府感到震惊的是，恐怖主义挑衅行径造成叙利亚、伊拉克、马里以及其它地方的文化和历史遗产地遭受无谓破坏。应当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情形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国际社会未能解决冲突的根本原因。只要我们无视贫困和国家体制薄弱等武装冲突驱动因素，我们就无法看到持久解决办法。

我们一次次地看到，为了给军事干预找借口而扭曲规则和使用特殊权利造成了什么有害影响。这些战略削弱了多边体系，造成实地局势急转直下。伊拉克和利比亚这两个例子，清楚表明在威胁、制裁和暴力恶性循环基础上的任何做法都无法奏效。军事干预只不过削弱了国家机构，加剧了宗派主义、权力真空和武器扩散，为伊斯兰国等激进团体的兴起铺平了道路。这些团体在国家缺位的情况下发展壮大，并从流向非国家行为体的武器中得益。

现在，安全理事会是时候评估可以预防的悲剧，并且汲取过去犯下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都应认真表明，我们决心把侧重点放在政治对话和预防性行动上。使用制裁和武力应永远作为最后手段，而且，在采取此类做法时必须符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改进外交努力，面对今后的众多挑战。

中东和北非地区冲突造成的人道主义悲剧仍令人极感关切。我们赞扬联合国机构及其伙伴努力工作，帮助了成百上千万需要帮助的人，也感谢该地区许多国家慷慨相助，其中包括黎巴嫩、约旦、埃及和土耳其，它们接收了大部分叙利亚难民。

巴西一直力求为这些人道主义努力作贡献。我们为7700多名受危机影响的叙利亚居民签发了入境签证，并且提供了食物和药品来帮助缓解该地区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面临的危急状况。正如迪尔玛·罗塞芙总统在大会第七十届会议上承诺的那样（见A/70/PV.13），巴西将继续接纳逃离祖国，需要一

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的人们。巴西是全世界叙利亚侨民最多的国家，并且致力于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愿意承担我们在外交和人道主义领域的责任。

即使在这些不幸的情况中，人们仍有理由怀有希望，这是因为我们对相信外交带来的好处有了新的信心。有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核计划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和关于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的安全理事会第2235（2015）号决议表明，只要存在政治意愿，即使在复杂和十分敏感的问题上也有可能达成协定。巴西赞扬参与这些努力的有关各方，赞扬它们坚持对话和谈判。这创造了积极的趋势，应当有助于我们有效处理目前仍在该地区继续的冲突。我们应以这些成功的外交接触为榜样，加倍作出集体努力，以便制止和解决中东冲突。

必须按照可以产生两国解决方案的必备要素，紧急重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和谈。

在叙利亚实现包容性政治解决不容更多拖延。鼓励对话和避免冲突加剧的第一步应当是阻止武器流入该国。我们期待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启动一个新的政治进程来处理叙利亚局势。巴西希望从战争的灰烬中产生一个领土统一、有主权、多元和民主的叙利亚。

在利比亚和也门，国际社会应当团结一致谴责暴力，避免使用单方面力量，并通过与各方合作来促进对话、弥合分歧，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办法。

外交努力、合作和多边主义应当成为我们寻求建设更加稳定与和平的中东和北非的指导方针。安理会对鼓励政治对话和解决冲突根源承担着首要责任。我们有责任恢复安理会履行其捍卫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能力。为了维护安理会的有效性和持续权威，它必须被看作是合法和具有代表性的。

在工作70年之后，一个拥有新的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的经过改革的安全理事会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以便充分解决多极世界的挑战并领导新阶段的积极外交努力来解决这些争端。机会就在我们面

前。我们只需看看今天辩论中讨论的局势就会认识到这项任务是多么紧迫。

巴西热诚地支持多边主义和联合国自1945年以来所代表的一切。我们希望，在今后70年及其后，国际社会能够履行《联合国宪章》所载的承诺，使后代免遭战祸和所有形式的无谓痛苦。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长埃朗·伊德里索夫先生阁下发言。

伊德里索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非常感谢你让我发言，并请转告拉夫罗夫先生，我国感谢他倡议召开本次会议，就当今一些最紧迫和急迫的问题进行公开辩论。

（以英语发言）

由于我们继续目睹中东和北非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我们认为现在是共同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几十年来，该区域的局势是全球安全遭到动摇的一个主要因素。

我们确信无疑，如果巴勒斯坦问题获得解决，中东当前局势将开始真正获得改善。哈萨克斯坦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合法的自决权，并坚决支持创建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在其1967年边界内与以色列和平共处。我们也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并且我们欢迎今天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巴勒斯坦升旗仪式。我们认为，两国解决办法是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的选项，并且我们呼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表现出政治责任感和诚意，以便达成一项满足两国人民合法愿望的历史性和平协定。

值此庆祝联合国70周年之际，让我们回顾人类在上世纪不得不经历的事件，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多次革命。我们大家被迫经历的悲剧，是促使我们不断努力实现和平与安全的永恒动力。阿拉伯之春再次证明，革命只会阻碍人类发展、导致社会倒退并损害国家间关系。

我们大家必须拒绝违宪和非法使用军事力量，包括外国军事干预，这只会破坏国家政体。

叙利亚人道主义灾难不再只是一个区域问题。危机已经远远扩散到中东以外地区。200多名哈萨克公民正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作战的事实就是一个良好的证明。我们支持联合国、阿拉伯国家联盟、美利坚合众国、俄罗斯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努力。哈萨克斯坦坚信，只有通过叙利亚各方在外部行为体的公正支持下进行的真正的政治对话，解决这场危机。

5月，应叙利亚反对派领导人的请求，哈萨克斯坦为他们举办了一次会议。谈判的基础是下列主要原则：尊重日内瓦进程、谴责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以及共同要求结束外国准军事干预。两天后，同样的团体将再次在哈萨克斯坦相聚，举行第二轮会议。我们不插手，我们仅提供一个平台，希望叙利亚人本身能够找到通向和平与和解的道路。

1992年，为了确保整个亚洲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哈萨克斯坦发起了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亚信），这是执行建立信任措施并开展和加强政治对话与互动，以期实现亚洲和平与稳定的独特的泛大陆安全论坛。今天，亚信的范围从开罗延伸至首尔，连接了来自本大陆每个次区域的26个国家。

我们相信，精神和宗教领袖在促进族裔间和宗教间和谐与相互尊重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哈萨克斯坦召开和主办每三年一次的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为宗教和政治领袖举行和平对话提供一个平台。7月，哈萨克斯坦主办了一次反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区域会议，我们邀请中亚各国、中国、伊朗、巴基斯坦、印度以及各高加索共和国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我们认为，所有这些行动都象征了我们对携手打击恐怖主义祸害作出的真诚贡献。

认识到恐怖主义是一个全球威胁，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由联合国领导的反恐联盟，并发展一个共同机制，以便打败这一祸害并把其凶手和支持者绳之以法。应当通过安全理事会的相关决议，使联合

国目前的反恐机制，包括《全球反恐战略》，具有法律约束力。两天前，我国总统在大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见A/70/PV.13）中要求建立一个联合国主持下的全球反恐网络。我们将极力游说和支持这项倡议，并将请所有会员国支持它。必须制订一个商定的恐怖组织名单，届时安全理事会本身就应当有权取缔这种组织。

最后，我们重申我们对集体努力的承诺，以便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并在所有人的自由和正义的基础上确保中东和平。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希腊共和国外长尼克斯·科齐亚斯先生阁下发言。

科齐亚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我谨首先感谢俄罗斯联邦召开本次重要会议。我们在本次辩论中处理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并触发了一场移民和难民危机。这些问题驱使数十万人离开该区域，给区域周边和遥远地区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带来了新的压力。

希腊地处难民危机的十字路口，也对伊拉克和区域的少数社群、包括基督教社群的命运感到特别关切，由于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伊斯兰国）犯下的暴行，在区域中有2000年历史的基督教社群正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

显然，伊斯兰国构成的威胁继续损害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稳定和政治动态，使该区域的安全局势非常不稳定。但是，一段时间来同样清楚的是，由于外国战斗人员现象以及移民和难民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更远的地方感受到一波又一波动荡的冲击。因此，国际社会的头等大事是执行一项旨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连贯、坚决和多方面的战略。

伊叙伊斯兰国采用的骇人听闻策略正在起到促使地区各国、包括许多有着不同利益的国家联合起来的作用。在我们争取打败伊叙伊斯兰国的共同努力中，这确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所有行为体都采取坚定立场。然而，单靠军事手段无法打败伊叙伊斯兰国。我们还必须对付各种圣战组织筹措

资金和招募人员的策略，其中包括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必须集体团结一致开展工作，以便通过立即启动包容各方的政治进程达成早该达成的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办法。

战争必须停止。必须有一个促进和平的大联盟，一个促进叙利亚重建的联盟。我们必须将叙利亚和广大阿拉伯世界的青年所享有的梦想过上不同生活的权利还给他们。否则，没有这个梦想，没有过上不同生活的前景，他们就不会为和平与叙利亚重建而战。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卡尔·埃里亚韦茨先生阁下发言。

埃里亚韦茨先生（斯洛文尼亚）（以法语发言）：中东和北非的稳定和繁荣继续列于国际社会的最紧急优先事项。该地区是我们文明的摇篮之一，在文化和宗教上都很丰富。在此框架内，我们明确谴责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实施的摧毁文化遗产的行为。

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等国的局势错综复杂，令人极为不安。以巴谈判仍然陷于僵局。马格里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过渡也面临着诸多障碍。

不能而且不应当容忍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达伊沙、基地组织、胜利阵线以及诸如此类的极端主义团体针对平民实施的暴行，是人类无法理解的。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犯下的罪行，从其范围和性质看，只能认定为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灭绝种族罪——妇女和儿童特别易受其害。极端主义团体是一种复杂的恐怖主义威胁，不应当单靠军事手段来应对。而是，我们必须采用外交、调解和预防冲突等办法。我们必须通过教育和公开对话来增进我们对他人的熟悉和了解。

年轻人是面对激进化和极端主义最易受到影响的群体之一。当我们谈论预防时，我们指的是为

青年寻求积极替代途径。这意味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并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和营造充满希望的环境。

我们还必须注重责任概念。国际社会必须找到途径处理那些犯下此类骇人听闻罪行的人目前仍在逍遥法外的问题。必须将犯下此类暴行的人绳之以法。国际刑事法院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呼吁该地区所有国家加入《法院罗马规约》。我们继续主张安全理事会应将叙利亚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处理。

极端主义团体实施的暴力和暴行造成民众大规模流离失所。每天都有数千名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和阿富汗人逃离本国，从而导致灾难性人道主义局势。有数百万人在该地区境内流离失所，或在邻国以及欧洲等远离该地区的地方寻求避难。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基于需求的办法切实满足那些处于风险中的人的紧急需求，同时遵守基本人道主义原则。

我们必须尽全力恢复中东和平。以巴会谈的恢复对于整个地区至关重要。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危机只有通过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之间的对话才能获得可持续的解决。国际社会的作用是协助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进行这种对话。

最后，我要向安全理事会保证，斯洛文尼亚全力支持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的努力。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务大臣阿卜杜拉·古巴什先生阁下发言。

古巴什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代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本月轮值主席。我们祝你在履行职能过程中一切顺利。我们还要感谢你的前任——尼日利亚常驻代表——出色地指导了我们上个月的工作。主席先生，我们还感谢你召开本次关于中东和北非目前情况的特别公开辩论会，尤其因为目前这些安全挑战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真实、严重的威胁。

过去五年来，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有所增加，达伊沙和基地组织领导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所犯的野蛮罪行也是如此。这些组织利用该地区的也门、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境内出现的政治真空和不稳定局势，推行霸权，扩大活动，吸引和动员各国社会中被边缘化的分子，以期执行它们在该地区内外实施破坏的方案计划。在这方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认为，在该地区恢复和平与安全可通过下列步骤来实现。

第一，有必要解决该地区存在太久的主要问题。为此，联合国应当担负起责任，促使巴勒斯坦问题得到最终、持久、全面和公正解决。占领国的持续占领与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是该地区和平与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这为恐怖主义团体提供了实质性机会，以便利用严重的人道主义局势来影响感到沮丧的年轻人，并招募这些年轻人参加它们的毁灭方案。我们强调安全理事会介入的重要性，以便制止极端主义犹太教团体旨在亵渎阿克萨清真寺的侵略行动。我们需要这样做，以避免一场危险的区域灾难。阿联酋还强调，需要加快步伐解决这场持续时间已然过长的冲突，以便在1967年边界内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我们还吁请安全理事会听取阿拉伯集团的呼吁和倡议，自去年以来，阿拉伯集团一直邀请安理会通过一项有效决议，重新启动和平进程。我们也强调安全理事会承担其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责任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呼吁安理会采取行动，通过一个政治过渡进程以及在叙利亚建立一个全国政府，来解决叙利亚危机，同时向叙利亚人民、难民、流离失所者及其收容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们希望，按照秘书长的倡议设立四个工作组，将代表着一个实现政治解决，结束叙利亚人民苦难的积极步骤。

其次，我们需要支持受冲突影响国家的合法政府，以便他们能够应对恐怖团体构成的挑战。在也门，区域国家和国际上的国家组成的联盟提供支持，帮助合法政府应对胡塞人的政变，因此已经取

得军事和人道主义成就，为收复亚丁，恢复也门政府创造了条件。我们认为，必须遵守第2216（2015）号决议。我们正在与联合国合作，以满足我们兄弟国家的人道主义需求。

我们还呼吁支持利比亚民选政府。我们必须解除禁运，这种禁运束缚政府的手脚，其之难以应对达伊沙和其他恐怖团体。我们赞扬利比亚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工作，欢迎已经敲定的政治协议。我们呼吁建立一个民族团结政府。

第三，我们必须尊重《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原则，避免任何可能破坏国家安全与稳定的行动。外国干预，即使以解决冲突为借口，只会带来更多的暴力和不稳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认为，有关伊朗核计划的协议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开启区域合作的新篇章。我们呼吁伊朗充分履行其根据《联合行动计划》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出的各项承诺，遵守联合国决议，特别是第2231（2015）号决议。

第四，我们必须设计更有效的联合行动，以面对各种区域挑战。我们还需要让各国和区域组织参与和它们有关的区域决策进程。

第五，面对那些挑战和威胁，我们必须协调全球努力，承担共同责任。我们必须通过合作达到这一目的，以消除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根源。这意味着，我们还必须通过教育和媒体、赋予妇女权能和充分发挥青年人的潜力，谋求持久解决。我们必须以和平的方式引导这些能量。我们还必须为社会边缘群体提供社会援助。

我们认为，需要有一个国家模式。我国已经制定提倡宽容与温和，打击极端主义，谴责极端分子的野蛮思想的国家计划。为此目的，我们已经建立了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海德亚赫国际中心。我们已同美国一道建立了一个电话中心，以反击极端主义的宣传和煽动暴力的言行。我们已通过一项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的法律。我们准备与联合国和国际社会

合作，以加强努力，促进我国、本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长彼得·西雅尔多先生发言。

西雅尔多先生（匈牙利）（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召开这次安全理事会公开辩论会，讨论这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在中东的反恐斗争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汇集全球努力。统一全球努力需要全球合作。

（以英语发言）

十年前，当我们有机会在电视上看到来自中东的报道，所见场面使我们感到震惊。然而，我们当时相当肯定地认为，这类事态绝不会在我们欧洲大陆发生。我们今天经历的情况表明，我们大错特错了。现在，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已经成为欧洲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伊斯兰国）已经建成了一个全球网络，包括在欧洲，他们拥有约30 000名外国战斗人员，对我们构成显著威胁。伊斯兰国对我们的共同文化遗产造成的破坏超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武装冲突或自然灾害。伊斯兰国破坏欧洲周边地区的稳定，是导致我们邻近地区局势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另一个因素是一系列错误的国际政治决定，导致北非和中东出现长期遭受战争蹂躏的地区。

因为伊斯兰国占据了更多的领土，因为上述错误的国际政治决定，欧洲邻里出现了多年来最不稳定的局面。这些事态发展导致出现了一种情况，我们必须说，时下欧洲联盟面临欧盟成立以来最大的挑战。目前，欧洲联盟面临大规模移民潮的挑战，这场移民潮的人员来源无穷无尽。我们不妨考虑，伊拉克境内就有800万人依靠人道主义援助度日。叙利亚境内还有1 200万人依靠人道主义援助度日，其中近700万已经沦为国内流离失所者。此外，根据某些报告，撒哈拉以南地区有逾1 250万境内流离失所

者。这还不包括也门、利比亚、巴基斯坦或阿富汗的情况。

因此，如果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我们也许都会认为，欧洲邻近地区有约3 000万至3500万人口随时可能决定离家上路，前往欧洲，这样说决无夸张。因此，我认为，避免这一挑战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因为这3 000万至3500万人假如涌向欧洲，就会破坏欧洲大陆，首先是其外围，然后是其中央地区的稳定。

为了预防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迅速、尽快稳定北非和中东地区的局势。如果我们就此达成一致，我们则有两项任务。

第一项任务是我们要加大对伊黎伊斯兰国的打击力度。虽然我们已形成迄今最广泛的联盟，但我们仅取得有限的成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确保不让伊黎伊斯兰国获得更多的领土，我们必须夺回伊黎伊斯兰国所占领的领土。我们必须确保国际刑事法院调查伊黎伊斯兰国所犯下的罪行，因为我们必须让那些犯下此类罪行的肇事者承担严重的后果。我们匈牙利人最近作出一项决定，将在库尔德地区埃尔比勒部署112名士兵，以便执行部队保护任务。这些士兵还将很快参与对佩什梅加部队的培训

工作。第二项任务则是结束叙利亚战争并缔造和平。现在广泛一致的意见似乎是，在叙利亚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是进行谈判。为了使谈判取得成功，我们需要有最大化的政治包容。

我们应当了解，如果俄罗斯与跨大西洋团体之间不能开展务实合作的话，我们则无法克服这些困难。正如安理会成员所回顾的那样，最近在多边外交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已证实，只要有国际意愿和全球合作，再严重、再复杂的挑战也能够得以克服。我们认为，国际意愿和全球合作离不开俄罗斯。只有对俄罗斯与跨大西洋团体间的关系迅速地作出重新考虑，我们才能稳定北非与中东区域的局势。进一步来说，如果我们无法稳定北非与中东的局势，

我们则无法有效地减轻欧洲所面临的移民压力。应当指出，欧洲不可能靠自身承担大规模移民所造成的重负。

总之，我们今后不应犯下此种错误，因为这将有可能导致我们的大陆、即欧洲局势不稳定，因为我们邻国——周围各国——早已陷入不稳定的局势。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瑞士联邦外交部部长迪迪尔·布尔克哈尔德先生阁下发言。

布尔克哈尔德先生（瑞士）（以法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感谢主席国俄罗斯倡议举行此次辩论会。

中东局势日趋不稳定、民众遭受苦难、大批难民流动、跨国恐怖主义抬头，这一切都呼吁我们要作出迅速果断的回应，这不仅包括增加人道主义援助，还包括主要是对导致该区域陷入混乱局面的暴力冲突采取政治解决办法。僵局已持续得够久了——事实上是太久了，叙利亚需要我们的帮助。

应当倡议启动国家对话，来结束大马士革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流血战争。瑞士支持联合国特使作出努力，鼓励在为处理2012年《日内瓦公报》（S/2012/522, 附件）中的关键问题而成立的叙利亚工作组内举行专题讨论。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支持联合国为寻求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所作的努力。我们将提供专家、后勤支持及所需资金，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直到实现和平。我们敦促叙利亚利用这一机会，参与到工作组当中。我们还要求迅速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小组，负责支持寻找一项政治解决办法。

所有区域及国际行为体对稳定叙利亚局势都负有同样的责任。它们必须坐到桌边来，讨论种种问题。瑞士欢迎加强外交努力，以寻找共同点。现在是放弃毫不妥协的立场，最终寻求妥协的时候了。实现和平的唯一道路是举行包括叙利亚政府在内的包容性对话，并且目的是界定妥善过渡的各项要素。鉴于各方将不得不作出巨大牺牲，这将是一

个艰难的进程。冲突各方必须为寻求妥协作出艰难的选择。但是，只有各方真诚地为实现和平作出努力，才有可能实现持久的解决办法。数百万妇女、儿童和男子正遭受这一战争暴行之苦，理当为他们作出这样的努力并表现出这种坦诚的态度。

包容性对话和权力共享不仅对叙利亚局势十分关键，对稳定伊拉克局势和解决也门和利比亚冲突也同样关键。我国瑞士是多党制政府，我们愿意提供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愿意酌情为在日内瓦开展讨论提供便利，并支持联合国的努力。

在打击中东和北非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方面，诸如所谓的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团体绝不能成为政治解决办法的一部分。然而，解决这些冲突将削弱恐怖主义团体的力量。此外，在这一方面，联合国具有重要作用。我们感到关切的是，在叙利亚开展的各项军事行动之间明显缺乏协调，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承担起责任，领导打击恐怖主义和在叙利亚重建和平与安全的各项努力。

我们还欢迎秘书长今年在介绍有关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行动计划时所讲的话。用军事力量和强制性手段执行法律不足以消除恐怖主义。我们还必须确保年轻人能够抵挡恐怖主义分子的蛊惑。为此，我们必须将和平与安全措施、发展措施和人权措施相结合。换言之，我们必须调动联合国的一切力量。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保加利亚共和国外交部长丹尼尔·米托夫先生阁下发言。

米托夫先生（保加利亚）（以英语发言）：今天的辩论会很及时，因为中东和北非正在经历严重的政治安全危机，而这场危机导致了暴力极端主义的扩张。在伊拉克，阿尔·阿巴迪总理启动了和解进程以应对恐怖主义。这些努力是实现一个团结、稳定且和平的伊拉克的前提条件。不幸的是，在叙利亚，打击恐怖主义问题遭到了一个政权的操纵，该政权利用它自己制造和引发的极端主义威胁来为它暴力对待本国人民的行径开脱。加强伊拉克的和解

政策，以及需要在叙利亚促进包容性政治过渡也令我们想起利比亚、也门及其他地方，我们希望那里的政府和国家将确实具有包容性。

只要中东不和平，暴力极端主义就会利用这种局势。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祸害是不分国界的。它正在从叙利亚和伊拉克进入利比亚。它在马里、也门、突尼斯及其他地方发动袭击。作为打击伊黎伊斯兰国全球联盟的伙伴国，保加利亚正在努力削弱并最终消除它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但是暴力极端主义仍在扩大，我们应当开始采取能在中东北非各国产生必要效果的进一步措施。

面对此类严重局势，我们认为联合国可以采取进一步行动，以加大国际反恐合作。保加利亚期待秘书长提交关于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行动计划。在安理会通过关于打击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问题的第2178 (2014)号决议后，保加利亚颁布了修订刑法典的立法以及关于旅行证件的实务改进措施。还需要采取措施，起草2015-2020年打击恐怖主义、激进化和极端主义的战略。

我国位于欧洲与中东交汇处，承受着该地区的冲突和达伊沙扩张所导致的前所未有的移民压力给我们造成的后果。除了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其中包括我国移民、庇护和一体化问题国家战略所概述的措施——应对这些后果之外，保加利亚还认为，应当立即解决其根源问题。需要寻求实现中东和北非冲突的持久解决，处理侵犯人权行为、严峻的社会经济形势以及缺乏善治的情况。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丹麦外交大臣里斯蒂安·延森先生阁下发言。

延森先生（丹麦）（以英语发言）：在纽约进行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主要讨论再次提醒我们，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是切实存在的。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不仅威胁到中东和北非各国的无辜平民，而且也是一项全球挑战。要想切实应对恐怖主

义威胁，我们就必须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为指导。和平与尊重人权应当携手并进。国际法治不是指有选择地以安定为由，将其作为奉行压迫政策的政权的挡箭牌，同时却无视世界其它地区国家的正当利益。

全球秩序要想有条不紊，就需要我们在国家未能保护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时候提供保护。这要求我们作出全面努力，通过建立尽可能广泛的联盟，以战略眼光开展军事、经济和政治工作。因此，我们高兴地听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先生今天上午说，俄罗斯将参与打击伊黎伊斯兰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们一直在开展军事行动。但也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人们难以看到俄罗斯军事行动所针对的目标是何人。有传言称，俄罗斯今天上午的军事行动所打击的目标并非伊黎伊斯兰国。

我们还需要做的是，重点讨论我们如何才能首先防止有人转向恐怖主义。通过大力开展面向青年的预防措施以及促进其教育和就业，来打击极端主义具有关键意义，关注需要将公民参与和民主扩大至所有人的问题也具有关键意义。我们的自身经验表明，我们必须全力尽早开展预防性努力，同时要能应对更突出的威胁。

在格鲁吉亚和突尼斯，我们正与两国政府一起采取打击激进主义的新举措。这些举措包括突出青年问题、对话和预防性措施。为了削弱伊黎伊斯兰国对于潜在外国战斗人员的吸引力，我们正在支持采取举措，调查和记录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实施的战争罪行和侵犯人权行为。

暴力极端主义影响到我们所有人——在哥本哈根、巴格达、巴黎和纽约的人，它也有碍全球发展和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应当使应对这一威胁的全球框架在联合国牢牢扎根，使所有会员国和联合国大家庭其它成员都能积极参与各项努力，增强抵御暴力极端主义的能力，并在发生暴力极端主义的任

何地方予以打击。因此，成功的反恐工作必须以伙伴关系为轴心。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马格里布、非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事务部长阿卜杜勒卡德尔·梅萨赫勒先生阁下发言。

梅萨赫勒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首先，我愿祝贺俄罗斯联邦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并祝贺它提议举行本次辩论会，讨论解决中东和北非冲突这一敏感问题以及应对该地区恐怖主义威胁的相关问题。这两个现象之间的关系是每天都在对我们构成挑战的实际情况。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利比亚、阿富汗、索马里和萨赫勒地区，危机和冲突的爆发和持续如今对不断加剧的恐怖主义威胁和恐怖团体的增多造成了直接影响。这些危机和冲突令人想到三个重要方面。

首先，受到该祸害影响的国家被削弱，而从中获益最大的就是这些团体，因为这种情况间接造成它们得以整合并开展其犯罪活动。

其次，这为大型跨国犯罪团体勾结与合作提供了机会，这些团体显然是保护恐怖分子的，并使其得以开展活动，而这些活动现在包括贩运人口、非法贩运自然资源、非法移民、贩运古文物、绑架以及贩运毒品和武器。所有这些活动现在都被确认为事实，包括联合国也是这样确认的。

第三，未能以谈判方式达成政治解决，导致出现混乱局面和一些地方无法无天，而恐怖团体很快占领这些地方并加以利用。

以巴和平进程陷入僵局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安理会相关决议的情况下，继续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实施占领、殖民和兼并政策，以及以色列政府一再袭击阿克萨清真寺，这都加剧了穆斯林民众的沮丧。国际社会未能真正惩治这些违法行为以及占领当局确信可以逍遥法外的情况也都

加剧了这种沮丧。它们还利用恐怖主义宣传达成自身目的。

叙利亚危机一直并仍然要靠叙利亚人自己在尊重叙利亚人民主权、领土完整和团结的前提下，通过谈判达成真诚的政治解决。该冲突的出现和继续为多种恐怖团体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机会。他们现在占领着大片领土，控制着自然资源，提高税收并将自己的野蛮行为强加给无辜民众及其古老的文化遗产。同样的情况正发生在邻国伊拉克，该国部分领土及其主权、安全和机构稳定性受到达伊沙恐怖匪帮及其同伙的威胁。

在利比亚，恐怖主义威胁继续扩大，并在利用中央政府机构未能有效控制全境的情况——这种情况影响到整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要想应对这一威胁，就需在尊重兄弟的利比亚人民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的基础上，迅速以谈判方式达成解决办法。这种解决办法也要求立即成立民族团结政府，使利比亚人民能够有效应对在该国逐步扎根并构成威胁的恐怖团体。

尽管受恐怖主义这个祸患影响和威胁的国家合法地对其开战，但是，可供这些区域国家利用的资源稀少，其边界漫长而监控松懈，加上贫困和欠发展，这些因素都为恐怖主义提供了大量的运作、发展和壮大空间。

我国与国际社会其它成员一样，对于恐怖主义威胁的加剧及其对区域乃至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严重危险非常关切。我们认为，打击这种威胁的努力必须沿三个相辅相成的方向展开。

第一，必须持续寻求和深化打击这种祸患的双边、区域以及国际合作。在这方面，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负有责任并应发挥关键作用，特别是在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方面。

第二，必须提倡对话与和平手段而非滥用、不成比例和适得其反地使用武力，以政治解决这些危机与冲突。这种解决办法定会有助于遏制混乱和那

些无政府地区，并调集更多更好的重要资源专门用于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是，有关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努力必须协调一致，发展和增强这些国家的机构、人员、技术以及科技能力，这些国家在其反恐斗争中急需这些能力。今天，有实力和有能力国家的强化与存在是反恐斗争取得成功的条件之一。

这些是我们希望在本次重要和及时辩论会上与安理会分享的一些意见，辩论会的结论关系到我们单个国家和我们这个集体。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乌拉圭东岸共和国外交部长鲁道夫·尼恩·诺沃亚先生阁下发言。

尼恩·诺沃亚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举行本次公开辩论会和你努力在俄罗斯担任主席期间就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各种重大问题取得进展。

今天，我荣幸地来到这里，就一个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特别重要的议题，即中东和北非的恐怖主义威胁交换看法。这是最严重的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联合国宪章》和国家间与个人间和平共存原则的行径之一。它的跨国性质、创新的行动模式及其日渐扩大的国际影响力都要求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这个被《宪章》赋予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首要责任的机构立即做出反应。

乌拉圭谴责恐怖主义及其各种形式的所作所为，强调国际社会必需采取符合《联合国宪章》并能反击恐怖团体行动的措施。

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制定的对策不应仅仅侧重于采取符合国际法的胁迫性措施，而应基于一种处理位于该现象根源的结构性因素的全面做法来提出解决方案。贫困、缺少就业机会、社会排斥、仇外心理和歧视以及接受教育方面的挑战营造了一种有利于组成新恐怖团体和招募其追随者的环境。我们相信，处理这些挑战还将防止出现涉及我刚才提到的结构性因素的新的紧张热点。

乌拉圭极为关切地注意到所谓伊斯兰国这个团体的行动的加剧和残忍，其中包括蓄意破坏人类文化遗产。我们坚决谴责该团体表现出的残忍和对人类尊严的漠视。鉴于伊斯兰国的所作所为，这就是为什么继续遵循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要求与一个采取明确恐怖策略的实体进行对话与谈判是不可能的。在此背景下，乌拉圭强调，国际社会必需采取紧急行动，利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各种手段，制止该恐怖团体的所作所为。面对这些罪行及其受害者的痛苦，国际社会不能继续熟视无睹。

博科圣地组织在非洲大陆对平民、特别是对妇女和儿童实施的袭击表明，该团体危害其自己同胞之举的次数、凶残、残忍以及狠毒可怕地升级。它系统地对他们进行恐吓，侵犯其基本权利。乌拉圭谴责其所作所为，并重申，任何宗教、族裔或其它理由都无法为这种行径开脱。同样，乌拉圭希望，这些惨无人道之举不会逃脱惩罚，责任人将受到审判，并根据现有规范对其定罪。

乌拉圭支持《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承诺采取旨在加强其执行的行动，因为它知道集体行动的重要性。在此框架内，乌拉圭愿宣布，目前它正在考虑制订一项国家反恐战略，该战略将促成在审视这种全球现象时与国际努力进行有效合作。

任何国家或个人都无法幸免恐怖袭击。我们必须立即一道行动起来，以整饬受影响者及其家人遭到的破坏，并防止未来的袭击，以保护潜在受害者。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长蕾特诺·马尔苏迪夫人阁下发言。

马尔苏迪夫人（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举行本次公开辩论会。

中东和北非的不稳定与长期冲突继续导致大量伤亡和物质损失。国际社会必须协调一致地加倍努力工作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通过外交手段达成政治解决是解决这些冲突的唯一方式。我们坚信，只有通过和平进程才能实现持久和平。因此，

我们必须为进行包容性的政治对话与和解创造空间和机会。重要的是，这种包容性的政治与和解进程没有预先设定或设想的结果。

对我们来说，印度尼西亚继续致力于在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政治独立的同时，支持和平解决中东和北非的冲突。中东和北非的持续冲突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非正规移民者的涌入、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的崛起以及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出现等问题都证明，这种局势可严重影响其它区域，并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印度尼西亚认为，解决伊斯兰国兴起和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现象的关键是解决其根源问题。正因为如此，启动一个包容各方的政治进程是当务之急。我们还需要采取全面做法。印度尼西亚承认硬实力做法的作用，但我们认为，软实力做法对反恐方面的预防性措施来说是重要的。印度尼西亚认为，多个利益攸关方参与抵制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努力是重要的。我强调，应该增强妇女权能，让她们发挥作用，因为她们是为儿童提供指导、价值观、宽容理念和教育的关键支柱。温和派和民间社会的作用也应得到促进，以便反制恐怖主义分子的宣传。

就印度尼西亚而言，我们致力于解决激进化周而复始的现象。我们这样做主要是通过信仰间的对话，并确保在教育系统中教导伊斯兰教义，同时强调其教义带来的是幸福和繁荣。

为了应对伊斯兰国和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兴起，我们还必须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情报合作以及相关执法机构和法律文书之间的合作。我们还必须在与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问题相关的立法方面加强信息和经验交流，加强促进容忍和温和主义，并且改善边境安全。

在国际层面，应当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包括通过加强反恐所涉各联合国机构之间的协调，并与联合国框架之外的反恐举措形成合力。

最后，我谨借此机会，恳请安全理事会拿出更多政治能量、活力和时间来和平解决冲突，并且根据《联合国宪章》赋予的授权和职责，打击各种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挪威外交大臣博尔格·布兰德先生阁下发言。

布兰德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战争和内乱正在为极端主义团体提供空间，使之发展壮大成为与其相对实力不相称的威胁。即使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急剧扩张的总体情况要复杂得多，那一点也是明确的。大片领土落入一个恐怖团体之手，以及这些凶残的罪犯犯下了难以言述的暴行，都必须利用范围广泛的各类手段，包括军事力量来加以应对。

因此，挪威正在反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全球联盟列出的所有五条战线上作贡献。一支挪威部队现已在伊拉克完成部署。我们正在帮助阻止资金和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流动。我们正在努力驳斥伊黎伊斯兰国的宣传。此外，我们正在努力支持稳定伊拉克面临风险的地区。我们还在积极参与打击激进主义和极端分子歪理邪说的国际努力。

失业永远都不能成为使用恐怖主义做法的借口。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切断对恐怖主义分子的支持，我们就必须为青年创造就业和机会。根据人道主义原则，我们还在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受影响的邻国提供可观的援助。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致打击伊黎伊斯兰国。所有行为体均有责任不在实地制造新的复杂局面，或者采取任何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结果的举动。

大家普遍赞同的是，伊黎伊斯兰国对该地区内外的每一个人都是逼近的威胁。我们应抓住这个机会，找到办法来化解潜在的冲突。我们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一个伊拉克的包容性政治进程，我们就无法有效打击伊黎伊斯兰国。同样清楚的是，有效的应对措施要求朝着解决叙利亚冲突的

方向取得可信的进展。必须作出妥协，以便达成政治解决。

五天前，世界各国领导人为自己确立了未来15年的远大目标。遗憾的是，对叙利亚、利比亚、也门和其它遭冲突蹂躏的国家来说，实现这些全球目标将非常艰难。安全与繁荣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四年前，叙利亚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正在朝着实现几乎所有千年发展目标迈进。今天，它成为了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四年战争所摧毁的，或许需要40年或者更长时间来重建。

几乎没有哪个冲突中国家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结束叙利亚的冲突以及其它地方的冲突，将是朝实现上周五制订的远大目标迈出的重要步伐。反过来说，消除贫困是最有效的预防冲突工具之一。如果我们创造就业和机会，让青年自己学习，并且在如何治理他们的国家中有发言权，我们也消除了造成不稳定、极端主义和冲突的根源。但是，叙利亚人民等不了15年。现在亟需一项政治解决办法。

我们欣见，安理会成员正在讨论应当做些什么。但是，这只是刚开始的第一步。只有在座各位领导人在离开纽约之后也仍致力于找到解决办法，并且迅速就此采取行动，这场冲突才可能结束。这是我们对叙利亚人民以及我们自身安全应尽的责任。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危地马拉共和国外交部长卡洛斯·劳尔·莫拉莱斯先生阁下发言。

莫拉莱斯先生（危地马拉）（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赞赏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倡议举行本次辩论会，并赞扬其在9月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所做的出色工作。我也感谢秘书长的通报，其中阐明了解决冲突，特别是中东和北非地区冲突的紧迫性。

令人不安的是，我们看到，一个由于不久前一系列寻求民主变革的社会行动而大受褒扬的地区怎么就变成了现在由不稳定和冲突主宰的局面呢！该地区的暴力对平民造成了灾难性影响。遗憾的是，

我们看到，持续不断的暴力、原教旨主义、不容忍以及排斥行为和四分五裂的社会结构怎么就成为该地区各国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加倍努力，以便在尊重人权和我们能够带来更美好的未来的背景下，找到可行政治解决办法，扭转这些趋势。

危地马拉曾有机会亲眼目睹安全理事会有多少次未能在如何解决冲突的根源问题上得手。许多时候，这是由于其成员的政治敏感性。然而，我们也看到，有些情况下，安理会成员找到了足够的政治意愿来作出必要的结构改变，由此解决了许多导致冲突的祸害。

显然，我们现在到了这样的境地：我们必须凝聚政治意愿，以便全面处理各种助长恐怖威胁的棘手问题，例如社会经济排斥现象、提供武器和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等等。正是这类问题合在一起被用来推动那些促进暴力极端主义并威胁和平与安全的团体的利益。

危地马拉认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成员必须克服分歧，利用手头的机制把冲突各方聚集在一起，以便寻找新的方法来减少暴力、减轻人民的痛苦并为恢复政治谈判建立信心。我们知道安理会能够对实地局势的发展产生强大影响，但归根结底只有实际冲突各方才能维护和恢复和平。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国际社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只有内部行为体可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我们反恐努力是否有效，同我们成功解决这一问题的助长条件的能力有关。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拥有一些多层面的行动工具，使我们能够在考虑到每个区域的需求和特点的情况下处理这个问题并进行有效合作。但是，我们应当牢记，不能仅仅依靠军事力量同恐怖主义作斗争。联合国及其会员国的行动必须被认为是合法的，并且必须确保对这些行动执行者的问责。

最后，环境会变，趋势往往不是直线的，两者都可以由个人或机构进行改变。通过确保明智的政

策组合，安理会能够预防冲突或中止一个趋势。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一个安全理事会，要求它采取行动并寻求实现有牢固基础的持久和平。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爱沙尼亚共和国外长玛丽娜·卡尤兰德女士阁下发言。

卡尤兰德女士（爱沙尼亚）（以英语发言）：同许多国家一样，爱沙尼亚对最近一波咄咄逼人的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感到严重关切。根据奥巴马总统的倡议，我们9月在本会议厅开会（见S/PV.7272）讨论恐怖分子、特别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构成的各种威胁，并强调联合国在反击恐怖主义和激进极端主义方面的全球性和全面作用。那次主要会议的结果是安理会通过的旨在阻止恐怖主义团体的资金来源和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招募和旅行的第2178（2014）号决议。今天，我们可以总结这项重要决议的执行情况。我们爱沙尼亚现在将近完成把该决议的规定和要求纳入我国立法。

我们的共同目标是通过有效反击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团体在中东和北非构成的恐怖威胁来实现区域的和平与安全。昨天，我们举行了反伊黎伊斯兰国国际联盟的首脑会议，表明国际社会致力于解决恐怖主义威胁。我们欢迎这种方法，因为伊黎伊斯兰国无疑是中东、北非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和最复杂的恐怖主义威胁。我们必须遏制这一杀害无辜人民并造成大规模难民潮的咄咄逼人和野蛮的运动。

我们强调在打击伊黎伊斯兰国时进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同时我们应当有效利用我们的资源和能力，避免在平行轨道上采取行动的危險。爱沙尼亚支持现有的联盟及其工作组，应当继续在这个框架内进行合作。需要对恐怖主义作出统一和一致的全球反应。只有在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进行紧张、密切和充分协调的合作，才能取得具体结果。

也显然只有通过解决各种非极端主义的政治、民族和宗教群体之间的现有紧张关系，才能实现中

东和北非的长期稳定并结束各种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政治解决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当前的冲突，将是我们能否更有效打击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分子的关键。为了这样做，我们必须支持联合国当前的努力。

这里还要加上另一个方面。确实，这些现象今天都频繁出现在广大中东地区，伊斯兰宗教不幸在那里被用来掩盖恐怖主义目标。但我们必须更广泛地处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全球行为体，联合国应当不分宗教、政治、历史或族裔背景和动机，继续采取全面方法处理任何地方出现的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解决所有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

最后，我谨强调，爱沙尼亚欢迎秘书长在反恐和反暴力极端主义领域中所做的工作，尤其是他为编写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行动计划所作的努力，并欢迎反恐委员会执行局和其他机构这一年来为举办有关这个重要议题的一系列国际会议所作的努力。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芬兰共和国代理总理的部长兼外长蒂莫·索伊尼先生阁下发言。

索伊尼先生（芬兰）（以英语发言）：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一个国家中出现的安全挑战会影响我们所有国家。归根结底，安全理事会承担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当然，我们都有责任应对新老安全威胁。无所作为不是一个选项。

中东和北非许多地区今天的局势是不可容忍的。我谨赞扬并强烈支持联合国在该区域危机中作出的调解努力。联合国各位特使和代表为解决那里冲突所做的工作受到高度赞赏。

我们的主要重点应当是冲突的根源。数以百万计青年失业和缺乏前途，这可能导致他们被排除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之外。不幸的是，恐怖组织利用人们的不满和边缘化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民主、人权和包容性经济发展是建立稳定社会的基本要素。关键词是包容性。必须发挥社会的全部潜力，尤其是在解决困难的社会问题时。

我要在这里强调妇女充分参加决策的重要性。我坚信，如果我们要实现可持续的和平，我们就需要男女的平等参与。在事关和平与调解的问题上，宗教和传统领袖也是地方社区的重要和有影响力的代表。芬兰赞助建立了宗教和传统和平缔造者网络。该网将宗教和传统领袖，不论男女，一视同仁，聚集在一起，共同努力，争取在冲突地区实现和平。

我们还必需采取果断行动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团体。同时，我们必须确保所有反恐措施都符合国际法、人权法、难民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实行法治并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反恐斗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波兰共和国外交部副国务秘书Henryka Mościcka-Dendys女士阁下发言。

Mościcka-Dendys女士（波兰）（以英语发言）：首先，让我感谢俄罗斯及时召开今天这次辩论会，讨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历史教导我们，人们不会同意无限期生活在独裁政权统治之下，容忍非法行为，认可残暴行径，放弃一切追求更美好生活的雄心壮志。波兰和其他中东欧国家一度处于外国——苏联——的统治之下，它们的经历最有效地验证了一点：非法政权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阿拉伯革命没有生成恐怖主义威胁。然而，它们造成了政治真空，从而为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兴旺和得势提供了有利条件。中东和北非的危机持续得愈久，该地区各国的社会就会变得愈加两极分化和充满暴力。达伊沙和基地组织正是靠这些进程得以生存的。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自问如何在顾及诸多相关外部行为体及其相互矛盾的利益的条件下缓和这些冲突。重复必须找到政治解决办法这一老生常谈无济于事。单靠安保对策也不足以应对外国战斗人员、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构成的挑战。我们应当研

究制定全面对策，以便消除某些根源，例如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并保障民众享有基本人权和自由。倘若没有一项包含政治和发展两方面内容的广泛、包容各方的解决办法，就不可能在该地区实现持久和平。

在拟订中东和北非两个地区所发生冲突的和平解决办法时，我们不应忘记多样性、公民身份与平等，以及容忍、和平与稳定、尊重和接受他人、休戚与共的身份认同等共同价值观。我们必须通过促进民主、对话和人权文化来增强能力，预防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在这方面，还应当强调妇女的作用。妇女是社会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负责基本教育。

我们认为，应当更加强调通过审视和消除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条件来防止恐怖主义。最重要的问题是遏止恐怖主义团体的招募活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应当集中精力确保青年拥有稳定的未来。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从意识形态角度看，促进去激进化进程首先是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权利和义务。今年2月，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陛下在欧洲议会谈论过此事。教育，促进和平与尊重他人的文化以及赞赏中东基督徒作为世界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所发挥的作用，都是巩固国王陛下提议作出的各项努力的主要因素。在这方面，已经启动一些有价值的项目。让我仅提及几个。

新思维方式的一个良好例子是，8月份在约旦召开了全球青年、和平与安全论坛。该会议通过的《安曼青年宣言》是第一项此类宣言，论及青年与建设和平等问题。该宣言呼吁青年和青年领导的组织充分参与处理和平与安全问题。指导原则是为本着相互谅解和相互尊重的精神进行有意义的代际对话创造空间，以便防止暴力和极端主义。

值得一提的另一个例子是2012年在阿布扎比建立的国际中心——国际反暴力极端主义英才中心（Hedayah）。该中心大力注重通过对话、培训和研

究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该中心及时触及打击外国战斗人员和通过教育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等议题。

波兰支持打击恐怖主义和激进化的国际努力。我们珍视同联合国、欧洲联盟以及我们的战略伙伴在这方面的密切合作。我们有倡导变革的悠久传统，特别因为我们自己最近成功进行了政治和经济变革。波兰随时准备介绍自己的经验。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必须提及同极端主义不断增长有关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破坏世界文化遗产的行为。我借在本会议厅内发言的机会再次强烈谴责在中东和非洲发生的破坏世界文化遗产的野蛮行径。损坏任何人的文化遗产都意味着损坏全人类的文化遗产。这种行为是战争罪，其实行者必须因其可耻的行为而受到追究。

我还要表示，波兰大力支持教科文组织采取行动捍卫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境内的文化遗产，同时特别铭记的是，有137个国家前所未有地支持关于破坏文化遗产行为的联合声明，由波兰代表一个跨区域核心小组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上宣读。教科文组织推动国际社会支持在文化遗产受到极端主义威胁的地区保护文化遗产。然而，必须有一项新战略来指导我们如何加强该组织在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为保护文化而采取的行动。

最后，我要强调指出，我们只有共同作出坚定承诺，才能实现建立无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祸患的世界这一愿景。波兰随时准备继续参与为实现这一重要目标而做出的国际努力。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瑞典王国外交大臣玛戈·瓦尔斯特伦女士阁下发言。

瓦尔斯特伦女士（瑞典）（以英语发言）：瑞典赞同以欧盟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但我要以我国代表的身份提出几点补充意见。

让我首先感谢主席国俄罗斯组织召开本次关于在中东和北非打击恐怖主义威胁的部长级会议。

我要重点谈令我们特别关切的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必须加紧努力，争取找到结束叙利亚内战和伊拉克境内暴力的政治解决办法。叙利亚冲突现已进入第五个年头，这是不可接受的。安全理事会必须担负起《联合国宪章》赋予它的职责。这场血流成河的冲突必须结束。我们理应支持斯塔凡·德米斯图拉特使努力找到政治解决办法和紧急执行2012年日内瓦公报（S/2012/523，附件）。

安全理事会应当核可设立一个国际联络小组来支持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的四个工作组。我鼓励美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等至关重要的行为体参加。欧洲联盟也应当积极参与。最终目标是实现名副其实的政治过渡，以满足包括叙利亚妇女在内的叙利亚人民的合理愿望，并使他们能够独立和民主地决定自己的未来。

在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和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叙利亚政权必须通过停止袭击平民和致力于实现名副其实的政治过渡，为之做出贡献。我们不要忘记，叙利亚政权对叙利亚境内犯下的绝大多数暴行负有责任。这些暴行可能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国际社会无法容忍这些暴行。

在伊拉克，军事和稳定努力应以民族和解的政治进程与包容性政治为支撑。阿巴迪总理已经采取大胆措施，让逊尼派和所有其他群体参与治理伊拉克。瑞典将继续在伊拉克打击伊黎伊斯兰国的联盟中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参加稳定小组工作。实现稳定是伊拉克民主、稳定和统一的关键。昨天，我国首相承诺将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伊拉克稳定基金提供\$400万。我们是一个人道主义援助的主要捐助国，我们参与国际联盟在伊拉克北部的军事培训工作。

其次，我们必需打击普遍和有系统地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的行为。叙利亚政权和伊黎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把女孩和妇女用作性奴隶，把强奸当作战争手段，公然践踏人权，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这一问题对我并不陌生，而且我认为对今天在座的任何人也都不陌生。我先前曾以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身份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当时我曾强调，我通过实地访问认识到，性暴力往往被认为是一种难以避免或启齿的现象，或是一种较轻的罪行。

现在，性暴力的使用已经发展到可怕的新程度，不仅得到纵容，而且公开按作战方法下达指令。应该将此问题保留在安理会议程上，因为它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瑞典欢迎秘书长昨天宣布将提交一份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全面计划。我敦促联合国会员国支持特别代表班古拉的努力。瑞典致力于加强我们对性暴力受害者和幸存者的支持。必须追究性暴力的责任，杜绝有罪不罚现象。

如果我们审视广大的中东地区，还有其他包括在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在内的冲突，当然它们迫切需要政治解决办法。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是来自伊黎伊斯兰国的直接威胁。如果我们把审视的范围也扩大些，我们就得解决该地区更广泛的安全挑战了。必需重振中东和平进程，支持善政，强化冲突后恢复与建设和平，以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和找到解决水资源管理问题的办法。

最后，请允许我指出，民主、人权与平等的价值观仍然是我们防范恐怖主义的最有力手段。只有在和解与包容的基础上，通过政治解决才能实现之。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奥地利共和国欧洲、融入和对外事务部长塞巴斯蒂安·库尔茨先生阁下发言。

库尔茨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主席国俄罗斯召开这次重要辩论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不曾见到过，有如此众多的民众孤注一掷，为了活命逃离冲突地区。全世界现有近6000万人在逃难。仅在2014年就又有1390万人流离失所，相当于前一年的四倍。我们现在目睹人口大规模出走，特别是从大中东地区

流往欧洲，主要是通过土耳其、希腊和西巴尔干国家。

这种大规模出走给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都带来令人担忧的问题。对原籍国，它加剧人才流失；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它对当地社会及其社会制度构成重大挑战。

众所周知，触发这场大规模出走一直以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叙利亚境内的野蛮战争和达伊沙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实施的暴行。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认为，我们必须解决问题的源头，而且我们必须统一采取行动。

首先，我们必须正视原籍国的根源问题。就叙利亚而言，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加强我们打击达伊沙和其他恐怖组织的斗争。奥地利积极参与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的全球联盟。我们无法提供军事援助，但最近已经增加协助，同时给予更多的人道主义援助、防护装备和探雷器。但我们也必须参与我们社会相互之间的这一斗争，进一步努力阻止更多的外国恐怖分子战斗人员流动，并切断对他们组织的资金支持。

其次，我们需要在国际层面加强团结。我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迅速制止流血。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安全理事会的明确领导。只有在美国和俄罗斯方向一致同心协力的情况下，我们才能使局面改观。我们需要一项任务授权，不仅为了打击达伊沙，而且也为了保护平民，包括建立安全与缓冲区。奥地利随时准备为在该地区执行这样一项联合国授权的行动作贡献。

在维也纳的“E3+3”六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的积极成果，提供了一线希望。在伊朗问题上通过谈判能够找到外交解决方案，在叙利亚问题上应该也有可能。进展有难度，但并非不可能。我们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团结一致，以结束叙利亚战争和打击恐怖主义。我们应该做到这一点，那是为了恐怖主义的受害者，那是为了许多不得不背井离乡

的人，那也是为了我们本国人民，要确保满足他们的安全需求。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白俄罗斯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瓦伦丁·雷巴科夫先生阁下发言。

雷巴科夫先生（白俄罗斯）（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感谢你邀请联合国众多会员国在安理会上讨论一个如此严重和紧迫的问题。

在中东地区，恐怖主义今天以准国家的形式存在。恐怖主义基本上已经成为另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毁灭人民，破坏世界文化遗产和断送整个地区的未来。恐怖分子已经杀害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基督徒和雅兹迪派人员以及其他族裔和教派团体的代表。

可能看似矛盾，但使用常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最大，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在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类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等问题上缺乏进展，加之今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工作失败，所有这些都是强有力的证据，籍以证明，不仅在中东地区和北非，而且在全世界，就确保国际安全问题展开全面对话的努力都出现倒退。

让我们坦言。今天，该地区危机生成的真正原因正在被人替换掉；在客观上，这有碍寻求长期解决方案。有些问题被人为突出，有些问题被巧妙掩盖。结果形成一个多级平行现实，而真相则成为这种平行现实的主要受害者。以人为的胁迫方式把某些观点强加给其他国家人民并给合法选举产生的政府抹黑，以及支持恐怖主义团体，是导致该地区原本已经棘手的局势恶化的原因。

我们确信，对于某些概念，采用微妙的说法表达，是不可接受的，也是犯罪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黑就是黑。恐怖主义残酷无情地破坏国际安全体系的完整性。支持一些恐怖组织打击另一些恐怖组织，只会带来负面后果。同样，有人用结盟的方式追求自身的政治目的，又有人让非国家实体参与进来，都是在支解反恐努力；这必将导致恐怖主义

和极端主义的威胁加剧。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唯一可行的备选方法就是，采取以安全理事会各项决定为基础的行动。就自身而言，白俄罗斯始终致力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尤其是在我们区域。

我们承认，联合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发挥首要的协调作用，我们尤其重视发展及加强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白俄罗斯参与联合国框架内打击恐怖主义的关键普遍国际条约，并且全面履行框架内各条款以及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条款规定的义务，这些都为进一步开展综合反恐努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是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框架内实施的区域反恐协议、方案和其他工作的积极参与方。

鉴于恐怖主义活动持续进行并且愈演愈烈，我们谨提请注意第1540(2004)号决议，该决议涉及打击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扩散，以及防止它们落入恐怖主义组织之手。我们认为，这项决议与今天公开辩论会的主题有直接联系。

考虑到全球信息与通讯相互依存，人们不能忘记像网络恐怖主义这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它完全有可能导致恐怖主义分子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果真如此，那将是真正的全球范围的灾难。

2013年1月，白俄罗斯与联合国裁军事务厅、独联体执行委员会及欧安组织秘书处一道，举办了一次面向独联体成员国的研讨会，交流在落实第1540(2004)号决议方面的经验。我们计划在明斯克继续举行关于这一专题的此类活动。

最后，我们认为，我们必需指出以下几点。白俄罗斯呼吁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是联合国会员国——我强调“联合国”这一用词。关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没有袖手旁观者，也不可能有人袖手旁观。每个国家为这一重要努力所作的贡献都弥足珍贵。

最后，鉴于最近发生的事件，我们欢迎有新的国家积极参与反恐，尤其在合法当选政府请求参与的情况下。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列支敦士登公国外交部长奥蕾莉亚·弗里克女士阁下发言。

弗里克女士（列支敦士登）（以英语发言）：几十年来，中东和北非的冲突一直对该地区人民的生活和生计造成严重影响。最近几年，尤其是在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和加沙，新的暴力浪潮推动产生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见过的人道主义危机和人口流离失所。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以及从那里扩散的恐怖主义威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残暴的极端分子掌握了大片领土。国际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中东问题，但经常是劳而无功。因此，不稳定局势造成的影响比以往更加突出、更加广泛。

造成这种戏剧性局势的原因十分复杂。要达成可持续的解决办法，也需要安全理事会之外的各方作出努力。尽管如此，中东和北非局势完全属于安理会的职权范围。安理会在该地区如何作出应对，可以作为衡量其总体表现的标尺。在这方面，我想简要地提出几点意见。

该地区的许多冲突，最引人瞩目的是叙利亚战争，可以被视为预防外交上的败笔。这并不意味着对联合国各位特使及其小组提出批评。他们正在危急形势下竭尽全力。相反，主要问题在于预防外交的组织开展通常太晚，而且缺乏政治和财政支持。这种状况更加令人遗憾，因为我们知道，正如最近在伊朗核计划协议中所展示的那样，这种外交可以在最复杂的危机中发挥作用。妥善执行协议当然重要，但这项工作可能会遭遇困难或拖延。尽管如此，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应当为加强协作，解决影响该地区的战略性问题铺平道路。

中东和北非冲突处于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地缘政治联盟之下。安理会成员经常发现自身利益牵涉其中，这绝不是实现有效决策的推动因素。而安理会

是一个代表联合国全体会员国负责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集体机构。安理会不是用来追求国家政治目标的论坛。在平民百姓遭受大规模犯罪的情形下，尤其如此。

因此，我要提醒安理会成员及联合国所有其他会员国，请它们支持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制定的安全理事会关于打击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或战争罪行动的拟议行为守则。拟议行为守则呼吁各方自愿作出政治承诺，支持安理会在此类局势下采取行动。换句话说，这是承诺不让受到攻击的平民听任命运摆布。我希望，这也将加强安理会各成员克服分歧的决心，并增强非常任理事国的归属感。

该地区的冲突也明显存在极其严重的有罪不罚现象。最严重犯罪的实施者对其敌人施以报复的害怕程度甚于在法院接受审讯。我们必须把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作为我们各项努力的基础，并向受害者发出信号：他们没有被遗忘。在这方面，批准《罗马规约》十分重要。安全理事会将叙利亚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处理，并辅之以其他问责方面的努力，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在这方面提出的反对意见——“让我们不要干涉政治进程”——坦率地说已被实地的现实情况推翻。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以以色列国外交部副部长齐皮·霍托维利女士阁下发言。

霍托维利女士（以色列）（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俄罗斯政府提议就严重困扰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及人民的议题召开本次重要的辩论会。

恐怖主义带来的祸患对以色列来说并不陌生。在我国建国之前以及整个存在期间，我们一直在与持续不断的恐怖主义运动作斗争。中东和非洲目睹了恐怖主义在整个地区四处蔓延。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胡塞民兵、哈马斯和真主党等恐怖主义团体割据一方，构成了特殊挑战。此外，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等团体引发的恐惧对远在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等国和其他地

方造成冲击。如果一开始还有人认为所谓的“阿拉伯之春”能够带来新型民主化的中东，那么，整个地区肆意蔓延的恐怖制度就是一记警钟。

以色列被恐怖团体包围着。它们存在于我国的所有边界：北边有真主党和胜利阵线，南边有伊斯兰国，加沙有哈马斯。去年，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目标发射数千枚导弹，并在边界挖掘隧道，对以色列无辜平民发动袭击，这些事件严峻地提醒我们，我们面临的威胁有多么严重。

以色列在应对这一巨大的安全威胁的同时，努力遵守国际法，并在许多情况下远远超出了国际法所规定的要求。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许多民主国家表示有兴趣学习我们的经验。最大的挑战之一在于，恐怖团体经常为实现他们的目的而利用并滥用国际法原则。例如，在2014年加沙战争中，哈马斯在对以色列的袭击中滥用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大量使用人盾，并蓄意对联合国设施、操场、医院、清真寺和学校的无辜平民发动袭击。

就像犯罪辛迪加一样，如果没有其教父伊朗，中东的恐怖主义将一事无成。伊朗在与“五常加一”签订协定之后实力大增，毫不掩饰它的打算，即利用制裁缓解来扩大其对恐怖，尤其是对该地区和世界恐怖代理人的支持。要想击败该恐怖威胁，温和的中东国家就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极端主义和解决其根源：没有民主和法治、妇女没有权利以及缺乏容忍教育。

在巴勒斯坦社会，哈马斯和其他恐怖团体一直得到强有力的支持，这个社会生动说明了教育对于暴力和极端主义的影响。其广场以大屠杀刽子手名字命名，鼓励儿童成为殉教者——舍希德，任何这样的社会都将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滋长提供沃土。

恐怖有两个主要目标：杀戮和瓦解士气。在击败恐怖主义所需的许多行动中，一项引人注目的具体行动便是明确性——目标和道德信念的明确性。民主世界团结起来，便能够击退席卷中东和威胁广

大国际社会的恐怖浪潮。在此过程中要想有效，就需要修改国际规范和法律，使之适应二十一世纪战场不断变化的特点，特别是适应与敌手冲突中产生的独特挑战以及蓄意混淆军事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之间的界限的挑战。在这方面，以色列渴望继续在联合国各机构的工作中在其打击恐怖主义国际战略中发挥积极作用。

民主与恐怖的战斗永远涉及在公民自由与国家安全之间谋求平衡。几十年来，以色列一直在处理这一左右为难的局面，并且在遵守法治的同时成功地保护了其公民免受恐怖主义伤害。如今面临恐怖威胁的所有国家都在应对类似的挑战。

正如以色列在其自身长期的针对我国反恐能力的运动中所了解的那样，恐怖主义歪曲我们对人类生命圣洁的敬畏，歪曲我们与一切企图玷污这一圣洁的人做斗争的顽强信念，他们甚至可笑地试图以我们的原则攻击我们。正是这一信念将最终确保民主世界必胜。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荷兰王国外交大臣阿尔伯特·肯德尔斯先生阁下发言。

肯德尔斯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荷兰王国赞同早些时候欧洲联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

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是安全理事会的现时问题，因此，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今天提供这次辩论机会。我的发言将涉及三个问题：恐怖主义、全球反恐主义论坛和法治。

荷兰坚决谴责任何恐怖主义组织发动的一切袭击。这种袭击对于和平、正义和发展来说是灾难性的。依靠社交媒体和因特网的力量恐怖主义挤入了人们的生活，它没有道德或地理界限。恐怖主义组织正在挑衅我们的信仰和价值观，包括——而且可能尤其是一一马格里布和马什雷克区域人民的信仰和价值观。因此，我们欢迎俄罗斯联邦提出的第2199（2015）号决议。该决议要求会员国采取步骤，防止恐怖主义团体接受捐赠并从石油、古董和

人质交易中获利。我们全都知道这种情况仍在继续。我们仍必须严格落实此项决议。

我们需要采取集体行动，打击那些奴役妇女和儿童、斩首无辜平民以及破坏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人。星期日，荷兰继美国之后成为全球反恐主义论坛（全球反恐论坛）的共同主席。全球反恐论坛旨在通过预防、打击和起诉恐怖主义行为，减轻全世界人民对恐怖主义的脆弱性。此外，该论坛旨在制止煽动恐怖主义活动和为其招募。担负起共同主席的责任，令我们感到既自豪又谦卑。我们将与这一先驱机构的其他29名成员，尤其是与摩洛哥王国密切合作。

在过去的一年里，全球反恐论坛为第2178（2014）号决议铺平了道路。此项决议是阻止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关键一步。尽管如此，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数量在继续增加。他们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和国家，包括我国。共有210名来自荷兰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加入到境外恐怖主义组织队伍中。

全球反恐论坛主张，与其他多边论坛密切合作，少说多干。通过全球反恐论坛引进了资金，以支持那些需要资金进行能力建设的国家。荷兰最近为此增拨4 300万欧元。

与我们打击的恐怖分子不同，我们采取行动时明确承认依据法治设定的道德和法律界限以及人权。我们适当顾及安全和隐私要求造成的困境。找到适当的平衡并不容易，但是，荷兰相信，这两者并非互不相容。

首先，恐怖分子旨在通过激起一种永恒恐惧感而扰乱我们的日常生活。面对这些行动，我们需要忠于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这意味着要坚定地支持我们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指导原则。我们知道如果有了政治意愿联合国会多有效。

可悲的是，安理会迄今在叙利亚问题上令我们失望。即使叙利亚当局在针对其本国人民发动可怕的恐怖运动，即使在该国纵容建立达伊沙，或伊拉

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以及在整个地区诱招恐怖分子，安理会也没有采取行动。这些恐怖行动构成公然侵犯人权和蹂躏叙利亚人民的行为。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保护平民并且遵守《联合国宪章》文字和精神。

如果我们研究是什么将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就不会只打击恐怖主义。我们必须为正面的东西而战，为拥有更普遍的价值观的东西而战。有人提醒我注意《世界人权宣言》中的根本权利之一：免于恐惧。此项自由早在近75年前由一位荷兰裔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先生提出，是他于1941年1月6日发表的国情咨文讲话中阐述的四项自由之一，时至今日，这项自由仍多有缺失。将这一自由作为我们集体努力的目标吧。让我们一起努力减轻全世界人民对恐怖主义的脆弱性。

这也是荷兰王国有志向要在明年6月当选为2017-2018年期间安理会成员的原因之一。我们期待同安全理事会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荷兰王国有志向继续成为促进和平、正义和发展的伙伴。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长彼得·万吉斯先生阁下发言。

万吉斯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让澳大利亚有机会参加本次会议。

北非和中东国家是世界上许多最古老人类文明的家园，这些国家正处在关键的历史时期，因为该地区正在为制止冲突和暴力极端主义而斗争。某些冲突，如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并未因几十年为将其解决做出的努力而缓解。澳大利亚一贯支持中东的长期、持久和可持续和平。我们支持两国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认识到以色列是该地区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以色列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都有在安全边界内存在的固有权利。

其他——如在利比亚和也门等地的——冲突，可能是在相对较近的时期爆发的，但其根源却已酝酿了许多年。这些冲突的根本原因极端复杂。伊

拉克和叙利亚最迫切需要的是国际社会的有效应对措施，因为达伊沙野蛮对待无辜民众的暴行无以言表。这些冲突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已上升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冲突所造成的破坏稳定的影响波及该地区内外，助长了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暴力活动。

澳大利亚并未幸免于这些冲突的影响。大约有120名澳大利亚人已前往叙利亚或伊拉克，其中有许多是去为达伊沙作战的。澳大利亚已经和我们的伙伴一起，对这场危机作出了回应。我们是全球反达伊沙联盟的主要贡献者。本月份，在我们的伊拉克行动基础上再接再厉，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澳大利亚把空中行动扩大到打击在叙利亚的达伊沙。

澳大利亚坚决驳斥任何对我们叙利亚行动的法律基础提出的批评。我们的行动旨在使达伊沙丧失维持其伊拉克行动的能力，包括使用叙利亚领土训练人员、为袭击做准备、再补给和越境运送战斗人员。《宪章》第五十一条明确承认，各国采取自卫行为的固有权利。叙利亚政府未能阻止达伊沙从叙利亚的庇护所一再发动袭击。澳大利亚与联盟伙伴一道，正应伊拉克政府的援助请求采取行动，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实施必要和有分寸的军事行动，对伊拉克进行集体自卫。

俄罗斯联邦已告知我们，它打算在叙利亚对恐怖主义目标进行空袭。如果这是俄罗斯的真实意图，其空袭行动必须对准达伊沙，因为达伊沙，无论按什么标准度量，都是叙利亚和伊拉克最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

军事行动是对达伊沙采取的一项必要对策，但无论如何是不够的。需要有一些可持续的政治解决方法来结束这场冲突。我们支持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为了所有伊拉克人而寻求和解并实施包容性治理。我们继续倡导能结束叙利亚野蛮冲突的政治解决方法，因为各党派，尤其是阿萨德政权、达伊沙和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叙利亚胜利阵线，已造成了毁灭性的人道主义后果。我们支持联合国特使德米斯图

拉努力达成通过谈判实现的政治过渡。我们认为，各种过渡方法都应加以考虑。

澳大利亚还正在努力满足各种冲突所生成的人道主义需求，同时重新安置又一批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最弱势群体的1.2万难民定居。我们正与联合国合作，为24万多伊拉克人和叙利亚人提供食物、水、医疗保健、教育、应急物资和保护。这将使澳大利亚从2011年以来，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帮助应对人道主义危机的捐款达到约2.3亿美元。

我们赞扬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邻国，尤其是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肩负起了重担。

需要做的工作还多得多。我们鼓励各会员国响应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呼吁，慷慨解囊。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人民极需帮助的时候支持他们。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冰岛共和国外交部长古纳·布拉伊·斯韦英松先生阁下发言。

斯韦英松先生（冰岛）（以英语发言）：我们领导人刚刚商定了到2030年实现的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这种前瞻性的希望愿景清楚表明，发展、和平与安全密切相关。

然而，仅仅在几年前唤起如此多希望的阿拉伯之春，已经让位于对许多人来说等同于人间地狱的局势。叙利亚的大部分民众，因为遭到政府军或叛军团体的残暴袭击，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或干脆离开其国家。利比亚已经四分五裂。事实证明，要实现不同派别间的团结非常难。伊拉克处于分裂之中；也门战火纷飞；巴以局势和西撒哈拉/摩洛哥尚未解决的争端继续恶化。在这一地区，有一连串国家的安全、人权和法治遭到了严重破坏。

在整个地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等极端恐怖主义势力成功地利用了这一局势，同时带来进一步的混乱和苦难。此外，他们对地区内外的其他国家构成了重大威胁，尤其是通过扩散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构成威胁。暴力和极端主义主张对我们

社会中一些年轻人产生的致命吸引力构成了进一步的挑战。

与此同时，邻国穷于应对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挑战。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为好几百万人提供支助和庇护所，理应受到赞扬。试图从该地区到欧洲寻求避难的人，数量显著上升，但与在原籍国及其邻国的数百万难民相比，这些就是小数字了。

冰岛决心尽其本份，帮助处理这一人为灾难中人道主义方面的各种问题。我们认为，最迫切的是为该地区提供援助。通过改善该地区数百万流离失所者的生活，我们将能减轻他们的绝望情绪，从而不致使他们落入人口贩运者之手。冰岛政府已拨出1600万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前方机构必不可少的工作。我们还会接收更多难民到冰岛来。

我谨赞扬秘书长今天召开这次关于移民问题的会外会。

安全理事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我要和其他国家一道，促请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再次作出努力，搁置分歧，找到一起采取行动的方法。我注意到秘书长在其最近报告(S/2015/682)中的看法，论及联合国和平行动的未来。报告指出，秘书长的一些特使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们寻求种种方法来启动政治进程，但会员国和区域行为体却增加其对反对方的军事和财政支助。我们在该地区看到的这种高度复杂的冲突将得到解决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安全理事会采取的统一和协调一致的行动。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常驻联合国观察员 阿卜杜勒阿齐兹·阿马尔先生阁下发言。

阿马尔先生（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感谢你召开本次重要会议，讨论中东和北非危险的事态发展，从巴以冲突一直到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伊拉克的血腥冲突，而且还探讨该地区大量的物质损失和人道主义后果。这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大挑战。

巴以冲突一直是该地区和整个世界的重大威胁并对该地区的各种危机产生影响。以色列占领军对穆斯林和基督徒圣地的亵渎造成了阿克萨清真寺法律地位的变化；这些亵渎行为违反了国际习惯法。出于这一原因，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担负起责任，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以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圣地，并达成一项持久的解决方法，以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并最终在1967年边界基础上，根据两国解决方案，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否则，这仍将是该地区不稳定的源头和为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开脱的最糟糕的借口。

叙利亚危机产生了各种影响并带来当前和未来的后果，可能给该地区和全世界带来真正的灾难。叙利亚危机已导致280万叙利亚人流离失所；该国政权犯下了种种罪行，而且人民——其中有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成千上万人被杀——蒙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我们已给予他们合法的地位，允许他们自由行动。我们还允许孩子们上学，甚至在我们的大学注册登记。自2011年以来，海湾合作委员会各国已提供的援助总额超过了43亿美元。所有这些努力都已经做出，为的是，我们能站在我们兄弟般的叙利亚人民一边。

我们强调叙利亚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我们也致力于根据6月30日的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寻求解决叙利亚危机的政治办法，这样，叙利亚人民就能有尊严地生活。安全理事会也应当履行其对叙利亚人民的责任，以便我们就能结束这场人道主义危机。

在也门，确保稳定并阻止该国滑入恐怖主义之道的最好办法是根据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倡议及其机制，支持合法当局。我们必需执行第2216（2015）号决议。

我们地区的各种冲突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沃土。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现在是主要的威胁。因此，我们应该达成一项政

治办法，以解决正在影响我们区域的各种危机。这是给我们人民以希望的最佳办法。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罗马教廷对外关系秘书保罗·理查德·加拉格尔大主教宗座发言。

加拉格尔大主教（以英语发言）：我罗马教廷代表团谨感谢安全理事会俄罗斯主席国及时召开本次主题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解决中东北非地区冲突以及应对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的公开辩论会。

上周五，方济各教皇在其大会致辞中指出，

“……我必须再次对整个中东、北非和其他非洲国家的痛苦状况提出呼吁。在这些地方，基督徒以及其他文化和族裔群体，包括当地不想被仇恨和疯狂吞噬的教徒，目睹他们的祷告场所、他们的文化和宗教遗产以及他们的家园和财产遭到破坏，不得不为安身立命与和平境地逃离家园，而不付出生命的代价或沦为奴役。”（A/70/PV.3, 第5页）

恐怖主义团体在中东和北非犯下的暴力与迫害行径在很大程度上诱发了地中海和欧洲许多地区的这场移民危机。艾兰·库尔迪，3岁，他那被冲上土耳其海岸的尸体，代表着成千上万名为了逃离暴力和迫害而在危险的旅途上丧失性命的人。艾兰他那软弱而已无生命气息的躯体在向国际社会呼喊，特别是向安理会呼喊，要求它尽其所能制止这种疯狂愚蠢之举，这样，其它像他这样的无辜生命就可以免遭相同的悲惨命运。对于艾兰和成千上万由于我们集体的冷漠以及地域政治和国家间敌对行为而丧生的人来说，从此刻起，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太微不足道，为时已晚。但是从现在起，每一个行动，拯救的哪怕只是一个艾兰，使其免遭死亡，免遭一切形式的暴行，不仅都是及时的，而且也是紧迫的。罗马教廷现在呼吁国际社会，在所有惨剧——甚至在我们发言时——发生之前和在安理会注视之前，不要保持沉默和无所作为。

再一次在安理会列数中东和北非继续面临的规模空前、复杂和多重的紧急情况，是没有必要的。但是罗马教廷感到不得不重复1200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叙利亚人的恳求。这些人之中，有700万是境内流离失所者，而500万已在其他国家成为难民。我罗马教廷代表团也认为，谴责那种破坏叙利亚的一些世界无价文化遗产的绝对愚蠢行为，是一种庄严的责任。局势极端严峻而且每况愈下。因此，解决叙利亚的冲突必须是安理会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叙利亚和中东所有当局工作的重中之重。

罗马教廷代表团借此机会重申，罗马教廷深切感谢该地区那些欢迎并照料数百万难民的国家，尽管它们自身的境况颇为艰难，资源也有限，但它们还是这样做了。就天主教会而言，它仍然积极地走在前列，借助其一切自主手段，为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大批量地向该地区运送越来越具破坏性的武器，不会终结暴力和苦难。该地区需要的是通过谈判达成的政治办法，以化解继续席卷整个地区的各种冲突。如果要赢得这场反恐战争，如果地区各国人民不再被迫逃离，如果自由与稳定的民主体制将有机会在该地区兴旺发展，如果地区领导人将学习如何和平解决争端，而且如果外部势力和大国不在该地区将其意志强加于人，那末，该地区现在就需要这些解决办法。

任何解决中东冲突——实际上也是解决全世界所有冲突——的持久办法，必须不论种族、宗教、政治信念或分歧，把人的不可侵犯的尊严与权利放在中心位置来考虑。该地区的许多公民个人和群体都因为他们的宗教、种族或政治信仰而遭受了或继续遭受死亡和所有形式的暴力。绝不可允许恐怖主义分子破坏该地区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数百年的和平共处。必须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那些声称以宗教的名义进行杀戮和压迫的恐怖主义团体的谎言。当我们的同类同伴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或者恰巧属于一个少数群体而正在遭受迫害、被流放、

杀害、焚烧或者砍头的时候，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最后，我要重温方济各教皇上周五向大会的致辞，当时他说，

“战争是对所有权利的否定和对环境的剧烈冲击。如果我们想要为所有人实现真正的综合人类发展，我们必须作出不懈努力，避免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战争。”（同上）

现在该是时候采取拯救生命的行动了。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乌克兰外交部副部长 Serhiy Kyslitsya 先生发言。

Kyslitsya 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强调指出，本次公开辩论会是对国际社会——不仅在中东北非地区，而且也是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努力的共同贡献。乌克兰完全支持安全理事会的立场，即，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都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威胁之一，而且任何恐怖主义行径，无论其动机是什么，都是犯罪，都是不正当的。

乌克兰支持联合国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促进该领域国际合作的全球努力中发挥核心作用。我们重申，我们坚决支持第2170（2014）号和第2178（2014）号决议所载的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旨在解决与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有关联的严峻问题。我们同样感到关切的是，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能够增加冲突的激烈程度和持续时间。要应对他们构成的威胁，就必须全面处理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因素。鉴于乌克兰顿巴斯地区存在外国武装分子和恐怖分子，这些决议的一些条款也适用于乌克兰局势。

我们仍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和其它相关恐怖实体深表关切，并且深为关切其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在中东和北非的破坏性行动造成的消极影响，包括给平民造成的破坏性人道主义影响，这导致数百万民众流离失所。

我们强烈谴责伊黎伊斯兰国针对平民特别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平民包括最弱势少数群体实施的犯罪和大规模暴力行为。乌克兰同样认为，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等恐怖主义团体的活动和暴力意识形态对整个国际社会构成威胁。我们支持国际联盟的一切可能步骤，包括对伊黎伊斯兰国部队的适当军事行动，其意图是铲除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我们还认为，在打击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团体的同时，还应在叙利亚推行积极的政治变革，使其国家机构民主化。

与此同时，如果不妥当解决支持国的问题，打击个别恐怖分子和恐怖团体的活动是不够的。中东和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情况便是如此。鉴于叙利亚当前的一些事态发展，特别是俄罗斯在那里进行军事集结并使用武力，我们同样认为，迄今为止，其政策似乎是在推行自身的狭隘利益，这不符合叙利亚人民的利益。在这方面，我们对今天来自叙利亚的报告深感关切。报告称，俄罗斯空军实施的空袭造成数十名平民丧生。

我们也感到非常不安的是，有人正企图使叙利亚危机问题讨论转向如何最好地顾及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利益，而不是如何解决中东当前危机的根源，同时无视叙利亚人民的困境和真正利益。如果我们允许这种做法，就有可能加剧叙利亚局势，这将继续迫使叙利亚人离开自己的家园，从而使移民危机恶化。有鉴于此，我们欢迎反伊黎伊斯兰国联盟领导人作出的保证，即：在俄罗斯直接卷入冲突局势的世界其他地方，与俄罗斯联邦进一步协作打击伊黎伊斯兰国，将不会损害其在原则问题上对俄罗斯联邦所持立场的完整性。

跨国安全威胁急剧增大，而且不限于国家边界内，在联合国应对这一威胁的努力中，反恐活动应发挥核心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在美国的倡议下，于昨天举行关于打击伊黎伊斯兰国和暴力极端主义的领导人峰会。我们认为，这是朝着团结一致应对恐怖组织及其活动构成的全球威胁迈出的重要一步。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外交事务秘书艾扎兹·艾哈迈德·乔杜里先生阁下发言。

乔杜里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我首先要感谢拉夫罗夫外交部长倡议召开一次安全理事会会议，讨论这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切实威胁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一开始看似中东的春天结果变成中东人民绝望和遭受苦难的秋季。在我们今天讨论中东冲突之际，该地区人民正在死亡；他们大批逃离，给距离来源地数千英里以外的地方造成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我们必须审视这一危急局势背后的原因。首先，人民的正当诉求没有得到满足。其次，外来干预，无论是公开干预还是暗中干预，都加剧了冲突。当然，治理不善是许多此种局势的一条共同主线。今年，世界领导人在纽约这里聚集一堂，讨论今后15年转变发展议程的问题。该议程完全以人为本；问题是我们真正以人为本了吗？如果我们真正以人为本，幼小的艾兰·库尔迪在追求美好的生活时就不会陷于悲惨命运。

如果我们深究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巴勒斯坦问题依然是该地区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之一。阿以冲突得不到公正、可持续和持久的解决，中东和平仍将是一场黄粱美梦。而且，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中东的和平，我们所有人的和平与安全仍将受到威胁。唯一的解决办法仍然是在1967年前的边界基础上，建立一个以圣城为其首都、独立和有生存能力的巴勒斯坦国。

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为什么“达伊沙”如今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已成为多头怪物。有没有错失机会？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本来能够做更多的工作来防止局势恶化吗？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能够做一些工作吗？我们认为，对于所有这些问题的答复都是肯定的。争辩往事无济于事。我们现在必须团结起来支持斯塔凡·德米斯图拉特使的调解努力。今天，区域大国、冲突各方的支持者和安

理会最重要的成员与国际社会都必须作出决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场战争必须结束，我们都必须协助实现这一目标。

在也门，该国的合法政府必须得以恢复，但应该通过谈判做到这一点。必须根据安理会的决议启动和平进程，并在全国对话会议上处理这项工作，以便为和平解决规划一条道路。

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无论其起因为何，在绝望和沮丧的氛围中都会猖獗蔓延。还有什么比列入安全理事会的议程但数十年来仍未得到解决的冲突更令人气馁的吗？旷日持久的冲突未得到解决。这种冲突和动荡不安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旷日持久的冲突只能产生绝望无助感。冲突期间，人们无法行使自己正当的自决权。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应当迅速发挥公正和有效的作用化解冲突。如果联合国不能保证人民的正当自决权，有谁能够保证呢？

一切形式与表现的恐怖主义都应受到谴责。没有什么理由能为其卑鄙的野蛮和残忍行为开脱，但是，如果我们要对付恐怖主义，就必须准备彻底根除它。打击恐怖主义，仅仅治标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消除其政治、社会和经济根源。这是一场全面斗争，所涉及的远远不止军事实力。必须反击悲观的论点，并且必须赢得民心。首先，必须营造积极的环境，使个人能够乐观地看待自己的生活。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黑山代表发言。

什切潘诺维奇先生（黑山）（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祝贺你担任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并祝贺你召开本次重要公开辩论会。

在就今天会议的主题发言时，我首先要更宽泛地谈谈一个我认为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问题。安全理事会在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职责时，不妨考虑更好地利用手中的办法，以便防止冲突的发生。逐步从被动应对文化转向预防文化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潜在的危机应在其全面爆发之前加

以解决，并且应及时采取主动积极的步骤，以减少暴力的任何升级。一旦出现危机，应优先考虑立足于《联合国宪章》第六章的措施。

在这方面，我要专门谈谈调解问题，因为它是预防和和平解决冲突的非常划算的工具，但总的来说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为了表明我国坚定致力于促进调解事业，特别是在历史上一直非常动荡和容易发生冲突的地中海地区——该地区大体涵盖了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的所在地区——黑山计划在促进地中海地区调解工作的倡议框架内，于2016年主办下一届年度讨论会。我依然深信，要以真正可持续方式解决分歧以及消除紧张和冲突局势，最好和唯一办法就是抱持对话精神，采用和平手段，并致力于运用外交和政治努力和工具。

在实施任何政治解决的同时，还必须大力采取人道主义措施，以减轻受影响民众所遭受的大规模苦难以及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对其所造成的后果。在暴力持续的情况下未能开展这些关键工作，不仅令平民而且也令国际社会深受其害。叙利亚危机和当前的难民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

冲突有增无减且实施者完全不受惩罚的情况，就像叙利亚的情况，造成了另一种非常不良的状况。这为恐怖主义的扩张提供了沃土。因此，国际社会应当认识到，团结一致并推动采取决定性行动，以期制止旷日持久的危机——越早越好——是符合其固有利益的，因为无所作为将造成巨大代价。叙利亚危机也是黑山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当更果断地处理大规模暴行事件的一个原因。

我们谈到旷日持久的危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以巴局势。持续僵局和维持现状不利于任何人。由于叙利亚和伊拉克危机仍在持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造成紧急事态，以巴冲突被束之高阁，无人关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关键国际行为体特别是中东问题“四方机制”应当再次发挥积极作用，使各方重返谈判。基于“两国解决方案”的全面和平一揽子计划的原则已经

存在。所有利益攸关方必须认识到达成最终地位协议的好处，它可以大大有助于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之间建立信任并缓和其紧张关系，以及减轻该地区激进化现象。恐怖分子、主要是“伊黎伊斯兰国”的存在和扩张导致整个中东北非地区很多脆弱国家的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似乎局势本来还不够复杂似的，而这种情况现在令我们有必要寻求同步、政治和反恐的解决办法。

在利比亚和也门，要实现稳定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政府就必须开展包容性和解工作，以及在国际支持下巩固和加强安全部门。对于刚刚摆脱冲突、和平局面脆弱的国家，机构建设和机构改革至关重要。成立促进人权和法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国家机构虽然是一项长期项目，但却是保持和平的前提条件。这些国家需要获得联合国主持下的、有针对性和有效的国际援助，才能够保护本国人民和提供基本服务。

我们现在亟须采取共同和全面的行动，应对来自“伊黎伊斯兰国”的非常复杂的威胁。该组织正在对更多地区构成挑战，并危及某些国家的生存。在应对“伊黎伊斯兰国”和国际恐怖主义过程中，必须遏制煽动恐怖主义的做法，制止宣扬极端主义思想。这方面的一个建议是，宗教领袖应当发挥更加突出的显著的作用，谴责违反伊斯兰价值观的恐怖分子所积极寻求实现的目标。值得重申的是，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处理移民危机的做法也同样适用，即需要采取针对问题根源的广泛做法，而不是治标不治本。

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现象是需要果断应对的另一项挑战。我国修订了立法，并愿进一步开展合作，以期充分执行第2178（2014）号决议作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我愿欢迎就伊朗核计划问题签署协议，这是加强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步骤。我们希望尽快举行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会

议，因为该会议也会大大推动重建信任和地区的持久稳定。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发言。

穆阿利米先生（沙特阿拉伯）（以阿拉伯语发言）：我首先感谢俄罗斯召开本次重要会议，讨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解决中东北非冲突以及应对该地区恐怖主义威胁的问题。

在世界很多地区和平面临挑战，恐怖分子变得日益强大的情况下，我重申，中东北非地区与世界其它地区并无不同。它们是全球体制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要正义得到伸张，凌驾于人的做法得以根除；只要国家之间睦邻相处成为一项准则，就会实现和平与安全——因此，今天的建议具有重要意义。解决当前冲突需要深入分析其根源问题，而这会推动寻求解决办法的工作。中东北非的冲突特别是以色列占领，实际上源于少数因素，其中包括排斥、凌驾于人以及不遵守国际法。这些正是导致恐怖主义及其版图扩大的原因。

以色列继续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继续攻击阿克萨清真寺以及定居者实施的暴力，是导致该地区许多冲突的直接原因。占领所导致的苦难以及绝望感是吸引人走向恐怖主义的原因之一。因此，国际社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其它领土的占领，并根据国际法和我国13年前提出的《阿拉伯和平倡议》，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

可以说，对英勇的叙利亚人民实施的暴行，其中包括叙利亚政府使用桶爆弹和毒气的犯罪行为，是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得以扩张的一个原因。要想实现叙利亚的和平与安全，就需要建立广泛的联盟，处理令叙利亚政权得以继续掌权并拒绝遵守《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的深层次原因。《日内瓦公报》要求成立具有更多权力的过渡政府。阿萨德政权不能参加任何反恐战争，因为它就是恐怖主义的

化身。叙利亚危机的任何解决办法都必须基于以下信念，即那些手上沾满本国人民鲜血的人不能成为任何危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沙特阿拉伯王国打击各地的恐怖主义，并且加入了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现在口口声声说前来打击伊黎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那些国家不可能一边反恐，一边却支持叙利亚政权及其外国盟友如真主党、Saraya Al-Quds以及其它信奉恐怖主义的团体。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对俄罗斯联邦在霍姆斯和哈马的军事行动深表关切。目前这两个城市并没有达伊沙的部队。这些袭击已导致多位平民受害。我们要求立即停止这些袭击，并且绝不再次发动此类袭击。

企图主宰和干涉它国事务以及制造隔阂以企图加剧信仰分歧之举，如伊朗在本区域多个国家的所作所为，是历史已经证明注定要失败的进程。这种作法导致各种权利被剥夺，政治权利遭到剥夺和拒绝，并且为恐怖主义提供更大的空间。我国还支持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恢复该国政治生活的平衡，并包容伊拉克各界民众，以打击恐怖主义。

在兄弟般的也门，我们看到国际合法性如何受到攻击。我们看到伊朗的发号施令破坏了也门人民取得的各种成果。正因如此，我们响应了也门政府通过哈迪·曼苏尔总统发出的吁请。我们认为，要解决也门的冲突，就需遵循海湾合作理事会的和平倡议及其机制，并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216（2015）号决议，开展也门方方面面之间的公开对话。

令人憎恶的是，伊朗继续对麦加朝觐期间发生的令人遗憾的事件进行政治化。同样可恶的是，伊朗未对朝觐的圣洁和受害者的生命表现出尊重。沙特阿拉伯王国始终寻求确保朝圣的安全。多年来，我们挫败了伊朗企图搞破坏的多次图谋。我们向朝圣者悲痛的家属表示慰问。我们将开展必要的调查，并将惩处那些渎职者，但是我们不会允许任何人企图利用这场人类悲剧。

主席先生，最后，要解决中东的各种冲突，显然必须深入分析其原因和根源。我们还重申，必需结束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制止叙利亚当局正在制造的暴行。必需遵守国际合法性和睦邻友好、不干涉它国事务的原则。否则，打击恐怖主义和消除恐怖主义将不再是可以实现的。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印度代表发言。

慕克吉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举行今天的辩论会。我们感谢今天各位通报人有关这个重要话题的全面通报。我们非常感谢你分发在这方面十分有帮助的概念说明（S/2015/678）。

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脆弱和不可预测，该地区多个国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当前叙利亚境内的冲突、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的壮大以及也门等新热点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这些冲突不仅对和平与安全具有影响，而且还给该区域和全世界带来沉重的经济成本，这将给执行我们各国领导人上周刚刚通过的《2030年议程》（见大会第70/1号决议）各项发展目标的前景带来重大影响。

概念说明恰如其分地强调，必需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这些冲突。它明确阐述了国际社会成员都应该采取的三项重要措施，以打击恐怖主义，解决宗教间和派别间的失谐，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每一场冲突都会导致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愿望遭到破坏与破灭。因此，我们期待安理会投入更多的政治努力，解决这些冲突。

我们对当前叙利亚境内的暴力和生命损失深表关切。印度始终呼吁把冲突各方召集到谈判桌前，全面、和平地解决危机。这必须是一个由叙利亚人主导的进程，并顾及叙利亚人民的合法愿望。军事手段不可能解决问题。我们欢迎沿该方向提出的各种倡议，包括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为重启政治会谈所做的努力。

我们对中东和平进程的立场也非常明确。印度支持如《中东四方路线图》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中所认可的那样，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最终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与以色列和平地毗邻共存的主权、独立、可以生存以及团结的巴勒斯坦国。印度始终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在各种多边论坛上争取对巴勒斯坦人事业的支持。我们支持最近大会关于今天升起巴勒斯坦旗帜的表决（大会第69/320号决议）。

我们对当前利比亚境内的暴力和民兵战加剧深表震惊。我们呼吁继续开展政治谈判。伊拉克局势也是整个国际社会关切的问题。我们尤其关切伊拉克不稳定的溢出效应导致该区域恐怖活动增多。我们大力支持伊拉克人民和政府努力解决危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印度仍对也门政治和安全局势不断恶化深表关切。我们一直敦促也门有关各方友好地解决其分歧。我们希望联合国的调解努力将帮助也门人民找到协商一致的解决办法。

我们认为，应该把国家当局拥有解决内部危机的特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加以遵守。我们相信，以人道主义关切为借口的干预主义趋势有加剧国家间和国家内冲突的危险。

印度致力于打击一切形式与表现的恐怖主义。印度信奉以一种全面的做法来打击伊黎伊斯兰国和其它恐怖团体与个人带来的威胁。在审议和通过反恐方面的决定时，安理会应该更加透明，不打折扣。印度随时准备在反恐领域给予安理会充分合作。

概念说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需要做些什么以确保安理会各项决议得到执行。安理会的效力低下源于该机构的性质与工作流程。我们必须执行我们各国领导人十年前交付的任务，早日改革安理会，以使其更有成效并且更具有代表性。这将不仅对交由安理会解决的各种传统危机产生影响力，更多的是对那些新的正在出现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挑战，特别是恐怖主义带来的挑战产生影响力。因此，我们希望本次辩论会将核可联合国在本届七十周年会议期间采取行动，以完成有关安理会改革的谈判，从而使安理会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确保我们的集体努力拥有一个可提供强有力支持的国际环境，在落实《2030年议程》的同时，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消除贫困。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摩洛哥代表发言。

拉塞勒先生（摩洛哥）（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愿转达我国常驻代表的歉意，他正在接待几分钟后将向大会讲话的穆拉耶·拉希迪亲王殿下。

（以阿拉伯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愿祝贺你主持本次会议，召集各位成员审议这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所有人都在努力维护和平与安全，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并且打击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

我们也要感谢秘书长具有启发性的通报。我们感谢他作出巨大努力，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维护和平与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必要性。

我们召开这次会议之时，适逢国际社会庆祝《联合国宪章》通过七十周年。《宪章》强调，必须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必须找到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当前，冲突正在世界各地蔓延，同时也缺乏依照《宪章》通过对话和共识达成的和平解决办法，这种情况导致过去和谐及和平相处并且为国家利益和繁荣服务的兄弟国家之间冲突频繁发生。

要讨论维护和平与安全问题，就必须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感到关切的是，以色列在处理圣城问题时选择使事态升级，自2015年9月13日以来，尤其如此。以色列正在严重干扰阿克萨清真寺，驱离和伤害朝拜者，这严重伤害数百万穆斯林的情感，违反多项国际公约和协定。以色列还试图破坏圣城的现状。

我国国王穆罕默德六世陛下是支持耶路撒冷居民和捍卫巴勒斯坦事业的圣城委员会主席。摩洛哥王国正通过他对这些问题发挥作用。我们将继续支持我们的巴勒斯坦兄弟建立他们以圣城为首都的独立国家。我们敦促以色列从所有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撤回到1967年的边界。

以色列实施入侵之后，委员会立即在国王陛下的主持下召开了会议，并与马哈茂德·阿巴斯先生会面，商谈这一严峻局势。通过伊斯兰合作组织关于捍卫巴勒斯坦事业和圣城的部长级联络小组 - 其职责是捍卫巴勒斯坦事业，我们于9月26日在大会第七十届会议间隙举行了会议。我们在该次会议通过一项声明，谴责以色列的侵犯行为，这些行为是对全世界数亿穆斯林信众情感前所未有的挑衅，有可能造成更多宗教间和教派冲突。这些侵犯行破坏为达成两国解决方案作出的一切努力，只会导致极端主义上升。

摩洛哥王国将继续真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及其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巴勒斯坦由此可以与以色列和平与和谐共处的两国解决方案背景下，在1967年6月边界基础上，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

我们面前的所有前景目前都停滞不前。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危机，特别是在叙利亚，但也包括也门和利比亚。这种状况助长恐怖主义，导致恐怖主义继续在中东蔓延。自2014年6月以来，达伊沙占领了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的许多地区。博科哈拉姆组织正在西非四处为虐，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也是如此。这些组织正在分裂国家，现在已控制这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它们奴役妇女、强奸、劫持儿童和老人，大肆屠杀。这些屠杀等同于战争罪，也公然违反国际法、人权法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它们还破坏宗教场所，主要是清真寺和教堂，迫害许多少数群体，甚至毁坏他们的遗产。这些恐怖团体与冲突地区如影随形，为的是加入战斗，吸引更多青年前往这些热点地区。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目前有25000多名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他们来自至少100个国家，主要是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恐怖团体正通过多种方式吸引这些战斗人员——利用他们的穷困，并且使用互联网，特别是社交网络来引诱这些人。在这方面，如果对青年人关上大门，如果他们看到的只有政治和经济挫折，如果没有治理，如果人们感到绝望、权利被剥夺，那么，将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受到诱惑，加入这股秘密移徙的大潮。他们将沦为专门贩运人口的黑帮的牺牲品。这是我们正在看到的悲剧，包括看到偷渡者的溺亡，这要求我们迅速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必须找到办法来为人们提供体面的生计，这样，他们才不会沦为恐怖分子的大军。

我国代表团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不能把恐怖主义与任何宗教、族裔群体、国家、文化或文明联系在一起。恐怖主义是犯罪。自2001年“911”袭击以来，摩洛哥一直参与国际反恐努力。我们与多个联合国机构开展了合作，以制订反恐战略。特别是，我们努力推动执行有关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问题的第2178（2014）号决议和关于资助恐怖主义问题的第2199（2015）号决议。我们还一直积极参与全球反恐论坛的工作，论坛在去年9月通过了《更有效应对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现象的良好做法海牙马拉喀什备忘录》。我们与荷兰一道共同担任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问题工作组的主席。此外，我们在摩洛哥的阿尔杰迪代市与联合国一同主办了一次有关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问题的会议。我们还通过了一项安全战略，并且实现了我们法律框架的现代化，这是我国的人的发展举措的一部分。

摩洛哥一直参与爱好和平的努力。我们参加了全世界特别是非洲的许多联合国维和行动。我们支持一切建设性办法，帮助各国走出危机。穆罕默德六世陛下在许多地区推动和平解决办法，特别是在马诺河流域。摩洛哥还多次主持利比亚各方之间的对话会。我们希望，很快将通过并签署一项协定。

届时，我们将帮助利比亚人民实现他们自独立以来怀抱的最深切愿望。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日本代表发言。

南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就主席召开本次会议和秘书长所作的通报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们继续看到中东和北非发生一系列冲突，其影响远远超出该地区的范围。恐怖主义的兴起和大规模难民外流是局势严重性的一个明显标志。有效应对这一局面的措施也许是不容易确定的。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必须不仅面对眼前的挑战，而且也要解决助长这些挑战的根本因素。

日本迅速和坚定地应对目前的难民危机。昨天，安倍晋三首相宣布，今年日本将向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大约8.1亿美元援助——是2014年的三倍。此外，将向正在接受难民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等欧洲国家提供大约250万美元援助。

有关难民和恐怖主义的消息来自那些其经济前景受阻、平民遭到肆意攻击和家庭被连根拔起的社区。作为回应，日本谋求对个人赋权和建设在经济上可持续的社区。这与我们提倡了几十年的人的安全概念是一致的。因此，日本向中东和北非区域提供25亿美元援助的对象不仅是政府，而且还有诸如妇女与儿童等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然而，妇女与儿童也能够防止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扩散并成为和平的有效推动者。马拉拉·尤萨夫扎伊的故事就是这方面的最佳缩影。诺贝尔奖得主马拉拉为了捍卫她接受教育的权利不畏子弹的袭击。她现在是千百万人的灵感。我们都记得她在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开幕日强调，教育就是希望与和平。让我们响应她的勇敢号召。

叙利亚境内接受教育的机会受到严重阻碍，日本与儿童基金会和其他伙伴进行合作，根据“恢复学习”方案帮助向260多万儿童提供课本和教育计

划。在巴勒斯坦和邻近国家，日本长期以来是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主要捐助国之一，该机构向48万巴勒斯坦难民儿童提供教育。

在家庭中说话有影响力的母亲、妻子和女儿可以成为防止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壁垒。但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和“博科圣地”组织等团体所犯的残暴行径，证明妇女经常在冲突中受到虐待。日本作为秘书长特别代表扎伊娜卜·哈瓦·班古拉办公室的最大捐助国，将继续支持该办公室。此外，我们在过去两年中把对联合国妇女署的捐款增加十倍，并且通过职业培训和其他方案支持对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经济赋权。

日本坚信，按照人的安全概念对个人进行赋权和加强社区，将有利于该区域最终所需的政治解决方案。因此，日本支持联合国在中东和北非区域，包括在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进行的斡旋。我们也期待安全理事会为实现政治解决发挥日益建设性的作用。日本将继续处理眼前的迫在眉睫的挑战，并为该区域的可持续和平与繁荣打下基础。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南非代表发言。

马麻波拉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今天，安全理事会是在国际社会日益关切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兴起及其扭曲的意识形态和伴随而来的残暴行径的背景下开会的。因此，南非赞扬俄罗斯联邦召开有关这一问题的专题公开辩论会。

我国代表团同意以下评估：中东和北非局势的特征是暴力和不稳定的恶性循环，其部分推动因素是该区域及其人民的社会经济条件急剧恶化。政治对话缺乏进展，可持续的长期解决办法没有着落，这为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基地组织以及同它们有关的其他组织等恐怖团体提供了利用这些分歧来推动其扭曲信仰的空间。任何需要以暴力实施的信仰体系都不能被视为可接受的文明标准，南非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这种行动。因此，在讨论非洲

和中东部分地区的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问题时必须不仅检查其症状，而且检查其根源。

当前恐怖主义趋势最普遍的原因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孳生地，主要产生于某个区域中有增无减的战争和冲突，那里长期以来倾向于采取军事行动而不是政治对话。其他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原因、外来干预以及某些人奉行政权更改理论，也发挥了永久维持冲突与不稳定的重大作用。

随着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蔓延，国际社会必须思考适当的应对措施，因为我们迄今采取的行动显然无法满足需要。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继续杀戮和残害无辜人民、破坏财产和基础设施、在地方社区中引起恐惧、削弱社会和经济信心，并在许多情况下加固了贫困的势力。

安理会拥有《宪章》赋予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因此，它必须带头努力遏制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祸害。南非长期以来批评以一刀切的方法处理冲突。中东和北非当前的局势需要安全理事会同所有相关角色、包括各区域组织一道进行更大的参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近距离使安理会能够扩大其采用的方法，以包括能够对预防冲突作出贡献的重要因素，例如文化取向、当地的偏好以及制定战略的地方专业知识。

安全理事会在解决区域中的持续动荡和不稳定时遭遇失败和缺乏一致性，导致多种广泛和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小武器和轻武器扩散、有组织犯罪、绑架勒索、跨境恐怖袭击以及对宗教少数进行前所未有的血腥迫害。这一状况还正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境内出现的最严重难民危机火上浇油。

所有这些因素本身就构成危机，与此同时，它们共同给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因此，南非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加倍努力，促进创造条件进行包容各方的对话，使该地区各种冲突得到可持续的政治解决。

安理会处理和平问题的方式最不见效的地方莫过于中东。南非政府认为，实现中东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无条件谈判达成全面解决办法，以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并立即结束以色列对加沙的持续封锁。这将促进整个中东的和平与安全。我们同意秘书长的评估，他认为，我们必须“提防中东和平进程发生危险偏离”，并认为，“至关重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要再次相互接触，国际社会要向双方施压，迫使他们这样做”。（见A/70/PV.13）同样，安全理事会在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等国采取的行动应当力求促进包容各方的政治解决。

举行这一性质的专题辩论会是必要的，以确保我们作为会员国能商定一致战略来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从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我国代表团随时准备继续建设性地参与，以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在这方面享有的中心地位。

主席（以俄语发言）：我现在请大韩民国代表发言。

韩忠熙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主席国俄罗斯召开本次及时和重要的辩论会。

中东和北非最近事态发展令人担忧，甚至令人感到恐怖。暴力极端主义在蔓延，利用长期存在的沮丧和冤情壮大声势。一再要求实现政治解决的呼声听起来很空洞，因为国际社会没有采取一致行动予以响应。面对暴力极端主义、政治过渡停滞状态和以巴冲突引起的三重危机，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应当担负起更多责任，以克服这些错综复杂和相互交织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我要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我们必须明确我们的共同战略和优先事项。很少有人会质疑这一想法，即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的威胁在我们的议程上应当处于重要位置。叙利亚难民外逃，规模前所未有，表明这场人道主义危机已经越过临界点。现在

是时候了，我们应当超越分歧和结束关于应对伊黎伊斯兰国的威胁的最佳战略的辩论。

第二，也门和利比亚境内的政治过渡应当是包容性和可持续的。我们支持联合国协助的政治进程。向冲突各方保证它们在此道路上将拥有适当位置能有助于加快这一进程。我们欢迎7月份商定的关于伊朗核问题的协议，并希望伊朗在该地区将发挥建设性作用。得到政治意愿和包容性支持的和平共处，应当是早日实现稳定的关键。

第三，以巴问题不应当退居其次。两国解决方案是唯一可行的备选办法。我们一贯反对任何可能损害该方案的单方面行动。我们还注意到，国际社会一直在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更多支助，以期鼓励他们承担更多责任。

最后，在应对暴力极端主义威胁方面，重要的是要明白摆在我们面前各种挑战的确切性质。暴力极端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以一种歪曲和危险的方式看待世界。在战场上无法打败思想，政府也无法阻止思想流动。要想最终打败暴力极端主义，我们必须能够证明我们的思想和价值观，例如和平、自由和民主，好于我们对手的思想和价值观。我们必须说服我们的年轻一代人相信，能提供通往人类尊严、希望和幸福的正确道路的是我们自由和多样的社会，而不是极端主义分子所宣扬的仇恨、分裂或暴力。

作为达成根本和长期解决办法的途径，我要强调全球公民教育的重要性，以便教导我们的后代奉行相互容忍、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这一价值观。我们在反恐方面拥有的最佳武器应当是我们对人权、自由和法治的承诺，几天前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16中，也指出了这一点。大韩民国坚信，只有奉行这些核心原则和价值观，我们才能最终压倒并战胜暴力极端主义。

最后，为应对妇女特别是少女的可怕处境，大韩民国总统朴槿惠女士在几天前举行的通过2015年

后发展议程联合国首脑会议上宣布了一项称作“让女孩过上更美好生活”的倡议（见A/70/PV.7）。大韩民国今后五年将出资2亿美元在卫生和教育等领域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少女。

大韩民国将继续建设性地参与处理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局势。

主席（以俄语发言）：伊朗代表要求再次发言。我请他发言。

萨法伊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很抱歉要在这么晚的时候发言。

我国代表团要求发言只是为了回应以色列政权的代表在本次会议提出的指控。在这方面，我要作如下声明。

该政权的代表在今天的会议上所说的话同今天公开辩论会的主题毫不相干。外国占领其实是形式最为严重的恐怖主义。我们认为，该政权对侵略、占领、杀害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以及其它犯罪行为无疑负有责任。该政权对致使数百万巴勒斯坦居民远离家园沦为难民也负有责任。该政权的国家恐怖主义网络有一个很长的清单，其中列述了在世界各地开展的致命行动，而且它还继续威胁发动更多战争。

而且，我愿对沙特阿拉伯同事说，正如我国部长今天上午指出，对也门的侵略给地区制造了一个新的造成流血的问题，给平民带来死亡和破坏，同时使极端团体变得更加大胆，并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活动空间。派军队攻打无辜的也门人民的国家现在必须认识到，除了在也门人内部广泛对话的基础上开展一个政治进程，别无其他出路。

我再次重申，世人尚未遗忘沙特阿拉伯曾合谋创建了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也是萨达姆·侯赛因对我国人民和伊拉克人民所犯罪行的共犯。这些是导致地区塔克菲里势力危险抬头和恐怖主义蔓延的主要因素。

我还要谈在朝觐期间发生的悲剧问题。正如我国总统本周在大会发言（见A/70/PV.13）时已经指出，我们不想把这一问题政治化。我们谈的是因为主事者的无能和管理不当而造成数百人不幸丧身。因为他们缺乏问责制，因此直到现在依然无法确定失踪者的身份，将遗体迅速交还给死者家属的工作被延误。公众舆论要求沙特阿拉伯官员迅速履行他们的国际义务。更重要的是，必须创造条件，对这次灾难的原因展开独立和专业的调查，并找到预防此类悲剧今后复发的方法。

主席（以俄语发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再次要求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阿瓦德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没有打算在这么晚的时候再次发言。但每次开会，沙特政权代表一有机会就要求对他的说法作出回应。事实上，这位代表不厌其烦，每次都提出有关我国的问题。今天上午和下午，我们听到，对世界和中东的主要威胁是我国，以及达伊沙和其他恐怖组织，如胜利阵线。

沙特政权的代表说，我们偏离了正确的道路，俄罗斯联邦倡议召开这次会议的积极努力偏离了打击真正的威胁，即达伊沙的需要。沙特政权起着武装和资助恐怖组织的作用。这已经有目共睹的，从达伊沙到胜利阵线，到伊斯兰军。我们知道该政权在这些恐怖组织问题上扮演的角色。没有外国势力包括沙特政权的作用，恐怖主义本来不会蔓延，应该早已被我们消灭。

我就谈这些。我只想反驳那些不实的指控。

主席（以俄语发言）：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我谨感谢所有与会者对俄罗斯联邦主持的本次会议作出的贡献。

鉴于这是2015年9月排定的最后一次安全理事会会议，因此在休会之前，我谨表示，俄罗斯联邦代表团由衷感谢安理会成员，特别是各位常驻代表及其工作人员、安全理事会秘书处，以及会议服务处、口译和保安人员，他们可靠地确保我们在这一

艰难的月份安全无虞。当然，如果没有每个代表团和秘书处代表们的辛勤工作、支持和积极贡献，我们不能单独完成这项工作。在我国的主席任期结束时，我知道我可以代表整个安全理事会祝愿西班牙代表团10月份工作顺利。

下午6时35分散会。